



□ 12
476
25



十三經注疏

毛詩十五

口仁12  
476  
25

門 12  
號  
卷

波  
18  
25

樂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九  
清廟之什詒訓傳第二十六

十九之二

卷  
有  
直  
直

毛詩周頌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周頌譜 周頌者周室成功致太平德洽之詩其作在周公  
成功之事據天下言之為太平德洽據王室言之為功成治  
定王功既成德流兆庶下民歌其德澤即是頌聲作矣然周  
自文王受命武王伐紂雖屢有豐年未為德洽及成王嗣位  
周公攝政脩文武之德定武王之烈于戈既息嘉瑞畢臻然  
後為太平德洽也書敘既黜殷命之後云唐叔得禾異畝同  
穎王命唐叔歸公於東周公旅天子之命作嘉禾是攝政之  
初嘉禾生也書傳曰三年踐奄多方曰惟五月丁亥王來自  
奄自此之後無復征伐易注云行誅之後致太平自三年數  
也故四年之封康叔因欲營洛以觀民心康誥曰周公初基  
作新大邑於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是德洽及民之事也故  
書傳曰周公將作禮樂優游之三年不能作君子恥其言而  
不見從恥其行而不見隨將大作恐天下莫我知將小作恐

詩疏十九之一

不能揚父祖功德澤然後營洛以觀天下之心於是四方諸侯率其羣黨各攻位於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書曰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此之謂也如書傳此言則周公以三年太平即應作禮樂但為優游之故至六年乃作其禮樂自優游未作頌聲乃人志所為制禮之前頌已作矣故周禮太師教六詩六曰頌樂師帥學士歌徹謂歌雍也制禮之時得取頌詩為樂是制禮之前有頌也制禮之後民俗益和明頌聲乃作可知故摠云其作之時在周公攝政成王即位之初也史傳羣書稱成康之間四十餘年刑措不用則成王終世太平正言即位之初者以即位之初禮樂新定其詠父祖之功業述時世之和樂宏勳盛事已盡之矣以後無以過此採者不為復錄且檢周頌事迹皆不過成王之初故斷之以為限耳不謂其後不得作頌也故曰成康沒而頌聲寢不廢康王之時乃有其頌但今詩所無耳雅不言周頌言周者以別商魯也周蓋孔子所加也何則孔子以前六詩並列故太師教六詩是六詩皆別題也書敘列虞夏商周書各為一科當代異其弟則詩本亦當代為別商頌不與周頌相雜為次弟也周詩雖六義並列要先風雅而後頌也見事相因漸為商頌不得在周頌之上間廁之也商頌自以配樂當如樂貴者用前賤者

用後不可以先代之頌在後代之下必是獨行為一代之法國語曰有正考甫者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那為首若在周詩之中則天下所共不須獨校於周之太師也明不與周詩同處矣商既不雜於周不須有所分別則知孔子以前未題周也孔子論詩雅頌乃次魯商於下以示三代之法故魯譜云孔子錄其詩之頌同之王者後商譜云孔子錄詩列之以備三頌是商頌者孔子列之於詩末也既有商魯須題周以別之故知孔子加周也頌之言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此之謂容於是和樂興焉頌聲乃作。正義曰此解名之為頌之意頌之言容歌成功之容狀也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堯典文也左傳季札見舞韶簫曰德至矣哉大矣哉如天之無不燾如地之無不載是所據之文也尚書說堯之德也左傳說舜之德也帝王之德當為優劣此引堯舜之事以言周者聖人示迹不同所遇異時故號有帝王為優劣之稱若乃至誠盡物前聖後聖其歸一也故中庸說孔子之德亦云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明聖人之道同也噫嘻成王既昭假爾書傳說越常之譯曰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中候擿維戒云曰若稽古周公旦欽惟皇天順踐祚即攝七年鸞鳳見莫莢生青龍銜甲立龜背書是周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之事也言頌聲者詩各有聲故公

羊傳曰什一而稅頌聲作是也此頌聲由其時之君德洽於民而作則頌聲係於所興之君不係於所歌之主故周頌三十一篇左方中皆以為周公成王之頌也以其雖詠往事顯祖業昭文德述武功皆令歌頌述之以美今時不為祖父之頌矣但祖父之功由此以顯顯其父祖之功所以頌于孫也故時邁之等盡為武王之事要歸頌聲於周公成王也若然清廟祀文王執競祀武王非文武之頌而那祀成湯烈祖祀中宗立鳥祀高宗即為所祀之王頌者頌既治平而與文武雖有盛德時未太平不可為頌成王致太平乃有頌雖祀文王武王皆歌當時成功告其父祖之神明故周頌祀文王武王者皆非文武之頌也若殷之三王既中興受命本皆太平明生時自有頌聲但商書殘缺無以言焉今死而作頌故係於所歌之王因此而談不廢成王崩後亦有追頌或本不錄今詩無耳祖父未太平而子孫太平頌聲之興係於子孫周頌是也祖父未太平而子孫未太平則所頌之詩係其父祖商頌是也若父祖子孫俱太平作頌於子孫之時論父祖之事者則所係之主由作者本意無定準也頌者述盛德之容至美之名因此復有借其美名因以指所頌者駟頌僖公是也止頌德政之容無復告神之事以位在諸侯不敢輒作雖非告神又非風體故曰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是頌

也然魯頌之文尤類小雅比於商頌體制又異明三頌之名雖同其體各別也此周頌所頌之事多在成王即位之前今檢其作之早晚前後亦參差不同案賚序云大封於廟也箋云大封武王伐紂時封諸臣有功者宣十二年左傳昔武王克商而作頌載戡于戈載櫜弓矢又作武其三曰鋪時釋思我徂惟求完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其文在時邁與般敘武賚桓也而桓說武王伐紂之事時邁與般序言巡守案康王之詰云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注云獨舉侯甸男衛四服者周公居攝六年制禮班度量至此積三十年再巡守餘六年侯甸男要服正朝要服國遠既事遣之衛服前冬來以王有疾留之如鄭此言以攝政六年而六服咸在以為年端則成王即位後十年乃巡守是為攝政至成王之初無巡守也明時邁與般武王時也此四篇皆武王時事也閔予小子訪落敬之三篇序云嗣王經稱小子是成王除喪嗣位未改喪中之稱攝政之前事也有客微子來見祖廟箋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代殷後既受命來朝而見命尚書敘微子之命在誅管蔡之前則微子來見攝政二年之事也凡此八篇事皆在太平之前也雖禘太祖以魯禮言之武王以成王於羣廟乃年十七攝政三年而禘至五年而禘離於周禮徹

而歌之則事在攝政六年之前而攝政五年及成王十四時  
俱有禘檢其篇中二者無以可明而雖箋云得天下之權心  
似五年之事也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箋云告太平者居攝  
五年之末則亦五年之事也明堂位曰昔周公朝諸侯於明  
堂之位謂在洛邑也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  
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然則朝諸侯郊祀皆攝政六年所  
為而清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我將祀文  
王於明堂思文后稷配天皆六年時事也昊天有成命郊祀  
天地不指年月而郊祀周公所定思文頌所配之人昊天有  
成命言感生之帝祐及後世以事相况蓋與思文同時也振  
鷺二王之後來助祭箋云二王夏殷也其後祀也宋也微子  
攝政二年始為殷後獨來見於祖廟祀本先封不當與宋俱  
至今二王之後並來助祭則在有容之後也祀宋異服不應  
並朝蓋亦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時與天下俱至則振鷺亦  
六年也或者祀宋一國亦得云二王之後如是則其時不可  
知也酌告成大武亦六年之事故箋云其始成告之而已是  
也既告當作之以觀其和否有瞽始作樂而合於太祖云始  
作明既告之後合而觀之即告也合各有禮於廟以樂初成  
所以合而作之故曰既備乃奏肅雝和鳴亦為六年時事也  
朝明堂之時諸侯及二王之後皆未去故云我客戾止永觀

厥成以此考之事相符合也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則大  
武之樂當奏之矣而酌箋云歸政成王乃後祭於宗廟而奏  
之者以周公之作禮樂主為成王故據成王而言之不言攝  
政之時已奏大武則武詩之作其時未可明也載見箋云諸  
侯始見君王謂見成王也小毖曰予其懲而箋云我其創艾  
於往時矣皆成王即位之初也烈文成王即政檢成王除武  
王之喪周公未攝之時與周公致政之後二篇與羣臣謀事稱未  
除喪之時事宜與閔予同時而閔予三篇與羣臣謀事稱未  
堪家多難有求賢自退之志今烈文之篇申勅諸侯卿士以  
賞罰為已任亦宜為歸政之後成王即位之初也故服虔注  
左傳亦云烈文成王初即洛邑諸侯助祭之樂歌是也其維  
清敎皆得為武王之事但敎云奏者容周公成王時所奏述  
其事而為頌故不可必定也噫嘻曰既昭假爾臣工曰迄用  
康年豐年曰多黍多稌載芣曰萬億及秭良耜曰其崇如墉  
潛日潛有多魚言豐年物多以告神明是論太平後事但不  
知攝政三年之後定指何年耳天作祀先王先公事與天保  
于公先王文同以禴祠烝嘗類之是為時祭執競祀武王說  
武王生時之功絲衣繹賓尸說繹祭得禮之宜推檢無以知  
其早晚以祭乃繹是告神之作亦宜其太平之年事也所檢  
止知其事之早晚而作者當時不必皆為有事而作先後有

事後而先作者不可以事定其作之時也此云頌聲乃作則頌自民之歌謠而外傳引思文時邁皆言周文公之頌所以周公之時還得自頌者以周公攝政歸功成王歌其先人之功事由不涉於已故得自為風雅此篇既有義理頌亦當有也武王之事不為頌首不以事之先後為次矣雖作於制禮之前而在烈文清廟之後又不以作之先後為次矣禮記每云升歌清廟然則祭宗廟之盛歌文王之德莫重於清廟故為周頌之首文王受命為王者之端武王即因其業且俱為聖人令父先於子故頌以文王為首其事盛者在先所以先清廟也次以維天之命者言文王德與天同溢於後世周公收其道以制法告其廟以太平盛之次也文王既道可為法政致清明故武王象其伐事以制歌樂故又次維清也道既可法諸侯當法而行之故次烈文也道為諸侯所法可以祭祀先祖故次天作也人本於祖推以配天既祀於廟又當郊天柴望故次昊天有成命我將時邁也雖告祭之歌說武王能持疆道為神降福故次執競也武王之持強道致牟麥之瑞由后稷之功故次思文也由稷以致牟麥為豐年之祥故次臣工也年之所康者因祈穀而致福故次噫嘻也以祈穀大事必有助祭故次振鷺也助祭得禮以致年豐當以報祭故次豐年也既獲年豐天下和樂故合諸樂奏而聽

之故次有瞽也既和樂年豐萬物得所信及潛逃故次潛也既樂作魚多可以告神祭祖故次雖也說諸侯助祭之事而諸侯之來朝有禮故刺載見也既朝祭得禮則主所愛敬故次有客也以諸侯之來見奏樂以示之使知一代之功德故次武也武王為子道故武詩不在周頌之初故禮記每云升歌清廟下管象象謂武也子道而在堂下示上下之義武詩主歌武王之功而未致太平王崩子幼朝廟謀事羣臣進戒故次闕予小子訪樂敬之也先朝廟而後諮謀君訪問而臣進戒事之次也臣既進謀君又求助故次小毖也既謀事求助於敬民神春祈秋報故次載芣良耜也社稷雖國之貴神卑於郊宗告祭故次時邁之後以所歌皆民事非先王之盛德故也既年豐民安所以年豐壽考本以文王得用師之道克定厥家封功臣陟四岳祀河海故次酌桓賚般以為和樂之終焉周頌皆太平之歌所論多告神之什陳文武盛德郊宗柴所次意不似風雅觀其大歸清廟之什陳文武盛德郊宗柴望配祀之大者臣工之什言助祭祈報合樂朝見事劣於清廟閔予之什傷家道之未成創往時之福難又陳釋告之末祭類禡之小祀比臣工又差劣焉大率周頌之次雖其中有

曲而變要以盛者為先般與時邁同為巡守般非告祭之文  
無明昭震豐之威故同時而不次也且社稷以祈報此篇嗣  
王緣事義相類郊宗由大祀類聚釋禡為末祭羣分觀此則  
次有義矣可以論難以精悉也禮運曰政也者君之所以  
藏身也正義曰以頌者告神之歌由於政平神悅所致故  
說政從神下歌以報神所以為頌之意引祀記以證之言藏  
身者鄭云藏謂輝光於外而形體不見若日月星辰之神言  
日月星神有光輝形藏於中而不可見猶人君施政教身藏  
於中而不可害猶日月星辰然。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殺以  
降命。正義曰既言藏身由政又本政所由出言是故乘上  
文為勢也以天為神之尊者故先之本之者即殺以降命也  
殺之言效鄭云效天之氣以下教令天有運移之期陰陽之  
節也若賞以春夏刑以秋冬皆效天也。命降於社之謂殺  
地。正義曰鄭云謂教令由社下者也社者土地之主土會  
之法有五地之物生此則教令本下於社是謂效地之宜以  
下者也教令由社而云效地者以社五土之摠神為土地主  
也大司徒職曰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宜阜  
物二曰川澤宜膏物三曰丘陵宜核物四曰墳衍宜芟物五  
曰原隰宜叢物是地有山川高下物生各有所宜人君當效  
之亦順合所宜而任之山者不使居川渚者不使居中原之

類所效亦多矣以上文因政者君之所以藏身即云政必本  
於天既云本天遂從天向下而言故云殺以降命則云降命  
者自人君降之於民也故鄭云效天之氣以下教令是君下  
之於民也社廟以下因前文亦政之所本據今教令本之由  
於社廟則所云降者皆從社廟降於人君也故鄭云教令由  
社下者由社廟下於人君也隨文勢而互言之皆神降於人  
君君又降之於民也降於祖廟之謂仁義。正義曰鄭云謂  
教令由祖而下之至於禰高者重義也。是祖廟有仁義降於人  
自祖率而下之至於禰高者重義也。是祖廟有仁義降於人  
君人君法之於民。降於山川之謂興作。正義曰鄭云  
謂教令由山川下於民。降於山川有草木禽獸可作器物供國事也  
言山川有材用可以興作器物有此法以降人君人君所效  
降興作之教令於民也。降於五祀之謂制度。正義曰鄭  
云謂教令由五祀下於民。降於五祀之謂制度。正義曰鄭  
室也室及門戶竈行人之動作所由為皆有制度是五祀有  
制度以降人君人君所以下於民為之制度也上棟下宇起  
自黃帝有室則有門戶矣行是道塗所由竈有爨烹之用則  
五祀乃人之所為而云降制度於人君者以五祀雖人所為  
要理自當有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創為之既為其器即  
立其神神有制度故可法象猶社祀勾龍廟祭先祖亦人立



之而效之降命與此同。又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祖廟所以本仁。山川所以修鬼神。五祀所以本事。正義曰。以上教令皆降於郊。社祖廟山川五祀而此又祭之。見其為取法象焉。故云。所以本仁。所以本事也。祭帝於郊。謂祭感生之帝。容五帝之兆也。天之法象多不可指其所本。因其天象在上。而祭有處。所故云。定天位也。祀社土。地之主。土地生物。人所利用。祭之而見。有此利於民。故云。列地利也。物雖資天。所生其見在地。所以將地言之。地之為利也。博故言其利不言所本也。自祖廟以下。不言祭。蒙上祭文。祖廟有仁。有義。其仁可以摠之。五祀本為制度。而制度與舉。卽是事也。故云。本山川亦有所本。因山川為神。不明故云。賓鬼神言賓敬山川鬼神。而祭之與本。因山川為神。互見敬鬼神。而本之。又曰。祀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祀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祀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祀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正義曰。上既言祭羣臣。此言祭得所之驗也。故鄭云。信得其祀。則神物與人皆應之。百神列宿也。百貨金玉之屬。如此為聖王。既法象羣神。人君誠心事之。祀行於神。則百神應而受職。百貨出而可盡。人服於孝慈。俗正其法。則矣。知百神為列宿者。以繫天言之。為天之諸神。分宿所主。各守所職。使不僭。濫寒暑節風雨。時令萬物。茂百穀。成也。百貨金玉者。舉金玉。

言之。祭地得所。地不愛寶。山出器車。地生醴泉。銀甕丹甌。金玉百貨。可盡為人用焉。又祖廟得所。則民化。上知孝於祖。廟慈愛子孫。而服於君之政。教矣。五祀得所。則制度可法。是正法則矣。不言山川者。上既言賓鬼神。則已為禮行矣。故畧之。○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脩禮之藏也。○正義曰。以此五者。聖王教令所法。象祭而事之。則神得而事治。義理由此。以脩飾禮法。從之。而出見。是義興於此。禮藏其中。故鄭云。脩猶飾也。藏若其城郭。然此言聖王之政。法象天地羣神之為而為之。政成而神得其所。神得其政。法象天地羣神之洽於神。舉矣。功大如此。可不美報乎。故人君必繫其牛羊。馨其黍稷。齊明而薦之。歌之舞之。所以顯神明。昭至德也。○正義曰。案今周頌郊社祖廟山川之祭。自以歲時之常。非為太平而報。而鄭云。功大如此。可不美報者。人君是羣神之主。故曰。有天下者。祭百神。其祭不待於太平也。但太平之時。人民和樂。謳歌吟詠。而作頌者。皆人君德政之所致也。以人君法神。則詩人頌其功德。故謂太平之祭。為報功也。時邁般桓之祭。於時雖未太平。以其太平乃歌。亦為報也。歌之舞之。謂祭神之後。詩人歌之。非謂當祭之時。卽歌舞也。故清廟經曰。蕭雝顯相。濟濟多士。駿奔在廟。皆是既祭之後。述祭時之事。明

詩統十九之二

七

非祭時即歌也但既作之後常用之故書傳說清廟云周公  
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尊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  
文王是作後每祭嘗歌之也頌之作也主為顯神明多由祭  
祀而為故頌敘稱祀告澤及朝廟於廟之事亦多矣唯敬之  
小茲不言廟祀而承謀廟之下亦當於廟進戒廟中求助者  
然頌雖告神為主但天下太平歌頌君德亦有非祭祀者臣  
工有容烈文振鷺及闕予小子小茲之等皆不論神明之事  
是頌體不一要是和樂之歌而已不必皆是顯神明也今頌  
昊天有成命我將思文噫嘻載芣芣及桓是郊社之歌也  
其清廟維天之命維清天作執競雖武酌賚之等為祖廟之  
祭也其烈文臣工振鷺豐年潛有瞽載見有客闕予小子訪  
落絲衣之等雖有祖廟之事其頌德又與上異也時適與般  
頌為四始之主歌其盛德者也五祀為制度常事非其盛故  
無之羣神之中亦有圓丘之神方澤之地祇五方之帝六  
宗之祀今頌皆無者以其頌者感今德澤上述祖父郊以祖  
配故其言及之至於圓丘方澤所配非周之祖不可歌之以  
美周德五方之帝與六宗同於天神所配之人不異於思文  
與我將詩人不為之頌所以今皆無也毛氏之義傳訓不具  
王肅準鴟鴞之傳而為之說則周公攝政成王之末年毛意

或如王肅言也維天之命傳曰成王能厚行之為成王即政  
之後事也成王年十四周公攝政為元年攝政三年春朝廟  
閔予小子之篇是也亦有客亦周公東征三年之後來而始封  
宜攝政四年之事以王來自奄非攝政時與鄭異不可約之  
為三年中除喪明年禘於羣廟則雖  
為四年事其餘則錯互不可盡檢或與鄭同

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

文王焉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謂祭文王也天

也死者精神不可得而見但以生時之居立宮室象貌為之  
耳成洛邑居攝五年時。廟本又作廡古今字也苗笑反杜  
預云肅然清淨之稱也雒音洛本亦作洛水名字從水後  
漢都洛陽以火德為水剋火故改為各傍佳朝直遙也  
清廟八句至王焉。正義曰清廟詩者祀文王之樂歌也序  
又申說祀之時節周公攝王之政營邑於洛既已成此洛邑  
於是大朝諸侯既受其朝又率之而至於清廟以祀此文王  
焉以其祀之得禮詩人歌詠其事而作此清廟之詩後乃用  
之於樂以為常歌也周禮四時之祭其祭者春曰祀因春是  
四時之首故以祀為通名楚茨經云烝嘗序稱祭祀是秋冬

之祭亦以祀目之此祀文王自當在春餘序之稱祀不必皆  
春祀也以王制之法及鄭志所云殷禮春禘夏禘四時皆無  
祀名而商頌之序亦稱祀者子夏生於周世因以周法言之  
那與烈祖皆云烝嘗而序稱爲祀是祀爲通名也案各誥經  
序營洛邑者乃是名公所爲而云周公既成洛邑在攝五年  
攝行王事君統臣功故以周公爲主既成洛邑天子之位以治天  
其朝諸侯則在六年明堂位所云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  
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卽此時也成洛邑後年始朝諸侯而  
此繫之成洛邑者以明堂卽此時也成洛邑後年始朝諸侯而  
也此朝諸侯在明堂之上於時之位後朝事莫此之先故繫之  
率之以祀文王則朝者悉皆助祭序雖文王諸侯其實亦有  
四夷但四夷世乃一見助祭非常故畧而不言之耳諸侯之  
朝當依服數而至明堂之位得夷夏并在者以其禮樂初成  
將頒度量故特使俱至異於常朝也顧命諸侯見王之禮名  
公率西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則率諸侯者皆二伯爲之  
此言率者謂周公使二伯率之以從周公祀文王也文王之  
廟雖四時常祀而禮特異於常諸侯皆在祭事最盛詩人述  
此祭而爲此詩故序備言其事此經所陳皆是祀文王之事  
其言成洛邑朝諸侯自明祀之時節於經無所當也○箋清  
廟至年時○正義曰此解文王神之所居稱爲清廟之意以

其所祭乃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故謂之清廟也此所祭者  
止祭文王之神所以有清廟之德者天德清明文王象焉以  
文王能象天清明故謂其廟爲清廟樂記曰是故清明象天  
是天德清明也孔子間居曰清明在躬注云謂聖人之德亦  
清明也易稱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文王能象天也賈逵左  
傳注云肅然清靜謂之清廟鄭不然者以書傳說清廟之義  
云於穆清廟周公升歌文王之功德烈德澤尊在廟中嘗見文  
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說清廟而言功德則清是功德之名  
非清靜之義也廟者人所不居雖非文王孰不清靜何獨文  
王之廟顯清靜之名以此故不從賈氏之說也言祭之而歌  
此詩者謂公之時詩人述之而作此清廟之詩墓門云歌以  
訊之箋云歌謂作此詩是也既作之後其祭皆升堂歌之以  
爲常曲故禮記每云升歌清廟是其事也立宮室象貌而爲  
之者言死者之宗廟象生時之宮室容貌故冬官匠人論  
宗廟及路寢皆制如明堂是死之宗廟猶生之路寢故云象  
貌爲之由此而言自天子至於卿士得立廟者其制皆如生  
居之宮矣案鄭志說顧命成王崩於鎬因先王之宮故有左  
右房爲諸侯制也是文武之廟不類生宮而云象貌爲之者  
王之廟爲明堂制則文王之廟不類生宮而云象貌爲之者  
文王以紂尚在武王初定天下其宮室制度未暇爲天子制

耳若為天子之制其寢必與廟同亦是象王生宮也若然祭  
法注云宗廟者先祖之尊貌也孝經注云宗尊也廟貌也親  
雖亡沒事之若生為立宮室四時祭之若見鬼神之容貌如  
此二注象先祖身之形貌者以廟類生人之室祭則想見其  
容故彼注通言其意耳作廟者為室不為形必不得象先祖  
之面貌矣知成洛邑攝五年時者書序云成王在豐欲宅洛  
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名誥名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  
告卜作洛誥如是則作洛邑與成周同年營之矣書傳說周  
公攝政五年營成周故知洛邑亦以五年成之也言此者以  
成洛邑在五年則朝諸侯在六年明此朝諸侯與明堂位所  
朝為一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  
和歎辭也穆美肅敬雝  
見也於乎美哉周公之祭清廟也其禮儀敬且和又諸侯有  
光明著見之德者來助祭。於音烏注同後發句皆放此以  
意求之相息亮反注同  
**疏**  
於穆清廟。毛以為於乎美哉  
見賢遍反下著見同  
既內敬於心且外和於色又諸侯有明著之德來助祭於此眾士等  
祭之時又有濟濟然美容儀之眾士亦來助祭於此眾士等  
皆能執持文王之德無所失墜文王精神已在於天此眾士  
之行皆能配於在天言其行同文王與之相合也此明著諸

侯與威儀眾士長奔走而來在文王之廟後世常然供奉不  
絕則文王之德豈不顯於天豈不承於人所以得然者以文  
王之德為人所樂無見厭倦於人斯由人樂之不厭故皆奔  
走承之。鄭唯以駿奔走二句為異言諸侯之與多士大奔  
走而來在文王之廟豈不光明文王之德與言其光明之豈  
不承順文王之意與言其承順之餘同。傳於歎至相助。豈  
正義曰於乎於戲皆古之嗚呼之字故為歎辭穆美釋詁文  
書傳云穆者敬之言穆為敬之美也樂記引詩云肅雝和鳴  
夫肅肅敬也雍雍和也夫敬與和何事而不行是肅為敬雍  
為和也釋詁云相助勸也俱訓為勸是相得為助。箋顯光  
至助祭。正義曰顯光釋詁文定本集注皆云顯光也見也  
於義為是以此祀文王之歌美其祀不美其廟故云周公之  
祭清廟也其禮儀敬且和者謂周公祭祀能敬和也以肅雝  
承清廟之下宜為祭祀之事而顯相之文又在其下明是相  
者肅雝故屬於周公唯顯相為諸侯耳知顯相是諸侯者序  
言朝諸侯率以祀文王於此經當有諸侯之事而下文別言  
多士多士非諸侯則顯相是諸侯可知於諸侯言相名多士  
亦為相矣此箋以肅雝屬周公而書傳云肅雝顯相注云四  
海敬和明德來助祭以敬  
和為諸侯者義得兩通也  
**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  
詩疏十九之二

在天

執文德之人也箋云對配越於也濟濟之眾士皆執

存疏

文王之德故傳申其意言此多士皆是執文德之人

也亦與鄭同。箋對配至生存。正義曰釋詁云如合會對  
也是對為配之義越於釋詁文濟濟之眾士謂朝廷之臣也  
執行文王之德謂被文王之化執而行之不使失墜也言在  
天則是有物在天而非天此祀文王之事故知在天謂文王  
精神已在天也文王在天而云多士能配者正謂順其素先  
之行如其生存之時焉文王既有是德多士今猶行之是與  
之相配也序言朝諸侯率以祀文王止率諸侯耳多士亦助  
祭序不言率之者王朝之臣助祭為常非所當率故不須言  
也以朝廷之臣親受文王之化故言秉文之德駿奔走在  
則外臣疏遠言其自有光明亦所以互相通也駿奔走在  
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人矣不見厭於天矣見承於  
大也諸侯與眾士於周公祭文王俱奔走而來在廟中助祭  
是不光明文王之德與言其光明之也是不承順文王志意  
與言其承順之也此文王之德人無厭之。駿音峻。疏傳  
下篇同射音亦厭也見厭於豔反下同與音餘下同

長至於人矣。正義曰駿長釋詁文言長者此奔走在廟非  
唯一時之事乃百世長然故言長也以文王精神已在於天  
光顯文王是顯於天也此奔走助祭是承事文王故見承於  
人也不見厭於人者由文王德美不為人厭所以諸侯多士  
奔走助之結上助祭之意也見承於人上或有不字衍字與  
不見厭相涉為誤定本集注並無不字。箋駿大至厭之。  
正義曰駿大釋詁文也以詩人所歌據其見事非是逆探後  
世不宜以駿為長此承諸侯多士之下摠言奔走則文兼上  
事故云諸侯與眾士於周公祭文王俱奔走而來在廟中助  
祭以其俱來故訓駿為大大者多而疾來之意禮記大傳亦  
云駿奔走注駿疾也疾奔走言勸事也其意與此相接成也  
又以上言在天者見文王其身雖死其道猶存既言人能配  
行故指在天為義此言奔走之廟主述祭時之事無取於在  
天故以為光明文王之德承順文王之意光明文王之德雖  
亦得為顯之於天但於文勢直言人所昭見不當遠指上天  
故易傳也此文王之德人無厭之即是不見厭於人與傳同也

清廟一章八句

維天之命大平告文王也

告大平者居攝五年之末也文王受命不卒而

崩今天下大平故承其意而告之明六年制禮作  
樂。維韓詩云維念也大音泰後大平皆放此  
又句。正義曰維天之命詩者大平告文王之樂歌也。以文  
王受命造立周邦未及大平而崩不得制禮作樂。今周公攝  
政繼父之業致得大平將欲作樂制禮其所制作皆是文王  
之意故以大平之時告於文王謂設祭以告文王之廟言今  
已大平已將制作詩人述其事而為此歌焉。經陳文王之德有  
餘衍周公收以制禮順文王之德意使後世行之是所告之事  
也。箋告大平至作樂。正義曰樂記云王者功成作樂治  
定制禮功成治定即大平之事。此經所云我其收之駿惠我  
文王是制作之意明其將欲制作有此告耳。制禮作樂在六  
年之初故知此告大平五年之末也。又解所以必告文王者  
文王受命不卒而崩卒者終也。聖人之受天命必致天下大  
平制作一代大法乃可謂之終耳。文王未終此事而身已崩  
是其心有遺恨今既天下大平成就文王之志故承其素意  
而告之冀使文王知之不復懷恨故也。文王之不作禮樂者  
非謂智謀不能制作正以時未大平成就之言六年者為制作成  
未以大平告之明已欲以六年成就之言六年者為制作成  
就之時其始草創當先於此矣。明堂位云六年制禮作樂頌  
度量而天下大服明是制作已就故度量可頌其禮亦應頌

疏

之未即施用洛誥說七年時事周公猶戒成王使肇稱殷禮  
祀于新邑則是成王即政始用周禮也。武王亦不卒而崩惟  
告文王者當時亦應並告但以文王是創基之主紂尚未滅  
遺恨為深周公之作周禮稱為文王之意故作者主於文王  
辭不及武王序亦順經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 孟仲子  
之意指言告文王焉  
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箋云命猶道也。維天之命。維  
也。天之道於乎美哉動而不止行而不已言天道轉運無極  
此天所為之教命於乎美哉動行而不已言天道轉運無極  
止時也。天德之美如此而文王能當於天心又歎文王於乎  
豈不顯乎此文王之德之大言文王美德之大實光顯也。文  
王德既顯大而亦行之不已與天同功又以此嘉美之道以  
戒慎我子孫言欲使子孫謹慎行其道文王之意既如此我周  
公其當斂聚之以制典法大順我文王之本意作之若成當  
使曾孫成王厚行之以純為天下之法周公以此意告文王故  
作者述而歌之。鄭以純為純美溢為盈曾孫通謂後世之  
王唯此為異其大意則同。傳孟仲至之禮。正義曰文當  
如此孟子云齊王以孟子辭病使人問醫來孟仲子對趙岐  
云孟仲子孟子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譜云孟仲子者子思  
弟子蓋與孟軻共事子思後學於孟軻著書論詩毛氏取以

為說言此詩之意稱天命以述制禮之事者歎大哉天命之無極而嘉美周世之禮也美天道行而不已也歎大天命之極文王能順天而行周禮順文王之禮是周之禮法效天為之故此言文王是美周之禮也定本美周之禮或作周公之禮者誤也譜云子思論詩於穆不已仲子曰於穆不似此傳雖引仲子之言而文無不似之義蓋取其所說而不從其讀故王肅述毛亦為不已與鄭同也。箋命猶至不已。正義曰天之教命即是天道故云命猶道也中庸引此詩乃云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是不已為天之事故云動而不已行而不止易繫辭云日往則月來暑往則寒來乾卦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是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天道不已止之事也

**以溢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  
純大假嘉溢慎收已也溢盈溢之言也於乎不光明與文王之施德教之無倦已美其與天同功也以嘉美之道饒衍與我其聚斂之以制法度以大順我文王之意謂為周禮六官之職也書曰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假音暇溢音逸徐云毛音謚慎市震反本或作順案爾雅云愍神溢慎也不作順字王肅及崔申毛並作順解也明與音餘單音丹

**曾孫篤**

之。成王能厚行之也箋云曾孫重也自孫之子而下事先。厚之也一本作能厚行之也。疏。傳純大至收聚。正義。今或作能厚成之也重直龍反。曰純大假嘉溢慎皆釋。詰文舍人曰溢行之慎某氏曰詩云假以溢我慎也收者斂。聚之義故為聚也。箋純亦至祖德。正義曰中庸引此云。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指說此文故箋依用之箋意言純亦不已則不訓為大當。謂德之純美無玷缺而行之不止息也孝經云滿而不溢是。溢為盈溢之言也易傳者以下句即云我其收之溢是流散。收為收聚上下相成於理為密故易之也文王既行不倦已。與天同功是其道有饒衍至於滿溢故言以嘉美之道饒衍。與我其聚斂之以制法度謂收聚文王流散之德以制之。也其實周公自是聖人作法出於己意但以歸功文王故言。收文王之德而為之耳文王本意欲得制作但以時未可為。是意有所恨今既太平作之是大順我文王之本意也欲指。言所作以曉人故言謂為周禮六官之職即今之周禮是也。末節樂又崩亡無可指據指以周禮統之於心是禮之根本。故舉以言焉引書曰者洛誥文也書之意言周公告成王云

今所承我明子成王所用六典之法者乃盡是配文祖明堂  
之人文王之德我制之以授子是用文王之德制作之事故  
引以證此彼注云成我所用明子之法度者乃盡明堂之德  
明堂者祀五帝太皞之屬為用其法度也周公制禮六典就  
其法度而損益用之如彼注直以文祖為明堂不為文王者  
彼上文注云文祖者周曰明堂以稱文王是文王德稱文祖  
也彼法更自觀經為說與此引意不同義得兩通故也。傳  
成王能厚行之。正義曰傳以周公制禮成王行之乃是為  
成王而作故以信南山經序準之以曾孫為成王也厚行之  
者用意專而隆厚即假樂所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是也。  
箋會猶至維今。正義曰箋以告之時禮猶未成不宜偏指  
一人使之施用一代。法當通之後王故知曾孫之王非獨成  
王也會猶重也孫之子為曾孫也孫是其正稱自曾孫已下  
皆得稱孫哀二年左傳云曾孫蒯聵敢告皇祖文王烈祖康  
叔是雖歷多世亦稱曾孫也小雅會  
孫唯斥成王文各有施不得同也

###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

維清奏象舞也

象舞象用兵時刺伐之舞  
武王制焉。刺七亦反

疏

維清五句

正義曰維清詩者奏象舞之歌樂也謂文王時有擊刺之法  
武王作樂象而為舞號其樂曰象舞至周公成王之時用而  
奏之於廟詩人以今大平由彼五伐觀其奏而思其本故述  
之而為此歌焉時邁般桓之等皆武王時事成王之世乃頌  
之此象舞武王所制以為成王之時奏之成王之時頌之理  
亦可矣但武王既制此樂其法遂傳於後春秋之世季札見  
觀樂見舞象是於成王之世猶尚奏之可知願必大平乃為  
明是觀之而作又此詩所述述其作樂所象不言初成新奏  
以此知奏在成王之世作者見而歌之也經言文王之法可  
用以成功是制象舞之意。箋象舞至制焉。正義曰此詩  
經言文王序稱象舞則此樂象文王之事以象武為名故解  
其名此之意牧誓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伐七伐乃止齊焉  
注云一擊一刺曰一伐是用兵之時有刺有伐此樂象於用  
兵之時刺伐之事而為之舞故謂之象武也知者以其言象  
則是有所法象樂記說文武之樂象武王之伐明此象武象  
文王之伐知武王制焉者以為人子者貴其成父之事文王  
既有大功武王無容不述中庸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孝  
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明武王有所述矣於周公之時  
已象伐紂之功作大武之樂不言復象文王之伐制為別樂  
故知象舞武王制焉武王未及太平而作此樂一代大典須



待大平此象文王之功非為易代大法故雖未制禮亦得為  
之周公大作故別為武樂耳春官大司樂六代之樂唯舞大  
武以享先祖此象舞不列於六樂蓋大合諸樂乃為此舞或  
祈告所用周禮無之伐三十九年曾為季札舞之明其有用  
明矣案彼傳云見舞象籥南籥者服虔曰象文王之樂舞象  
也籥舞曲名言天下樂削去無道杜預曰籥舞者所執南籥  
以籥也其言籥為所執未審何器以籥為舞曲不知所出要  
知籥與南籥必是此樂所有也傳直云舞象象下更無舞字  
則此樂名象而已以其象事為舞故此文稱象象舞也象舞  
之樂象文王之樂其大武之樂象武王之樂二事俱是為象  
但序者於此云奏象舞於武之篇不可復言奏象故指其樂  
名言奏大武耳其實大武之樂亦為象也故禮記文王世子  
明堂位祭統皆云升歌清廟下管象象與清廟相對即俱是  
詩篇故明堂位注象謂周頌武也謂武詩為象明大武之樂  
亦為象矣但記文於管之下別云舞大武謂武詩則籥管以  
吹之武樂則干戚以舞之所以並設其文故鄭并武解其意  
於文王世子注云象周武王伐紂之樂也以管播其聲又為  
之舞於祭統注云管象吹管而舞武象之樂也皆武詩武樂  
並解之也必知彼象非此篇者以彼三文皆云升歌清廟下  
管象若是此篇則與清廟俱是文王之事不容一升一下今

清廟則升歌象則下管明有父子尊卑之異文王世子於升  
歌下管之後覆述其意云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而上下之  
義行焉言君臣上下之義明象非文王之事故知  
下管象者謂武詩但序者避此象名不言象耳  
**維清緝**

**文王之典** 敗亂之政而清緝者乃文王有征伐之法  
故也文王受命七年五伐  
**疏** 維清緝熙。正義曰詩人既

也。緝七入反熙許其反。維清緝熙。正義曰詩人既  
象之事而歸功於文王言今日所以維皆清靜光明無敗亂  
之政者乃由在前文王有征伐之法故也其伐早晚為之乃  
本受命始為禮祀昊天之時以行此法而伐紂之枝黨言其  
祭天乃伐其法重而可遵故至今武王用之伐紂而有成功  
致得天下清明是此征伐之法維為周家得天下之吉祥矣  
故武王述其事而制此舞詩人見其奏而歌之焉此維清緝  
熙是當時之事作者先言時事然後上本文王又據文王說  
之而下故其言不次。傳典法。正義曰釋詁云典法常也  
俱訓為常是典得為法。箋緝熙至五伐。正義曰釋詁緝  
熙皆為光也但光亦明也故連言之無敗亂之政而清明者  
雖伐紂之後亦得為此言要大為清明必是太平之世此當  
是周公成王之時見其清明乃上本文王也文王七年五伐

即尚書傳所云二年伐邠三年伐密須  
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是也  
命始祭天而枝伐也周禮以禮祀祀昊  
天上帝○肇音名禮音因徐又音烟  
詰文又云禮祀祭也是禮祭為祀○箋  
曰禮者祭天之名故云文王受命始祭  
云枝伐弱勢注云先伐紂之枝黨以弱  
枝之文也文王祭天必在受命之後未  
說伐崇之事云是類是禘類即祭天也  
伐崇之時始祭天耳五伐容有未祭天  
崇為強言祭天而伐據崇為說也我應  
王曰於戲斯在伐崇謝告注云斯此也  
謝百姓且告天是祭天而伐主為崇也  
引之以證禮為祭天也文王之時禘郊  
之帝爾已引昊天上帝者取禮祀之成  
又云祀五帝亦如之雖祭感生帝亦用  
維周之禎迄至禎祥也箋云文王造此  
得天下之吉祥○迄許乞反禎音其爾  
雅云同徐云本又作禎音貞與崔本同

**肇禋**

肇始禋祀也  
箋云文王受

**疏**

正義曰肇始禋祀○

**迄用有成**

征伐之法至今用  
傳迄至禎祥○  
正義曰迄至禎祥○

詰文禋祥釋言文舍人曰禋福之祥人氏曰詩云維周之禋  
定本集注禋字作禎○箋文王至吉祥○正義曰此詩之作  
在周公成王之時以文王為古故謂武王為今自是辭相對  
耳非言作詩之時為武王也祥者是徵兆之先見者也文王  
始造伐法武王用以成功是文王之法  
為伐紂徵兆故為周家得天下之吉祥

**維清一章五句**

**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

新王即政必以朝享  
之祀祭於祖考告嗣

**疏**

烈文十三句○正義曰烈文詩者成王即政  
諸侯助祭之樂歌也謂周公居攝七年致政

位也○朝  
直遙反  
成王成王乃以明年歲首即此為君之政於是用人述其戒辭  
祭於祖者有諸侯助王之祭既祭因而戒之詩人述其戒辭  
而為此歌焉經之所陳皆戒辭也武王崩之明年與周公歸  
政明年俱得為成王即政但此篇勅戒諸侯用賞不以為已  
任非復喪中之辭故知是致政之後年之事也臣工序云遣  
於庶此不言遣者彼勅之使在國有事來咨於王又令及時  
教民農業是將遣而戒故言遣以戒之此則戒以為君之法  
其辭不為將遣故不言遣箋意於經亦有卿士序不言者以

諸侯為重故舉諸侯以摠之。箋新王至嗣位。正義曰解。即政所以有祭得為諸侯所助之意。以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於祖考廟。告已今繼嗣其位。有此祭。故諸侯助之也。必知用朝享之禮者。以此告事而已。不得用時祭之禮。而周。禮四時之閒。祀有追享。朝享者。追享者。追祭。遷廟之主。以事。有所禱。請非即政。所當用。朝享者。朝廟受政。而因祭先祖。以。月朔為之。即春秋文六年。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祭法天子。親廟與太祖。皆月祭之。是其事也。人君即政。必以月正元日。此日於法。自當行朝享之禮。故知成王即政。用此禮。以祭。而。有諸侯助之也。新王即政。以歲首朔日。則是周正月矣。臣工。箋周之季春。於夏為孟春。諸侯之朝。在周之季春。此於周之。孟春得有諸侯在京。助王祭者。以新王即政。故特命使朝。或。去冬朝者。留得歲初也。鄭於顧命之注。以居攝六年為年端。則此年未必六服盡來。蓋近者至也。案洛誥。說周公致政之。事云。烝至歲。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注云。歲成。王元年正月朔日也。用二特牛。祫祭。文王武王於文王廟。使史逸讀所冊。祝之。書告神。以周公其。宜為後謂封伯禽也。彼言正月朔日。與此祭祖告嗣同日事。也。此言以朝享之禮。彼言祫祭。文武謂告封周公。此言即政。助祭是王。自祭廟。告已嗣位。彼祭文武謂告封周公。此二禮。必不得同。

也何則。身未受位。不可先以封人。明是二者各自設祭。當是。先以朝享之禮。徧祭羣廟。以告已嗣位於祭之末。即勅戒諸。侯事。詔乃更以禮合祭。文武於文王之廟。以告封周公也。必。知彼與此非一祭者。此即政用朝享之禮。當各就其廟。彼封。周公。唯祭文武而已。故知不同也。彼注知合祭文武於文王。廟者。以彼經云。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即云。王命作冊。是。并告二神。一處為祭。卓當就尊。故知在文王廟也。此祭祖者。則徧告羣廟。而箋唯言祖考者。祖考摠辭。可以兼諸廟也。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 烈光也。文

王錫之箋云。惠愛也。光文百辟。卿士及天下諸侯者。天錫之。以此祉福也。又長愛之。無有期竟。子孫得傳世安而居之。謂。文王武王以純德受命。定天位。辟音壁。注。疏。烈文辟公。下皆同社音耻。疆居良反。竟也。傳直專反。疏。毛以為。成王於祭之末。呼諸侯而戒之。曰。汝等有是光明文章者。君。人之辟公。我先君文王賜汝以此祉福也。言文王造始。周國。此等作周藩屏。得為諸侯之福。乃是文王賜之。文王既賜。以。此福。又愛我此等諸侯。無有竟已之時。令其子孫得常安之。言文王終常愛之。使得傳世不絕也。既言文王如此。又說武。王亦然。我武王伐紂之後。以舊國皆應削滅。而我武王觀汝。

舊為君者誠無大累於汝國維我武王其就封立之言武王亦愛諸侯不復貶退也我文王武王愛汝先人如此汝當念此先人之大功繼續父祖餘胤序其美之欲使之循行美政以繼其先祖也又為之陳武王之德無疆乎維是得賢人若得其賢則國家強矣四方有不率服者其可訓導之不顯乎維是有德若能有德此賢人則身必顯矣百辟有無所法者其可師此顯德而法象之言武王有顯德任賢人能以訓四方刑百辟是武王之道至美矣於乎我之賢人則此武王其道不可忘也示之以武王之道欲使法而行之。鄭以為助祭者有卿士與諸侯公辭兼戒之成王於祭之末呼之曰汝有光明文章者百辟卿士與羣公諸侯等上天賜我文王以此王天下之社福又愛我文王武王其愛之多無有疆畔使其子孫常得安而居之故我今得嗣守其位制賞罰之柄汝諸侯等若無大罪惡累及於汝國維我王家其必寵而益厚之謂增其爵命加之土地也汝卿大夫等若能念此居官大出於外而居之汝等當勤力為善也又教之為善之法汝辟公等無疆乎維是得賢人若得賢人則國家強矣四方鄰國知汝任賢其皆順從之汝卿士等不明乎維是勤其德若能勤德則身明顯矣百辟卿士知汝有德其皆法則之此任賢

勤德之事事之美者於乎我之文王武王能勤行此道之故人稱誦之不忘汝等宜法效前王亦勤行之。傳烈光至錫之。正義曰烈光釋詁文以辟公之下即言賜福是賜之以福使得為此辟公也文王是周之創業之主文王造此周國此等得在周統內列為諸侯乃是文王之所錫故言文王錫之其實武王封建亦是武王賜之矣傳以錫茲社福為文王賜諸侯則惠我無疆亦是文王愛諸侯子孫保之謂諸侯得繼世也其文皆無卿士則辟公謂君人之公非百辟卿士矣。箋惠愛至天位。正義曰惠愛釋詁文也以月令云百辟是卿士之摠稱下有爾邦百辟與此相承則辟當下百辟公當下爾邦故分辟公為二即辟公謂卿士及天下諸侯也此既分辟公為二故下兩經亦分為二皆上戒諸侯下戒百辟與此勢相成也又以下云爾邦謂諸侯為爾則此經云我是成王自我非我諸侯也故易傳以為天賜社福謂賜文王武王以王天下之福也先解經文後指其事故云謂文王武王七百是長遠無期也先解經文後指其事故云謂文王武王以純德受命定天位也純德者純美之德即上篇無封靡所云之德之純是也以文武俱受天命故連言之

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

封大也靡累也崇立也戎大皇美也箋云崇厚也皇君也無  
大累於女國謂侯治國無罪惡也王其厚之增其爵土也念  
此大功勤事不廢謂卿大夫能守其職得繼世在位以其次  
序其君之者謂有大功王則出而封之。累劣僞反下同  
**疏**傳封大至皇美。正義曰定四年左傳云吳為封豕長  
蛇封與長為類則封豕為大豕故封為大也靡謂侈靡  
奢侈淫靡是罪累之事故靡為累也釋詁云崇高也高是立  
之義故以崇為立也戎大皇美皆釋詁文傳於此篇不言卿  
士則此經所陳皆戒諸侯之事上已言文王賜之此又言維  
王立之封立諸侯始至。於武王則維王立之謂武王也既陳  
文武之愛諸侯乃云念此戎功則是戒諸侯使念父祖之大  
功也諸侯各為一國之君不得有次序之義釋詁云敘緒也  
則繼父祖之緒緒也故王肅云武王得天下因殷諸侯無大  
累於其國者就立之序繼也思繼續先人之大功而美之。  
箋崇厚至封之。正義曰以崇訓高也高是厚義故為厚也  
皇君釋詁文無大累於汝國為王者勸誘之辭耳其實小累  
亦不可也若無罪累則是有功王者之於諸侯有功則賞之  
故知厚之謂增其爵土也念此大功勤事不廢謂人臣守職  
當念立所職之功奉行不倦也言大功者為之摠目於大功  
之中又為等級功小者猶得繼世在位得其次序謂卿之子

為卿大夫之子為大夫守其祿位不失舊業也功尤大者則  
其君之謂出封為諸侯也春官典命云王之三公入命其卿  
六命其大夫四命其出封加一**無競維人四方其訓**  
等是有大功者王則出而封之

**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訓道也前王武王也箋云無疆乎維得賢人也得賢人則國  
家疆矣故天下諸侯順其所為也不勤明其德乎勤明之也  
故卿大夫法其所為也於乎先王文王武

王其於此道人稱頌之不忘。道音導。**疏**傳競疆至武  
競疆釋言文也教訓者所以導誘人故訓為道也成王之前  
唯武王耳故知前王武王傳以此篇皆戒諸侯之辭此經所  
言陳武王之事使諸侯慕之也。箋無疆至不忘。正義曰

得賢國強則四鄰畏威慕德故天下諸侯順其所為言諸侯  
得賢人則其餘諸侯順之不顯維德與上無競維人相當箋  
云不明乎維勤其德勤其德則身明矣欲明其德必勤行之  
故箋從省文通以為句耳其意亦與上同也人雖同在寮位  
有德則尊故卿大夫能勤明其德者其餘卿大夫則法其所  
為也文王武王勤行此道謂行此求賢勤德之事故人  
稱誦之不忘也定本有文王武王俗本唯有武王誤也

烈文一章十三句

天作祀先王先公也

先王謂大王已下先公諸盤至不密。大音泰大王大祖皆同。

盤直留反又音

**疏**

天作七句。正義曰天作詩者祖先王

併密陟律反。先公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之時祭祀先王先公詩人。以今太平是先祖之力。故因此祭述其事。而作歌焉。祀先王先公。謂四時之祭。祠祫嘗烝。但祀是摠名。未知在何時也。時祭所及。唯親廟與大祖。於成王之世。為時祭當自大王以下。上及后稷一人而已。言先公者。唯斥后稷耳。於王既摠稱先王。故亦謂后稷為先公。令使其文相類。經之所陳。唯有先王之事。而序并言先公者。以詩人因於祭祀。而作此歌。近舉王跡。所起其辭。不及於后稷。序以祭時。實祭后稷。故其言及之。昊天有成命。經無地。而序言地。般經無海。而序言海。亦此類也。箋先王至不密。正義曰周公之追王自大王以下。此序並云王公。故辨之也。諸盤至不密。於時並為毀廟。唯祫乃及之。此言祀者。乃是時祭。其祭不及此等先公。而箋言之者。因以先公之言。廣解先公之義。不謂時祭皆及也。時祭先公。唯后稷耳。若直言先公。謂后稷。嫌此等不為先公。欲明此皆為先公。非獨后稷。故除去后稷。而指此先公。

也。或緣鄭此言。謂此篇本為祫祭案。玄鳥箋云。祀當為祫。若鄭以為祫。亦當破此祀字。今不破祀字。明非祫也。天保云。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彼舉時祭之名。亦兼言公王。此亦時祭。何故不可兼言公王也。彼祭亦不盡及先公。而箋廣解先公。此何故不可廣解先公也。且此詩若是祫祭。作序者言祫於太祖。則辭要理當何煩。文言先王先公也。以此知所言祀者。正是祭。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

作生荒大也。天生萬物於高山。大王行道能安。天之

所作也。箋云。高山謂岐山也。書曰。道岍及岐。至于荆山。天生此高山。使與雲雨以利萬物。大王自幽遷焉。則能尊大之。廣其德澤。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岐其宜。反道音導。沛口田反。又口見反。幽彼貧反。疏作高山。毛以為天之生此萬物。在於高山之上。大王居岐。脩其道德。使與雲雨長大。此天所生者。即陰陽和是其能長大之。下四句。又說文王之德。彼萬民居岐。邦築作宮室者。文王則能安之。彼萬民又後往者。由此岐邦之君。有佼易之德。故也。下一句云。由父祖之德。若此。令子孫得保天位。前往者。文王安之後。往者亦能安之。後往者。以岐邦之君。有佼易之德。前往者亦能安之。鄭上二句。別具在箋餘同。傳作生至所作。正義曰。作者造立之言。故為生也。荒者寬廣之義。

故為大也。箋高山至其初。正義曰以文王未徙豐之前與大王皆在岐故知高山謂岐山也。以云天生高山不言天萬物故易毛也。引書曰導岍及岐至于荆山禹貢文彼言禹所開導從岍山及岐山至於荆山皆舉大山以言而岐山在其中引之以證岐山為高山也。祭法稱山林川谷能出風雨僖三十一年公羊傳云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其唯泰山乎。是高山能與雲雨而利萬物也。大王能尊大之廣其德澤者謂德及草木使之茂殖若旱麓云榛楛濟濟是廣山之德澤也。山之德澤既廣則山之為神益尊是尊大之也。韋昭云大王秩祀之而尊大焉指謂祭之為大未必然也。大王能廣山德澤明其愛民甚矣。故民皆從之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是由王之有德故致然也。自一年成邑以下中候稷起之注亦與此同。當有成文不知事何所出。周禮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左傳曰邑有先君之宗廟曰都。無曰邑。各自相對為文耳。此都邑不與彼同也。邑是居處之名。都是眾聚之稱。都必大於邑。故一年即成邑二年乃成都也。書傳說大王遷岐周民東脩奔而從之者三千乘止而成三千戶之邑。謂初遷時也。此云一年當謂年終之時其邑當不啻三千戶。但不知其定數耳。鄭注禹貢以為堯之時土廣五千里禹弼成五服

土廣萬里王肅難鄭云禹之時土廣三倍於堯計萬里為方五千里者四而肅謂三倍則除本而三此云五倍蓋亦除本而五并本

### 彼作矣文王康之彼祖矣岐有夷之行

夷易也。箋云彼彼萬民也。祖往行道也。彼萬民居岐邦者皆築作宮室以為常居。文王則能安之後之往者又以岐邦之君有俊易之道故也。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以此奇大王文王之道卓爾與天地合其德。行如字。王徐並下孟反。夷易羊豉反。下徐易曰皆同。俊古卯反。乾其連反。徐孟反。夷羊豉反。待頂反。沈又直丁反。說文云評議也。譜云參訂時驗謂平比之也。字詰云

### 子孫保之疏

傳夷易。正義曰釋詁文。云訂平也。箋彼至其德。正義曰彼

祖為民往則彼作為民作。祖作皆是民事。故知彼彼萬民也。祖往釋詁文以道者人所行。故行為道也。祖謂新往者則作為前至者此作矣。即詩所謂曰止曰時。築室於茲。故云皆築作宮室以為常居。言常者見其心樂此居不復移轉也。後之往者以岐邦之君有俊易之道者謂此君其性俊健和易愛民之情深故歸之也。引易曰盡賢人之業皆繫辭文也。言

乾以倣易故為知坤以凝簡故為能人能倣易則其情易知  
凝簡則其行易從情易知則人親之故易知則有親行易從  
則功可就故易從則有功人以物不我親不能以久故有親  
則可久由舉事無功不能以久則賢人之德舉事有功德可  
可長久是為德有所成就故可久則賢人之德舉事有功德可  
廣大是為業有所成就故可久則賢人之德舉事有功德可  
已易簡為之無往不究故彼又云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是天  
地之德易簡而已岐邦之君亦有易簡之行是與天地同功  
訂者比並之言卓然高遠之稱以此乾坤之義比並大王文  
王之道則此二王之德卓爾高遠與天地合其德矣若然易  
簡之義窮天下之精則聖人乃能而云賢人之德賢人之業  
者王弼云不曰聖人者聖人體無不可以人名而名故易簡  
之主皆以賢人名之然則以賢是聖之次故寄賢以為名窮  
易簡之理盡乾坤之奧必聖人乃能耳文王可以當之大王  
則未能而並云與天地合德者以大王是亞聖大賢可以比  
於文王褒美其事故連言之其實大王未能盡此妙也譜云  
參訂時驗是訂為比並之言也論語云天作一章七句  
如有所立卓爾是卓爾為高遠之稱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九

十九之一

毛詩注疏按勘記 十九之一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周頌譜

脩文武之德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武當王誤是也

當代異其弟

閩本明監本毛本弟作第案所改是也餘同此

德至矣哉大矣哉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下哉字衍是也

但商書殘缺

明監本毛本缺誤闕閩本作缺案缺即缺之別體俗字耳

其文在時邁與般敘武賚桓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敘武賚三字疑衍文非也敘即序般序在下文

至此積三十年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當作十三年誤倒非也此依鄭以顧命

在致政後廿八年見尚書正義是上距攝政六年制禮時積三十年也十二年一巡狩故下云再巡守餘六年



也浦不考之甚

是成王除沒嗣位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沒作喪案所改是也

來朝而見命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也誤命以彼箋考之是也

或者祀宋一國

毛本一誤二閩本明監本不誤案浦鏜云監本誤非也祀宋一國者或祀或宋

一國也

明既告之後合而觀之即告也合各有禮於廟

閩本明監本毛

本同案也字當在觀之下錯誤耳即正義每用為則告合二字連文告謂酌合謂有瞽故云各

而作者當時不必皆為有事而作先後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讀當作

時字為字斷句下文云故得自為又云多由祭祀而為可證也下當云有事先而後作誤錯先後二字在下耳風雅此篇既有義理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此篇恐誤是也此當作比形近之

論

武王之事不為頌首不以事之先後必為次矣

閩本明監本毛

本同案武字當重上武詩也下武論也正義下文云武武王之大事可證也必字衍

雖祭告之歌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山井鼎云雖恐唯誤非也執競既祭告之歌即當與

雍相次而今乃次思文上故曰雖耳浦鏜所改則更誤

訪樂敬之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落誤樂是也

郊宗柴望配禮之大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配當祀字誤非也配謂

思文

且社稷以祈報此篇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比

山林宜皇物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皇作阜案所改是也

君又降之於民也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也下剗入○案所補是也

而德洽於神舉矣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矣下剗入○案所補是也

○清廟

周公既成洛邑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雒音洛本亦作洛水名字從水後漢都洛陽以火德為

水尅火故改為各旁佳正義中字作洛是其本與亦作同唐石經所本也段玉裁云豫州之水自古作雒周禮逸周書職方淮南地形訓之屬皆有其證後漢改之魚豢錄魏詔云爾則魏文帝之失也詳見尚書撰異中當以釋文本為長考文古本作雒采釋文

雖文王諸侯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主誤王是也

所以有清廟之德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廟作明案所改是也

謂公之時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公上剗添周字案所補是也

顯光也見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見也賢遍反正義云顯光釋詁文定本集注皆云顯光也見也於義為是當是正義無見也二字

於穆清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一乃每下篇之總正義也合併經注正義乃以隸於首節有注之下為割裂而失其次經注正義宜各單行於此可見以後盡同

其祭之禮義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盧文弨云義當作儀是也

鄭唯以駿奔走二句為異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三誤二是也

名多士亦為相矣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當作明

如存生存小字本同閩本上存作在明監本同毛本如誤知相臺本無上存字考文古本無亦同案無者是也

皆是執文德之人也毛本也上有謂是能執行文王之德之人十一字閩本明監本無案

此誤補也

不見厭於矣

小字本相臺本於下有人字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十行本誤脫

○維天之命

動而不止行而不已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故云動而不已行而不止又云是天道不已

止之事也是其本上已下止今各本互誤

溢慎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溢慎也市震反或本作順解也正義本是慎字

成王能厚行之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釋文云成王能厚之也一本作能厚行之也今或作能厚成之也正義本與一本同今考此傳但云能厚之箋始云能厚行之一本有行字者涉箋而衍耳當以釋文本為長

今所承我明子成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成誤承是也此成為考作訓

彼法更自觀經為說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法當注字誤是也

一代法當通之後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一代之法當通後王錯之字在下耳

○維清

季札見觀樂見舞象是於成王之世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上見字衍是

下當有後字

故謂之象武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武作舞案所改是也上云以象武為名下云明此象武二武

字亦當作舞

樂記說文武之樂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文當大誤是也

伐二十九年

閩本明監本毛本伐作成案皆誤也山井鼎云當作襄是也



○天作

能安天之所作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段玉裁云當作能

作高山大王荒之荒大之也大天所作可謂親有天矣箋云大王能尊大之今本云能安天之所作誤今考正義云長大此天所生者又云是其能長大之是正義本此傳作能大天之所作不誤

下徐易曰皆同

補通志堂本同盧本徐作除云舊譌徐從山并鼎校改釋文校勘云所改是也

彼萬民居岐邦築作宮室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彼誤被是也

有佼易之德故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德當作道下同

但不知其定數耳

○閩本明監本毛本脫定字案浦鏗云衍○是也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九

十九之二

六四

毛詩周頌

鄭氏箋

孔穎達疏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疏

昊天有成命七句○正義曰昊天有成命

詩者郊祀天地之樂歌也謂於南郊祀所感之天神於北郊祭神州之地祇也天地神祇佑助周室文武受其靈命王有天下詩人見其郊祀思此二王能受天之命勤行道德故述之而為此歌焉經之所陳皆言文武施行道德撫民不倦之事也所感天神者周人木德感蒼帝靈威仰而生祭之於南郊神州之神則祭之於北郊此二者雖南北有異祭俱在郊故摠言郊祀也案禮祭於北郊而天地非止一事此言郊祀天地不言所祀之神但祭之於郊而天地相對唯有此二神耳何者春官大司樂職曰冬至於地上之圜丘奏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地祇皆出注云天神則主北極地祇則主崑崙彼以二至之日祭之於丘不在於郊此言郊祀必非彼也大司樂又曰舞雲門以祀天神舞咸池以祭地祇注云天神謂言五帝王者又各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於南郊地祇所祭於北郊謂神州之神也地

官牧人云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注云陽祀祭  
天於南郊陰祀祭地於北郊此二祀文恒相對此郊祀天地  
俱言在郊而天地相對故知是所感之帝神州之神也其祀  
天南郊鄭云夏之正月其祭神州之月則無文此序同言郊  
祀蓋與郊天同亦夏正月也此經不言地序云地者作者因  
祭天地而為此歌王者之有天下乃是天地同助言天可以  
兼地故辭不及地序知其

因此二祭而作故具言之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

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  
二后文武也基始命信宥寬宥寧也箋云昊天  
天大號也有成命者言周自后稷之生而已有王命也文王  
武王受其業施行道德成此王功不敢自安逸早夜始順天  
命不敢解倦行寬仁安靜之政以定天下寬仁所以止苛刻  
也安靜所以息暴亂也○成王王如字徐于況反其音基本  
亦作基宥音又王功于況反

**疏**

昊天有成命○正義曰此  
篇毛傳皆依國語唯廣固  
二字鄭不為別訓而破以同已則是不異於毛但意不必有  
感生之帝與鄭小異今既無迹可據皆同之鄭焉言昊天蒼  
帝有此成就之命謂降生后稷為將王之兆而經歷多世至  
於文武二君乃應而受之二君既受此業施行道德以成此

王功而不敢暫自安逸常早起夜臥始於信順天命不敢懈  
倦行其寬仁安靜之政以定天下二君既能如此於乎可歎  
美也此二君成王之德既光明矣又能篤厚其心而為之不  
倦故於其功業終能而安之○傳二后至密寧○正義曰此  
昊天德之故因其在周公成王之世成王之前有成其王功者  
以太平之歌作在周公成王之世成王之前有成其王功者  
唯文武耳故知二后文武也○傳二王俱受天命其成周  
道故連言之自基始以下及下傳皆周語文也周語稱叔向  
聘於周單靖公與之語說昊天有成命叔向告單子之老曰  
昊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即全引此篇乃云是道成王之德  
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天道成命者而稱昊天翼其上  
也二后受之讓於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夙夜恭也基  
始也命信也宥寬也密寧也緝明也熙廣也直厚也肆固也  
靖和也其始也翼上德讓而敬百姓其中也恭儉信寬帥歸  
於寧其終也廣厚其心固和之始於德讓中於信寬終於固  
和故曰成王是全釋此篇之義也古人說詩者因其節文比  
義起象理頗溢於經意不必全與本同但檢其大旨不為乖  
異故傳采而用焉此詩作在成王之初非是崩後不得稱成  
之謚所言成王有涉成王之嫌章昭云謂文武脩己自勤成  
其王功非謂周成王身也鄭賈唐說皆然是時人有疑是成

王身者故辨之也。箋昊天至暴亂。正義曰以此郊天之  
歌言其所感蒼帝蒼帝非太帝而云昊天昊天與帝名同故  
解昊天是天之精氣中苗與稱堯受圖書已有稷名在錄言其苗裔  
是王之精氣中苗與稱堯受圖書已有稷名在錄言其苗裔  
命為信既有所信必將順之故言早夜始順天命經中之命  
已訓為信其言天命鄭自解義之辭故非經之命也正以言  
信必所信有信上言天有成命故知所信順者始信順天命  
也言始者王肅云言其脩德常如始易曰日新之謂盛德義  
當然也傳以密為寧寧又訓為安也故云行寬仁安靖之政  
以定天下又解二后行寬安之意寬者體度弘廣性有仁恩  
已上行既如此則其下效之不復為苛虐急刻安者緩於御  
物為政清靖玉上行既如此則其下效之不復為殘暴擾亂於  
此寬仁所以止苛刻安靜所以息暴亂故二后勤行之於  
**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箋云廣單厚肆固靖和也  
之誤也於美乎此成王之德也既光明矣又能厚其心矣為  
之不解倦故於其功終能和安之謂夙夜自勤至於天下太  
平。單都**疏**箋廣當至之誤也。正義曰箋以外傳之訓  
但反注同**疏**與爾雅皆同而釋詁云熙光也肆設也則是

聲相涉而字  
因誤故破之

###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疏**我將十句。正義曰我

之樂歌也謂祭五帝之於明堂以文王配而祀之以今之大  
平由此明堂所配之文王故詩人因其配祭述其事而為此  
歌焉經陳周公成王法文王之道為神祐而保之皆是述文  
王之事也此言祀文王於明堂即孝經所謂宗祀文王於明  
堂以配上帝是也文王之配明堂其祀非一此言祀文王於  
明堂謂大享五帝於明堂也曲禮曰大饗不問卜注云大饗  
五帝於明堂莫適十月令季秋是月也大享帝注云言大享  
者徧祭五帝曲禮曰大饗不問卜謂此也是於明堂有摠祭  
然矣故雜問志云不審周以何月於月令則季秋正可不審  
祭月必有大享之禮明堂是祀天之處知大享當在明堂又  
以孝經言之明堂之祀必以文王為配故知祀文王於明堂  
是大享五帝之時也其餘明堂之祀則法小於此矣玉藻注  
云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論語注云

詩疏十九之三

三

諸侯告朔以羊則天子特牛焉是告朔之在明堂其祭止用特牛此經言維牛維羊非徒特牲而已故知非告朔之祭也雜問志云四時迎氣於四郊祭帝還於明堂亦如之則四時迎氣亦祀明堂但迎氣於郊已有祭事還至明堂不可不為禮耳其盛乃在於郊明堂之祭不過與告朔同也何則堯典說巡守之禮云歸格于藝祖用特牲則迎氣之還其祭亦不是過也明堂亦用特牲矣此之維牛維羊則是祭之大禮故知此祀明堂是大宗五帝非迎氣告朔也此經雖有維牛之文不言其牛之色大宗伯云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注云禮東方以立春謂蒼精之帝禮南方以立夏謂黑精之帝禮西方以立秋謂白精之帝禮北方以立冬謂赤精之帝然則彼稱禮四方者謂四時迎氣牲如其器之色則五帝之牲當用五色矣然則大享五帝雖是施設一祭必周五種之牲國語云禘郊之事則有全烝既惣享五帝明不用一全烝而已論語云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者彼謂告天之祭故用天色之玄與此別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注云祭五帝之神於明堂曰祖宗則明堂之祀武王亦配之矣此唯言祀文王者詩

人雖同祀明堂而作其辭主說文王故序達其意唯言文王耳郊天之祭祭天而以稷配也昊天有成命指說天之命周辭不及稷思文唯言后稷有德不述天功我將我享皆作者之心有異序亦順經為辭此之類也

**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

將大享獻也箋云將猶奉也我奉養我享祭之羊牛

皆充盛肥腍有天氣之力助言神饗其德而右助之○將如字享許丈反徐許亮反右音又注及下同本亦作佑肥腍徒忽反說文云羊疏我將我享○毛以為周公成王之時祀曰肥豕曰腍於明堂言我所美大我所獻薦者維是肥羊維是肥牛也以此牛羊所以得肥者維為上天其佑助之故得無傷病也我周公成王善用法此文王之常道日日用之以謀四方之政維天乃大文王之德既佑助文王於我周公成王之祭又歆饗之也善法文王之常道而得為天所佑我周公成王而今而後其常早起夜臥畏敬天之威怒於是安之言安行文王之道以為常法也○鄭上三句唯一將字別次四句云我周公成王則法象行此文王之常道以日施於天下以治此四方之民維我得受此暇福於文王此文王既佑助我而歆饗之故所以與我暇福也餘同○傳將大享獻○正義曰皆釋詁文○箋將猶至助之○正義曰以



將與享相類當謂致之於神不宜為大將者送致之義故云  
猶奉養謂以此牛羊奉養明神也牛羊充盛肥腩有天氣之  
助有其為天佑助故無病傷桓六年左傳云奉牲以告曰博  
碩肥腩謂其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  
疾癘蠹也謂其備膺威有也彼傳言善於治民不妄勞役民  
之畜產無疾故祭祀之牲得肥明牛羊肥而無疾是天之力  
助天之助人唯德是與故云神饗其德而佑助之維天佑之  
當是佑助於人而已為佑助牛羊者以下句乃云既佑饗之  
則此未是佑人文連牛羊知是佑助牛羊亦饗人之德故  
云燔柴於泰壇祭天用騂犢則明堂祭天亦當用特牛矣而  
得有羊者祭天以物莫稱焉貴誠用犢其配之人無莫稱之  
義自當用太牢也郊特牲云帝牛不吉以為稷牛是配者與  
天異饌明其當用太牢此祀有文武為配於禮得其有羊也  
夏官羊人云釁積共羊牲注云積積柴以祭天有羊牲者彼  
釁在積上明所云積柴非祭天當謂燔燎祀司中司命之等  
有羊也

**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

**右饗之**  
儀善刑法典常靖謀也箋云靖治也受福曰嘏我儀則式象法行文王之常道以日施政于天

下維受福於文王文王既右而饗之  
言受而福之○嘏古雅反毛大也  
**疏**  
傳儀善至靖謀○正義曰皆釋詁文也刑既為法則式不復為法當訓為用毛於嘏字皆訓為大此嘏亦為大也王肅云善用法文王之常道日謀四方維天乃大文王之德既佑助而歆饗之○箋靖治至而福之○正義曰靖治釋詁文特牲少牢皆祝以神辭嘏主人與之以福是受福曰嘏儀者威儀式者法式故以儀式為則象謂則象法行文王之常道也以此能治四方所以蒙佑不宜為謀之故以靖為治謂施於天下也既佑助饗之是釋其所以致我福之意故云言受而福之謂神受其德故降與之福也

**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箋云于於時是也早夜敬天於是得安文

**我將一章十句**

**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

巡守告祭者天子巡行邦國至于方岳之下而封禪也書曰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編于羣神遠行也○巡音旬守手又反本或作狩注同柴土佳反說文

字林作紫行下孟反下出  
行同禪市戰反徧音遍  
也謂武王既定天下而巡行其守土諸侯至于方岳之下乃  
作告至之祭為柴望之禮柴祭昊天望祭山川巡守而安祀  
百神乃是王者盛事周公既致太平追念武王之業故述其  
事而為此歌焉宣十二年左傳云昔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  
干戈明此篇武王事也國語稱周公之頌曰載戢干戈明此  
詩周公作也治天下而使之太平者乃是周公為之得自作  
頌者於時和樂既興頌聲咸作周公採民之意以追述先王  
非是自頌其身故得親為之序不言周公作者頌見天下同  
心歌詠例皆不言姓名經之所陳皆述巡守告祭之事指文  
而言時適其邦是巡守之辭也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是告祭  
之事柴望祭天經不言天百神以天為宗其文可以兼之矣  
○箋巡守至羣神○正義曰此解巡守之名及告祭之意天  
子封建諸侯以為邦國令之為王者守土天子以時往行其  
邦國至於其方岳之下為此告祭而又為封禪禮焉以此故  
有柴望之事也書曰以下堯典文彼說舜受堯禪即位之後  
巡守之事其言柴望與此同故引以證之明此告祭柴望是  
至方岳而祭也所以為此巡守之禮者以諸侯為王者守土  
專制一國告從令行而王者垂帷端拱深居高視一日二日

疏

時邁十五句○正義曰時邁

庶事萬機耳目不達於遠方神明不照於幽僻或將強以陵  
弱恃眾以侵寡擁遏王命寃不上聞而使遠道細民受枉聖  
世聖王知其如是故制為此禮時自巡之大司馬職曰及師  
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注云師謂巡守若會同  
是巡守之禮有伐罪正民之事也堯典說巡守之禮云協時月  
正日同律度量衡王制說巡守之禮云命太師陳詩以觀民  
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不敬者君削以地不孝者君  
黜以爵革制度衣服者為叛叛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地  
進律是其事也王者代天理民今既為天遠行所至不可不  
告五岳地之貴神今既來至其傍又亦不可無禮是故燔柴  
以告天望祭山川自虎通云巡守為祭天何本巡守為天所  
告至也王制注亦云柴祭天告至也云望秩者山川之神望  
其所至以尊卑次秩祭之堯典注云徧以尊卑次秩祭之是  
也言至於方岳之下者每至其方之岳皆為告祭之禮非獨  
東岳而已告祭則四岳皆然其封禪者唯岱宗而已餘岳不  
封禪也聚土曰封除地曰禪變壇言禪神之也封禪必因巡  
守而巡守不必封禪何則雖未太平王者觀民風俗而可以  
巡守其封禪必太平功成乃告成於天非太平不可也又封  
禪者每一代唯一封而已其巡守則唐虞五載一巡守周則  
十二年一巡守以為常非直一巡而已此其所以異也封禪

之見於經者唯大宗伯云王大封則先告后土以外更無封  
文也禮器云因名山升中于天而鳳望降龜龍假雖不言封  
亦是封禪之事故注云升上也中猶成也謂巡守至於方岳  
而燔柴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而太平陰陽和而致象物是  
則功成瑞至然後可以升中明未太平必不可也白虎通云王  
者易姓而起必升封太山何告之義也始受命之時改制應  
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太平也所以必於太山何萬物  
交代之處也必於其上何因高告高順其類也故升封者增  
高也下禪梁甫之山基廣厚也天以高為尊地以厚為德增  
太山之高以報天附梁甫之基以報地明天之所命功成事  
就有益於天地若高者加厚者加厚矣是說封禪之義若  
然巡守不必封禪封禪必待太平則武王之時未封禪矣此  
詩述武王之事而箋云至方岳之下而封禪者廣解巡守所  
為之事言封禪者亦因巡守為之非言武王得封禪也史記  
封禪書云齊桓公欲封禪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甫者七  
十三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乃數十二於周唯言成王  
封泰山禪社首是武王必不封禪其巡守則武王為之以左傳  
之文參之此詩是武王巡守矣白虎通曰何以知太平乃巡  
守以武王不巡守至成王乃巡守其言違詩反傳所說非也  
徧於羣神一句於堯典乃在上文正月上帝受終於文祖之

時云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於山川徧於羣神於二月巡守  
之下唯有望秩於山川而已不言徧於羣神此一句衍字  
也定本集注皆有此一句案王制說巡守之禮亦云柴而望  
祀不言徧羣神也堯典注云羣神丘陵墳衍之屬般序止云  
四岳河海經唯言隄山喬岳不言墳衍丘陵是必不徧羣神  
也其以堯典之文上下相校正月所祭之神多於祭岱之時  
而至岱不禋六宗何知當徧羣神也是由二文相涉後人遂增之耳

時邁其邦昊天其  
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

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

岳岱宗也箋云薄猶甫也甫始也允信也武王既定天下時  
出行其邦國謂巡守也天其子愛之右助次序其事謂多生  
賢知使為之臣也其兵所征伐甫勅之以威則莫不動懼而  
服者言其威武又見畏也王行巡守其至方岳之下來安羣  
神望于山川皆以尊卑祭之信哉武王之宜為君美之也  
右音又注同助也疊徒協反柔如字本亦作濡兩通俱訓安  
也喬音橋鬱本亦作

疏

時邁其邦。正義曰周公以時既  
岳同音岳知音智。太平追述武王之事言武王既定

天下以時行其邦國其出也天行雲轉六軍皆從羣臣賢智各司其職於是乃見昊天其於武王子愛之矣實佑助而次序我周之處始欲我武王以軍威動之莫不動懼而服是威又所畏不假用兵也至於方岳之下其來乃為安寧百神及河與高岳皆次秩祭之武王巡行邦國而使人神得所信乎武王之德如是維宜為天下之君也於此行也明見天之愛我有周使俊父之臣用次序在位多生賢哲令之在官是其子愛之效於此明見之也動之以威莫敢不服武王於是則聚其干戈而納之則韜其弓矢而藏之是由往則震懼故不用之也我武王能如此求有美德之士而任用之其功其大美矣故陳其功狀於是大樂而歌之信哉我武王之德能長安之言能安此大樂之美故歌之也。傳邁行至岱宗。正義曰邁行懷來釋言文震動疊懼喬高釋詁文彼疊作摺音義同釋詁云柔安也某氏引詩云懷柔百神定本作柔集注作濡柔是也言高岳岱宗者以巡守之禮必始於東方故以岱宗言之其實理兼四岳般祀四岳是也謂之岱宗者應劭風俗通云岱始也宗長也万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為五岳長曰虎通云岱者言万物相代於東方也。箋薄猶至美之。正義曰芣苢傳云薄辟箋云薄言我薄其云薄欲如此亦是初

始之義故轉之為甫訓甫為始也允信釋詁文序言巡守故知出行其邦國謂巡守也佑序之文承昊天之下故知亦是昊天助之次序其事下云式序在位故知謂多生賢智使為之臣也時雖無敵可伐但兵行主伐有罪故云其兵所征伐甫動之以威則莫不動懼而服言其威武又見畏謂不但為天所愛復為人所畏故言又也樂記說武王克定天下其兵包以虎皮示不復用則伐紂之後天下即服至於巡守始言莫不服者以王者之為巡守慮有不服之處故美其無不服耳非謂時有叛者見兵乃服也又解巡守之行得有動威之意以王行巡守以軍從故也知者以大司馬云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又曰若大師則掌其戒令泄讒主及軍器上云及師下云若大師則二者之師不同也大師言讒主及軍器是征伐實事則上云及師非征伐也明大師為征伐及師為巡守故及師之下注云師謂王巡守若會同司馬起師合軍以從所以威天下注云師謂王巡守若會同敵不尚武是巡守之禮當師從也言大合軍猶大司樂言大合樂大合樂者編作六代之樂則知大合軍者亦六軍皆行也而雜問志云天子巡守禮無六軍之文者鄭意以巡守必有六軍但禮無正文故云無六軍之文耳天子海內之主安不忘危且云救無辜伐有罪安得無六軍也百神者謂天與

山川之神神以王為主祭之則安故云來安羣神謂望於山  
川堯典云望秩於山川秩者次秩故云皆以尊卑祭之此解  
百神止云山川而已益明序下之箋無徧於羣神也允王  
維后惣上事而歎之故云信哉武王之德宜為君美之也明

### 昭有周式序在位

昭見也王巡守而明見天子有

周家也以其有俊父用次第處位言

此者著天其子愛之右序之效也

俱是見義但以達見遠事謂之為明其昭者大明之狀故云

明矣知未然也昭然不疑言因此巡守知天而今而後常愛

周家其事昭然不復為疑與鄭明見之義同但分而言之耳

○箋明見至之效○正義曰昭見釋詁文也以毛意微申使

易曉故云王巡守而明見天子有周正以俊父之人用次

第處位故也此經二句覆上佑序有周故云言此者著天其

子愛佑序

之效驗也

守而天下咸服兵不復用此又著震疊之效

也○戢側立反夔音羔韜吐刀反復扶又反

曰戢聚釋詁文夔者弓衣一

名韜故內弓於衣謂之韜弓

我求懿德肆于時夏

載戢干戈載櫜弓矢

載戢聚櫜也箋云

載之言則也王巡

守而天下咸服兵不復用此又著震疊之效

也○戢側立反夔音羔韜吐刀反復扶又反

曰戢聚釋詁文夔者弓衣一

名韜故內弓於衣謂之韜弓

我求懿德肆于時夏

載戢干戈載櫜弓矢

載戢聚櫜也箋云

載之言則也王巡

守而天下咸服兵不復用此又著震疊之效

也○戢側立反夔音羔韜吐刀反復扶又反

### 時邁一章十五句

夏大也箋云懿美肆陳也我武王求有美德之士而任用之

故陳其功於是夏而歌之樂歌大者稱夏○肆音四夏戶雅

反下

允王保之

德能長保此時夏之美

疏

傳夏大

曰釋詁文○箋懿美至稱夏○正義曰懿美釋詁文肆者張

設之言故為陳也言求自此求彼之辭故知求美德之士

而用之謂式序在位是武王求而得之也以言陳之於夏故

知夏為樂名又解名為夏之意以夏者大也樂歌之大者稱

夏也思文箋云夏之屬有九與此意相足言由周禮有九夏

知此夏為樂歌也春官鍾師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王夏肆

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陔夏鷺夏注云肆夏繁遏渠皆周

歌有九是九夏之名也彼注引呂叔玉云肆夏繁遏渠皆周

頌也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立謂以文王鹿鳴

言之則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

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然則鄭以九夏別

有樂歌之篇非頌也但以歌之大者皆稱夏耳

### 執競祀武王也

執競其敬反執持

也韓詩云執服也

疏

執競十四句

正義曰執

競其敬反執持

也韓詩云執服也

疏

執競十四句

競詩者祀武王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之時既致太平祀於  
武王之廟時人以今得太平由武王所致故因其祀述其功  
而爲此歌焉經之所陳**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  
皆述武王生時之功也

**康上帝是皇**無競競也烈業也不顯乎其成大功而安  
道者維有武王耳不疆乎其克商之功業言其疆也不顯乎  
其成安祖考之道言其又顯也天以是故美之予之福祿○  
大**疏**或**疏**執競武王○正義曰言有能持強盛之道者  
作天功也豈不顯乎其成安祖考之道實爲顯也由其既  
業實爲強也豈不顯乎其成安祖考之道實爲顯也由其既  
強且顯上天以是之故嘉美之以大福又重述武王強顯得  
福之事武王用彼成安祖考之道故得受命伐紂同有天下  
四方之民而斤斤然其爲周家一代明察之君是其顯而得  
福也又武王之祭宗廟也作鍾鼓之樂其聲和樂嗶嗶然奏  
磬管之音其聲合集鏘鏘然合於禮度當於神明故神下與  
之福衆多而穰穰然下與福豐大而簡簡然於時助祭之人  
又威儀順習反反然其祭之末此羣臣等既醉於酒矣既飽  
於德矣於祭之事終始無違故致福祿復來與之言武王受  
此多福故今得太平是以述而歌之○傳無競至皇美○正

義曰無競反其言故爲競也烈業顯光皇美皆釋詁文又曰  
康安故云成大功而安之大功謂伐紂也安之謂安祖考也  
武王祖考其心冀成王業未就心皆不安武王既伐紂是成  
大功安祖考故云成大功而安之其意與鄭同○箋競強至  
福祿○正義曰競強釋言文時是釋詁文武王大業在於伐  
紂故知維烈是克商之功業也下武云三后在天王配於京  
永言孝思應侯順德故知成安是成安祖考之道也既強顯  
之下乃言天美之與之福祿謂使之肩嗣長遠享國不絕也

**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自彼成康用彼  
成安之道也奄  
同也斤斤明察也箋云四方謂天下也武王用成安祖考之  
道故受命伐紂定天下爲周明察之君斤斤如也○斤紀觀  
反**疏**傳自彼至明察○正義曰訓自爲用故云用彼成安  
以奄爲覆蓋四方同爲已有與傳不異也鄭於闕官玄鳥箋皆  
釋訓文明明斤斤察也此連其明故云明察**鐘鼓嗶嗶**  
**磬筦將將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  
**醉既飽福祿來反**嗶嗶和也將將集也穰穰衆也簡  
簡大也反反難也反復也箋云反

反順習之貌武王既定天下祭祖考之廟奏樂而入音克諧  
神與之福又眾大謂如嘏辭也君臣醉飽禮無違者以重得  
福祿也○噲華彭反徐音皇又音宏注同筦音管本亦作管  
符板反又音販復扶又反同將七羊反注同說文作豎豎行貌穰如羊反反反如字沈  
重也又音服重直用反疏傳將將俱是聲也故言和與  
集謂與諸聲相和與諸樂合集也釋訓云噲噲樂也穰穰福  
也舍人曰噲噲鐘鼓之樂也穰穰衆多之貌也某氏引此詩  
明穰穰是福豐之貌也簡簡大釋訓文李巡曰簡簡降福之  
大也箋以反反為順習之貌傳言反反難者謂順禮習自  
重難也釋言云復反也是反得為復定本作覆○箋武王至  
福祿○正義曰箋以文承奄有之下降福是祭祀之事故知  
是武王既定天下祭祖考之廟也少牢大夫嘏辭尚云受祿  
于天宜稼于田天子嘏辭致福固宜眾且大矣故云謂如嘏  
辭也祭義說祭祀之禮主人慤而趨賓客則濟濟漆漆然則  
威儀反反是即祭者之容也既醉既飽文在反反之下故知  
謂羣神醉飽也祭末旅酬下及羣臣故有醉飽之義即既醉  
所云醉酒飽德是也此時祭之末節人多倦而違禮故美其  
禮無違者以重得福祿即經之來反也此陳祭之事止應一  
降福耳但作者於樂音和集之下以言降福於羣臣既醉之

執競一章十四句

下復言福祿每於一事得禮一言獲福欲見善不虛作福必  
報之為節文之勢故言福祿復來也祭祀宗廟當有酒食之  
饌此不言黍稷牲牢唯云聲樂者詩人意之所言無義例也

思文后稷配天也疏

既已制禮推后稷以配所感之帝祭於南郊既已祀之因述  
后稷之德可以配天之意而為此歌焉經皆陳后稷有德可  
以配天之事國語云周文公之為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  
是此篇周公所自歌與時邁同也后稷之配南郊與文王之  
配明堂其義一也而此與我將序不同者我將序主言文王饗其  
祭祀不說文王可以配上帝故云祀文王於明堂此篇主說  
后稷有德可以配天不說后稷饗其祭祀故  
言后稷配天由經文有異故為序不同也

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

烝眾也周公思先祖有文德者后稷之功能配天昔堯遭洪  
水黎民阻飢后稷播殖百穀烝民乃粒萬邦作乂天下之人

無不於女時得其中者言反其性。○烝之丞反粒音立阻莊  
呂反難也馬融注尚書作祖云始也艾音刈鄭注尚書五蓋  
反本或作**疏**思文后稷。毛以為周公自言我思先祖之  
反音同。彼上天昔堯遭洪水后稷播殖百穀存立我天下眾民之命  
使眾民無不於爾后稷得其中正言民賴后稷復其常性是  
后稷有大功矣由后稷有穀養民之故天乃遣我武王以所  
來之牟麥正以牟麥遺我者帝意所命用此乃後稷養天下之  
物表記后稷之功欲廣其子孫之國使無疆境於汝今之經  
界言於此今之經界其內不立封疆是命大有天下牢籠九  
服也以是之故陳其久常之功於是夏樂而歌之言后稷功  
為常久永在歌樂故所以配天共食也。○鄭唯以立為粒率  
為循其文義大同。傳極中。正義曰北極以居天之中故  
謂之極是為中之義也傳不解立但毛無破字之理必其不  
與鄭同宜為存立眾民也。箋克能至其性。○正義曰克能  
粒烝眾釋詁文孝經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是后稷  
配天周公為之此詩周公所作故云周公思先祖有文德者  
后稷有此文德故周公思之非謂徧思先祖后稷獨有文德  
也堯典云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是堯遭洪水也又舜

典云帝曰弃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注云阻讀曰阻阻  
厄也時讀曰時始者洪水時眾民厄於飢汝居稷官種蔣百  
穀以救活之是黎民阻飢后稷播殖百穀也益稷云禹曰予  
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烝民乃粒万邦作又注云禹復與稷  
教民種澤物菜蔬難厄之食授以水之眾蠱食謂魚鼈也粒  
米也又養也眾民乃復粒食万國作相養之禮是烝民乃粒  
万邦作也

**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

**常于時夏** 牟麥率用也箋云貽遺率循育養也武王渡  
為烏五至以穀俱來此謂遺我來牟天命以是循存后稷養  
天下之功而廣大其子孫之國無此封竟於女今之經界乃  
大有天下也用是故陳其久常之功於是夏而歌之夏之屬  
有九書說鳥以穀俱來云穀紀后稷之德。貽音夷字又作  
詒同牟並如字字書作麩音同牟字或作夔孟子云夔大麥  
也廣雅云麩小麥麩大麥也疆居良反竟也介音界大也後  
放此夏戶雅反注同遺唯季反下同**疏**傳牟麥率用。正  
澌音仕燎力召反竟音境本或作境**疏**義曰孟子云麩麥  
播種而耰之趙岐注云麩麥大麥也說文云麩周受來牟也  
一麥二麥象其芒刺之形天所來也釋詁云率由自由也由自



俱訓為用故率為用也。箋貽遺至之德。正義曰貽遺釋言文率循育養釋詁文武王渡孟津至以穀俱來皆尚書文大誓云惟四月太子發上祭於畢下至於孟津之上注云孟津地名又云太子發升舟中流白魚入於王舟王跪取出以燎之注云白魚入舟天之瑞也魚無手足象紂無助白者殷正也天意若曰以殷子武王當待無助今尚仁人在位未可伐也得白魚之瑞即變稱王應天命定號也。漢涯也王出於岸上燔魚以祭變禮也又云至於五日有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之為鵬其色赤其聲魄五至以穀俱來注云五日燎後五日而有火為鳥天報武王以此瑞書說曰烏有孝名武王卒父業故烏瑞臻赤周之正穀記后稷之德又禮說曰武王赤烏穀芒應周尚赤用兵王命曰為卒天意若曰須臾紂五年乃可誅之武王即位此時已三年矣穀蓋卒麥也詩云貽我來牟是鄭所據之文也周自后稷以來得穀瑞者唯彼云以穀俱來此言來牟彼云穀至彼此交相證明其事同也太誓止云白魚不言魚之大小中候合符后云魚長三尺赤文有字題之目下授右注云右助也天告以伐紂之意是其助然則目下有此授右之字也而彼授右之下猶有一百二十餘字乃云王維退寫成以二十字魚文消蓋其鱗甲之

上有此字非目下所能容直言出渙以燎不言迴舟蓋在此岸燎也太誓之注不解五至而合符后注云五至猶五來不知為一日五來為當異日也言五至以穀則第五至時乃有穀耳彼穀此牟理當為一故云此謂遺我來牟也又解帝命率育之義天命武王正以是牟麥者循而存記此後稷養天下之功言后稷以穀養天下故命武王以穀存記之也是欲廣大其子孫之國也無此封境於汝今之經界者謂當時經界已廣大萬里於汝此之內使無封疆是乃大有天下之辭也言無此疆爾界者周公自據當時故云此稱天之意故云爾自汝當時之土境也此與時適皆周公所作俱云時夏則以此二者為大功故於樂為大歌也夏之屬有九即鍾師九夏是也書說烏以穀具來云穀以記后稷之德者尚書旋機鈴及合符后皆有此文注云稷好農稼今烏銜穀故云記之也

思文二章八句

清廟之什十篇十章九十五句

臣工之什詒訓傳第二十七

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疏

臣工十五句。正義曰：臣工詩者，諸侯助祭遣於廟也。

侯助祭遣於廟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之時，諸侯以禮春朝，因助天子之祭，事畢將歸，天子戒勅而遣之於廟，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此諸侯來朝行朝享之禮，已終天子饗食燕賜之事，又畢，唯待祭訖而去，故於祭之末，因在廟中遣之。經陳戒諸侯之臣，使助其公事，又戒車右令及時勸農，天子賓敬諸侯，不勅其身，戒其臣亦所以戒諸侯，是其遣之事也。此諸侯助祭是下土諸侯自外來也。振鷺有容，序皆云來此與，烈文不言來者，振鷺有容，經言有容，戾止，主陳其來之意，故序言來助來見此，與烈文王告戒之以事不說其來，但因助祭而戒之，當言其助而已，不須言來也。載見述其始見，故序亦指言始見。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不言其來。

咨來茹

嗟嗟勅之也。工官也。公君也。箋云：臣謂諸侯也。釐其將歸，故於廟中正君臣之禮，勅其諸官卿大夫云：敬女在君之事，王乃平理女之成功，女有事當來謀之。來度之於王，之朝無自專。釐力之反，茹如預反。徐疏：嗟嗟臣工，○正義曰：此周公成音如度，待洛反。下同。朝直遙反。下皆同。

王於祭之末，將遣諸侯，不直戒其身，為其太斥，故戒其卿大夫及車右以警切之。將戒先嗟而後重，重歎以呼之曰：我臣之下，諸官謂諸侯之卿大夫也。汝等皆當敬慎於汝在君之職事，汝能如此，則我王家當平理汝之成功，知其勤惰，亦不忘汝勞。汝若有大事，賞罰當來咨謀。計度於我王之廟，無得自專。欲使諸侯聞之，亦敬其事，而不自專也。又勅其車右以農事，亦嗟而後重，重歎而呼之曰：爾從君之保介，謂車右衣甲之人也。今已是維暮之春矣，汝若歸國，亦有何所求，施於民乎？維汝如何於民之新田，畚田言汝當祭此民之新田，畚田何欲其勸民耕之也？所以令汝勸民耕田者，何於乎美哉？本赤鳥所與俱來之牟麥，以瑞我周家，大受其光明，謂得此牟麥之瑞而為天下所休慶也。此光明之事，乃見於上帝言為上帝所聞知也。至今用以此瑞之故，常有樂歲，遂時和年豐，耕則必獲，是田不可舍汝，可命我眾民合之具汝所用錢，鑄之田器，勤力以事農畝，於久必多鍾刈，宜以此告勸下民，使勤於田事。○傳：嗟嗟至公君。○正義曰：嗟嗟聲將勸而人其代之，皆謂官也。故以工為官，公君釋詁文。○箋：臣至自專。○正義曰：此遣諸侯之歌，勅臣之工使敬君事，故知臣謂諸侯。堯典云：允釐為理之義，故為理也。咨謀釋詁文。茹度釋

詩流七之三

言文又解所以謂諸侯為臣者諸侯來朝天子有不純臣之  
義於其歸故於廟正其為臣之禮明天子以主人之義不純  
臣於諸侯其諸侯之心則當純臣於天子恐彼不知以不純  
為常故於廟中稱之為臣以正臣之禮既正臣禮而君臣分  
定因以示義見事當上逸下勞故勅其下諸官而警切之使  
之敬其君事有大事來謀於王雖呼其臣而戒之實亦戒諸  
侯之身也言諸侯朝天子有不純臣之義者以秋官大行人  
掌大賓之禮與大客之儀注云大賓要服以內諸侯大客謂  
其孤卿然則天子之於諸侯謂之為賓賓者敵主之辭是不  
純臣之義也異義公羊說諸侯不純臣左氏說諸侯者天子  
蕃衛純臣謹案禮王者所不純臣者謂彼人為臣皆非已德  
所及易曰利建侯侯者王所親建純臣也立之間也賓者敵  
主人之稱而禮諸侯見天子稱之曰賓不純臣諸侯之明文  
矣唯鄭據大行人之文以為不純之證也以賓客之文明不  
純臣之義則謂天子與諸侯對為賓主行禮是為不純臣君  
與朝廷之臣行禮饗燕則使人為主諸侯燕其臣使宰夫為  
獻主不與臣對行禮是純臣之大行人又云九州之外謂  
之蕃國世一見注云謂其君為小賓臣為小客小行人云凡  
四方之使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聽其辭見於夷狄君臣  
亦稱賓客則四夷諸侯亦不純臣也此則天子於諸侯之義

耳若諸侯於天子皆純臣矣北山云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皇  
陶謨云萬邦黎獻其惟帝臣是彼於王者皆純臣也書傳周  
公謂越常氏之譯曰德澤不加焉則君子不享其質政令不  
施焉則君子不臣明政令之所及盡為純臣故此所以正臣  
之禮也何知不是臣之與工君臣並勅而以獨勅其卿大  
夫者以下勅保介其文不與臣連是獨勅保介則知此亦獨  
勅其臣不勅其君也且君臣禮絕尊卑不同天子之戒諸侯  
當正尊卑之禮不可使人臣與君並受其命以此知勅臣之工  
不勅臣也諸侯之朝天子必有卿與大夫隨之為介故云勅  
其諸官卿大夫也秋官司儀云諸公相為賓及將幣每門止  
一相及廟唯上相入則諸侯朝天子亦應唯上相入廟耳此  
得卿大夫及車右俱在廟中受勅者彼謂將幣饗食行禮之  
時唯上相入耳此諸侯將歸遣之於廟是召入而戒之非致  
幣之類也敬汝在君之事王乃平理汝之成功謂有大功則  
賜之車服以寵章之若左傳宣十六年晉侯請於王以黻冕  
命士會將中軍襄十九年鄭公孫薑卒范宣子言諸晉侯以  
其善於伐秦晉侯請於王主追賜之大路以行禮是有功王  
平理之事也言來謀於王之廟也且古者大事謀於廟中訪落序  
言來故知來謀於王之廟也且古者大事謀於廟中訪落序  
云嗣王謀於廟國語云謀之廊廟失之中原是大事必謀於

廟也定本集注廟字作廟於義為是

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

求如何新畬 田二歲曰新三歲曰畬箋云保介車右也  
之御間莫晚也周之季春於夏為孟春諸侯朝周之春故晚  
春遣之勅其車右以時事女歸當何求於民將如新田畬田  
何急其教農趨時也介甲也車右勇力之士被甲執兵也  
莫音暮本或作暮注同畬音餘末力對反耜音似措七故反  
夏戶雅反 疏 箋保介至執兵。正義曰此所以勅人也  
被皮寄反 疏 月令準之知保介為車右故即引月令以證  
之盡保介之御間皆月令文彼說天子耕籍田之禮天子親  
載耒耜措置之於參乘之人保介之與御者二人間君之車  
上止有御者與車右二人而已今言保介與御明保介即車  
右也引之者證保介為車右也又明以農事勅車右之意以  
諸侯耕籍勸農則此人與之同車而置田器於其間常見勸  
農之事故勅之也不勅御人偏勅車右者以御人本主於御  
車不主輔君故專勅車右明其衛君車也言保介之御間者  
以人君左載御在中央明其遠君措之故繫於車右因御字  
單言之以便文耒耜不近君而置御右之間者彼注云明已  
勸人非農人故也暮晚者古暮字作莫說文云日在艸黯中

為莫是晚之義也時有三月季為其晚故以周之季春為晚  
春也知非夏之季春者以月令季冬命民修耒耜具田器農  
書稱孟春耕者急發不得於建辰之月方始勸農故知是夏  
之孟春也且此諸侯來朝而遣之若是夏之季春非復朝王  
之月故云諸侯朝周之春以明此為夏之正月也知諸侯之  
朝必以夏之正月者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記周公於  
太廟雜記云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以六月為正譏用七月則  
祭用夏之正月矣故王制注云祭以首時薦以仲月諸侯時  
祭則不禘注云虞夏之制諸侯禘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  
烝則不禘注云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廢一時祭明是朝祭同  
月故廢之也明堂位云夏初秋嘗冬烝天子之禮獨不言春  
祀得不為朝王而闕之故彼注云魯在東方朝必以春或闕  
之以此而言明諸侯之朝皆用孟月可知由孟春耕期既逼  
故勅其車右以其時事即耕田是也汝歸當何求於民言無  
所可求於民唯求其勤力於農耳如新田畬田何如猶奈何  
也當奈此田何王意急其教農以趨時恐時之晚過也更解  
謂車右與保介之義介甲也車右勇力之士被甲執兵故謂  
之保介也月令注云保猶衣也勇力之士衣甲執兵此云被  
彼云衣皆 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  
保之義



以淹為奄故也王肅云奄同也毛於執競之傳以奄為同言同多鏗刈但無傳可據故同之鄭焉

### 臣工一章十五句

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

祈猶禱也求也月令孟春祈穀于上帝夏

則龍見而雩是與。意噫意又作噫同於其反噫音。禱禱丁老反又丁報反見賢遍反雩音于與音餘。八句。正義曰噫嘻詩者春夏祈穀於上帝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之時春郊夏雩以禱求膏雨而成其穀實為此祭於上帝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經陳播種耕田之事是重穀為之祈禱戒民使勤農業故作者因其禱祭而述其農事。箋祈猶至是與。正義曰春官太祝掌六祈之辭以祈福祥求永貞知祈為禱求謂禱請求天降雨以成穀也月令孟春祈穀於上帝及左傳夏則龍星見而雩此二者是此春夏祈穀於上帝之事與以孟春祈穀文與此同以雩者又是為穀求雨之祭故以二者為此祭也龍星見而雩桓五年左傳有其事此引之不言左傳者以月令事在孟春其時月分明故顯言月令左傳之言龍見則時月不明引取其意言夏則非彼成文故不云左傳也言是與者為若不審之辭亦所以足

句也必知雩祭亦是祈穀者月令仲夏大雩帝以祈穀實是雩為祈穀之明文但雩以龍見為之當在孟夏之日為月令者錯至於仲夏失正雩之月故不引之左傳稱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郊雩文連事正當此不并引左傳者又以傳無祈穀之文故月令左傳各取其一也郊特牲云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書傳曰祀上帝於南郊所以報天德然則郊以報天而云祈穀者以人非神之福不生為郊祀以報其已往又祈其將來故祈報兩言也天者至尊之物善惡莫不由之故於此一祭可以為報天可以為祈穀襄七年左傳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故啟蟄而郊郊而後祈是郊為祈穀之事也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止言配天不言祈穀者鄭箴膏肓云孝經主說周公孝以必配天之義本不為郊祈之禮出是以其言不備月令孟春元日祈穀於上帝是即郊天也後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躬耕帝籍是郊而後耕二者之禮獻子之言合是郊天之與祈穀為一祭也案禮記大傳注云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蓋特尊焉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成仰也然則夏正郊天祭所感雩所祭其神不同此序并云祈穀于上帝者以其所郊之帝

亦五帝之一同有五帝之名故一名上帝可以兼之也月令  
孟春祈穀於上帝之下注云上帝大微五帝者亦謂祈穀所  
祭也是大微之一不言祈穀愍祀五帝也春官典瑞云四圭  
有邸以祀天旅上帝注云祀天夏正郊天也上帝五帝所郊  
亦五帝殊言天者尊異之此不殊之者  
非周禮相對之例序者省以便文也  
**噫嘻成王既昭**

**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  
意歎也噫和也成王

噫有所多大之聲也假至也播猶種也噫嘻乎能成周王之  
功其德已著至矣謂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也又能率是主田  
之吏農夫使民耕田而種百穀也。成王如字又于  
況反注同假鄭王並音格沈云毛如字彼皮寄反  
成王。毛以為噫嘻然嗟歎而有所戒勅者成是王事之王  
謂周公成王也此王既已政教光明至於天下德既光明顯  
著如此猶能敬重農事率是典田之官令之教民耕田而種  
百穀典田之官既受率約即告民云我欲得大發汝之私田  
終於三十里欲使各極其望無不墾耕汝等須大發汝所耕  
及時趁農十人維為配耦恐其失時欲令方夫俱作天下  
既已太平尚能重民如此為之祈神殷勤戒勅故美而歌之  
○鄭唯噫嘻二字與駿字別又三十里為一部一吏主之實

有十千之數具說在箋。傳噫歎至王事。正義曰孔子見  
顏淵死曰噫天喪予成湯見四面羅者曰噫盡之矣則噫嘻  
皆是歎聲為歎以勅之傳因其文重分而屬之非訓噫嘻為  
歎勅也此噫嘻猶上篇云嗟嗟耳毛亦以上篇重農嗟嗟而  
勑保介此文類之明亦噫嘻而勑之。箋噫嘻至百穀。正  
義曰以噫嘻之下方美其成王明至而率時農夫乃在下句  
則噫嘻之言未是勑戒故以為有所多大之聲謂作者有所  
哀多美大而為聲以勑之故言噫嘻有所多大之聲假至釋  
詁文彼假作格音義同言既明至亦是君德著明而有所至  
故引尚書以當之光彼四表格于上下堯典文也注云言堯  
德光耀及四海之外至於天地所謂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  
日月齊其明彼說堯德而聖人道同周公成王德亦如之故  
美其能昭假也先言此者人之恒性莫不急於未就惰於已  
成今成王者德既著至而猶尚重農以是而益可美矣故云  
又能率是主田之吏農夫使民耕田而種百穀謂王者率農  
夫教下民也知農夫是主田之吏者以文承成王之下則是  
王者率之若田農之夫非王所親率而釋言云駿農夫也駿  
即幽風小雅及春官籥師所云田駿者也田駿至典田之官  
而爾雅謂之農夫故知 **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  
農夫是主田之吏也

服爾耕十千維耦

三十里言各極其望也箋云駿疾也發伐也亦大服事也使民疾耕發其私田竟三十里者一部一吏主之於是民大事耕其私田萬耦同時舉也周禮曰凡治野田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塗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計此萬夫之地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也相廣五寸二耜為耦一川之間萬夫故有萬耦耕言三十里者舉其成數○浚本亦作駿音峻毛大也鄭云疾也發發伐一本無一發字徑古定反畛之忍反又之入反洫況域反澮古曠反疏傳私民至其望○正義曰毛以此經皆勅反廣古曠反疏傳私民至其望○正義曰毛以此經皆勅井田之間亦當民所耕發而云駿發爾私者上意欲富其民而讓於下欲民之大發私田使之耕以取富故言私而不及公令民知君於已之專則感而樂業故也大田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是民意之先公也此云駿發爾私言不及公主意之讓下也以彼公私相對知此言私對公訓駿為大故云大發其私田也又解正言三十里意終三十里者各極其望謂人目之望所見極於三十每各極望則徧及天下矣三十以極望為言則十千維耦者以萬為盈數故舉之以言非謂三

十里內有十千人也王肅云三十里天地合所之而三十則天下徧此申毛之意也言人目所望三十里而天地合於三十里外不復見之是為極望也○箋駿疾至成數○正義曰釋詁云速疾也駿速也轉以相訓是駿為疾也冬官匠人云一耦之伐伐發地故云發伐也言代者以耜擊伐此地使之發起也亦大服事釋詁文彼亦作奔音義同箋以播厥百穀是王者率約農夫之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是農夫教民之言故云使民疾耕發其私田謂農夫使之也終訓竟也正使之竟三十里者王者之立田官每三十里分為一部令一主田之吏主之也亦謂農夫是也農夫自勅終已境界故指言三十里也亦謂農夫是也農夫自勂終已境界故故云於是民大耕其田萬耦同時舉足而耕也知此三十里為部使一吏主之者以王者率農夫使教民種穀農夫即號令其人令疾發私田終三十里明三十里者此農夫所部之界故知每三十里分為一部使一吏主之公羊傳曰三公者何天子之吏則吏者在官之通稱七月傳云峻田大夫峻即此農夫也三十里而有一吏蓋皆以大夫為之箋又以萬人為耦與三十里大數相應故引周禮以證之所引周禮盡川上有路皆地官遂人丈也彼意言凡治郊外野人之田一夫之間有通水之遂廣深各二尺也此遂上即有一步徑以通



牛馬其十夫有通水之溝廣深各四尺也此溝上即有一徑  
畛以通大車其百夫有通水之洫廣深各八尺也此洫上即  
有一大塗以通乘車其千夫有通水之澮廣丈六尺深丈四  
尺也此澮上即有一通道以容二軌其萬夫有自然之大川  
此川上即有一廣路以容三軌是周禮以萬夫為限與此十  
千相當又計此萬夫之地一夫百畝方百步積萬夫方之是  
廣長各百夫以百乘是萬也既廣長皆百夫夫有百步三  
夫為一里則百夫為三十三里餘百步即三分里之一為少  
半里是此三十三里又少半里也邦廣五寸二邦為耦冬官匠  
人文也此一川之間有萬夫故為萬人對耦而耕此萬人受  
田計之乃三十三里少半里正言三十里者舉其成數也以  
三十里與十千乘其成數正足相充故鄭首尾為一以易傳  
也遂人注云十夫二鄰之田百夫一鄹之田千夫二鄹之田  
萬夫四縣之田遂溝洫澮皆所以通水於川也遂廣深各二  
尺溝倍遂洫倍溝溝廣二尋深二仞徑畛塗道路皆所以通  
車徒於國都也徑容牛馬畛容大車塗容車一軌道容二軌  
路容三軌以南晦圖之則遂從溝橫洫從澮橫九塗而川周  
其外焉是鄭具解五溝五塗之事也以遂人治野田故還據  
遂中鄰里鄹鄘縣而說之四縣為一部計六遂三十縣為七  
部猶餘二部蓋與公邑采地共為部也何者遂人於川上有

路之下云以達於畿鄭云以至於畿則中雖有都鄙遂人盡  
主其地是都鄙與遂同制此法明其共為部也地官序縣正  
每縣下大夫一人鄙師每鄙上士一人鄹長每鄹中士一人  
里宰每里下士一人鄰長五家則一人計四縣有二十鄙百  
鄹四百里二千鄰則鄰長以上合有二千五百二十四人矣  
而云一吏主之者彼謂主民之官與典田者別職其主田之  
吏一部唯一人也遂人注所言遂溝洫澮廣深之數皆冬官  
之文也徑畛塗道路所容於匠人差約而為之耳無正文言  
以南晦圖之遂從溝橫洫從澮橫者以夫間有遂則兩夫俱  
南晦於畔上有遂故遂從也其遂既從則必注於橫者也故  
溝橫也百夫方千步除外畔其間則南北者九遂東西者九  
溝其東西之畔即是洫也從洫必注於橫澮則南北之畔即  
是澮也萬夫方萬步為方千步者百除外畔其間南北者九  
洫東西者九澮其四畔則川周之故云川周其外也如是者  
九則方百里故遂人注又云萬夫者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九  
而方一同也此皆設法耳川者自然之物當逐地形而流非  
於萬夫之外必有大川遶之且  
川者流水不得方折而匝之也

噫嘻一章八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九

十九之二

中庸精義

黃中模栞

毛詩注疏按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昊天有成命

注云天神謂言五帝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言衍字是也

早夜始順天命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始於信順天命又云故知所信順者始信順天命也考

此箋始信乃經之基命傳所云基始命信也故正義云傳訓命為信既有所信必將順之故言早夜始信順天命經中之命已訓為信其言天命鄭自解義之辭故非經中之命也其順上有信字顯然今各本箋中脫者非也又此正義信字今亦刪去見下

天道成命者而稱昊天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上文字浦鏗云夫誤是也

故曰成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鏗云王衍字非也今周語脫王字韋昭注云成成其王命也當成王成其王命也亦誤刪王字

蒼帝非太帝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大誤太是也

中苗與稱堯愛圖書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中下當脫候字盧文弼補之是也生民正義引作稷起注當是鄭據苗與以注稷起耳

故言早夜始順天命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中下當脫信字上下文皆可證

所必信有信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下信字當作事

王上行既如此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王當作已

肆設也

補案設當故字之譌毛本正作故

○我將

謂祭五帝之於明堂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之下當脫神字是也

莫適十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十作卜案所改是也

四時迎氣於四郊祭帝

毛本祭下剝添一字閩本明監本無案此誤補也言帝於文自足南齊書禮志有一字以義添之耳

詩人雖同祀明堂而作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同當因字誤是也

維羊維牛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經義雜記云正義本此今考正義其說是也唐石經與正義本不合未詳其所本經注各本箋皆云我奉養我享祭之羊牛與唐石經合當是一本也

維是肥羊維是肥牛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經義雜記云此非孔氏原本本作維牛維羊前後俱未及盡改是也羊牛字當互換

謂其不疾癘蠹也

明監本毛本蠹誤癘閩本不誤。案集韻有癘字正義以今字易古字耳

左傳祗作蠹

○時邁

徧于羣神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此一句衍字也定本集注皆有此一句云云釋文云徧于音遍段玉裁云司馬彪祭祀志光武封大山刻石文亦有此四字經言秩則包攝徧于羣神在內鄭注云徧以尊卑次秩祭之是也鄭以經文前後詳略互見故引之如此正義非是見尚書撰異中

遠行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同相臺本無此三字案山井鼎云古本無後補入考無者是也此釋文邁行也誤入於注而又譌邁作遠遂不可解當是經注各本始附釋文者不加。為隔故也小字本正如此是其驗矣

國語稱周公之頌曰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公上浦鏗云脫文字是也

除地曰禫

閩本明監本毛本禫作禫案所改是也

而鳳望降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望作皇案所改是也

七十三家

補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三當作二

懷柔百神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釋詁云柔安也某氏引詩云懷柔百神定本作柔集注作濡柔是也釋文云懷柔如字本亦作濡兩通俱訓安也段玉裁云當從集注本作濡見詩經小學

高岳岱宗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岳作嶽案嶽字是也十行本經中皆作嶽字注及正義中多作岳字乃以岳為嶽之別體字而用之以取省也與說文所謂岳為古文者全不相涉盧文弨經典釋文考證牽合之殊誤

而明見天之子有周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周下浦鏗云脫家字是也

○執競

祀武王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此下有注小字本相臺本無考文古本同案山井鼎云此亦釋文混入於注是也

其心冀成王業未就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王業二字是也

釋訓文明明斤斤

補案文當作云

君臣醉飽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正義云此羣臣等既醉於酒矣既飽於德矣又云故知謂羣臣醉飽也祭未旅酬下及羣臣是其本作羣各本作君皆誤考文古本作羣采正義

穰穰眾多之貌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貌當作福

故知謂羣神醉飽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神恐臣誤是也

○思文

黎民俎飢

閩本明監本毛本俎誤阻

俎讀曰阻

閩本明監本毛本俎阻字互誤按此條可證古本尚書十行本最佳處也古文尚書撰異

中詳之

無此疆爾界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界後磨改介案釋文云界音介大也是釋文本此字作介也考

箋無此封竟於女今之經界乃大有天下也云無此封竟於女之經界者說經疆爾也經界之界鄭自解義之辭非經中之介云乃大有天下者訓介為大乃經中之介也正義本亦自不誤故釋文正義初無異說不知者誤認箋中界字為經中介字乃改經耳此唐石經初刻之誤而各本同之者也李善注魏都賦引薛君云介界也然則韓詩讀介為界或相涉而亂耳當據釋文本正之考文古本作介采釋文

白魚躍入于舟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于作王案相臺本非也正義引大誓白魚入

於王舟尚書之文本如此箋以上句有武王故下不更云王耳考文古本于王並有亦采正義而誤

說文云辨周受來牟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辨當作來此引說文來字下文不知者

言無此疆爾界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界當作介此因經注本之誤而改正義耳

○臣工

於王之朝無自專

小字本相臺相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上來朝下云直遙反下皆同謂此箋及

下箋諸侯朝周之春二朝字也正義云定本集注朝字作廟於義為是正義本亦是廟字與釋文不同

言汝當祭此民之新田畬田何

補祭當作奈形近之譌毛本正作奈

耕則必獲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獲當作穫是也

於久必多錙刈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終誤於是也

周公謂越常氏之譯曰

閩本明監本毛本常誤裳

定本集注廟字作廟

閩本明監本毛本上廟作庶案所改非也山井鼎云恐廟字誤是也

曰在艸甲為莫

毛本音莽誤口閩本明監本不誤案此正義自為音之未誤入正文者也

○按此則文理不得不作小字者與前有別

以禘禮記周公於太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記恐祀誤是也

更解謂車右與保介之義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與恐為誤是也

麻黍稷麥豆是也鄭以五行之穀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是也當誤倒是屬

下句讀

非五行當穀

補毛本當作常案所改是也

鋪鐫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云鐫乃豆反或作鐫又引字詁云鐫古字也今作鐫同正義云此云鐫鐫當是其本作鐫

高誘注云耨芸田也

補釋文校勘記通志堂本同盧本田作苗云苗舊作田今依本書改

案此當是陸所引與今本不同改之未是小字本所附

亦作田也○按當云所以芸田也俗人往往刪古書所

以二字

銓獲鐵也

補通志堂本盧本獲作穫案穫字是也

截穎謂之種

補通志堂本盧本種作銓案銓字是也

縛迫也

補毛本也作地案所改是也

也本云垂作耨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劓也作世案所改是也

○噫嘻

噫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意嘻下云意本又作噫同正義引噫天喪予是其本作噫唐石經以下之所本也其實意即噫之古字假借耳當以釋文本為長

當在孟夏之日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日作月案所改是也

夫報天而主曰

補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夫當作大

郊而後祈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祈作耕案所改是也

意歎也

補案此不誤意即噫之古字假借耳毛本改作噫非

嘻和也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和作勑考文古本同案釋文云毛云噫歎也嘻和也是其本作和正義云為歎以勑之因其文重分而屬之非訓噫嘻為歎勑也是其本作勑經注本當出於釋文岳氏古本皆依正義改之

及春官籥師

閩本明監本毛本官誤宮案浦鏗云章誤師是也

田峻至典田之官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至恐主誤是也

駿發爾私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峻本亦作駿音峻毛云大也鄭云疾也正義本是駿字

發伐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發發伐也一本無一發字正義云冬官匠人云一耦之伐伐發地故云發伐也是正義本與一本同考發伐於聲類為至近故用為訓詁無取於疊字也當以正義本為長。按俗有撥字堡字皆謂耕起土也古祇作發作伐淺人謂土曰伐人發之日發故增一發字

竟三十里者一部一吏主之於是民大事耕其私田

小字本同

相臺本者下衍言字閩本明監本此二十字全脫去毛本初刻同後改有案因上文云使民疾耕發其私田復出私田而致誤

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也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上三字誤作二考文古本三字不誤但物觀補遺所載但云三十里無下三字則更誤矣

主意之讓下也補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主當作上

深丈四尺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鐘云六尺誤四尺非也此深二仞七尺曰仞是丈四尺考工匠人鄭遂人注及此正義皆有明文浦不考之甚

以百百乘是萬也閩本明監本毛本下百字作自案所改非也

九塗而川周其外焉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滄誤塗是也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九 十九之三 六五

毛詩周頌 鄭氏箋 孔穎達疏

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二王夏殷也其後杞也宋也○振鷺上之慎反下音

路一名春鋌水鳥也一音盧夏戶雅反杞音起 **疏** 振鷺八句○正義曰振鷺詩者

周公成王之時已致大平諸侯助祭二王之後亦在其中能盡禮備儀尊崇王室故詩人述其事而為此歌焉天子之祭諸侯皆助獨美二王之後來助祭者以先代之後一旦事人自非聖德服之則彼情未適今二王之後助祭得宜是其敬服時王故能盡禮容主之美光益王室所以特歌頌之○箋

二王至杞宋○正義曰樂記稱武王伐紂既下車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故知之也史記杞世家云武王克

殷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於杞以奉夏后氏之祀是杞之初封即為夏之後矣其殷後則初封武庚於殷墟後以叛而

誅之更命微子為殷後書序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作微子之命是宋為殷後成王始命之也樂記武王封

先代之後已言投殷之後於宋者以微子終為殷後作記者



從後錄之其實武王之時始封於宋宋為殷後也樂記注云  
投者舉徙之辭謂微子在殷先有國邑今舉而徙之別封宋  
國也若然僖六年左傳曰許僖公見楚子於武城許男而縛  
衛璧大夫衰經士與禰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  
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禰禮而命之  
使復其所史記宋世家亦云周武王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  
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  
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言復位以還為微子但微園本在  
紂之畿內既以武庚君於畿內則微子不得復封於微也但  
微子自囚以見武王使復其位正謂解釋其囚使復臣  
位不是復封微國也以樂記之文知武王初即封微子於宋  
矣但未知爵之尊卑國之大小耳至成王既殺武庚命為殷  
後當爵為公地方百里至制禮之後當受上公之地更方五  
百里史記以為成王之時始封微子於宋與樂記文乖其說  
非也如樂記之文武王始封夏後於杞而漢書酈食其說漢  
王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主言  
夏殷之滅其後得封耳以伐夏者湯克殷者武故繫而言之  
其意不言湯即封杞武即封宋也王者所以必立二王之後  
者以二代之先受命之祖皆聖哲之君故能克成王業功濟  
天下後世子孫無道喪其國家遂令宗廟絕享非仁者之意

也故王者既行天罰封其支子爵為上公使德行其正朔用  
其禮樂立祖王之廟郊所感之帝而所以為尊賢德崇三統  
明王位非一家之有也故郊特牲曰王者存二代之後猶尊  
賢也尊賢不過二代書傳曰天子存二王之後與已三所以  
通天三統立三正鄭駁異義云言所存二王之後者命使郊  
天以天子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此之謂  
通天三統是言王者  
立二王後之義也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  
興也振振羣飛貌鷺白鳥也雝澤也客二

**止亦有斯容**  
興也振振羣飛貌鷺白鳥也雝澤也客二  
得其處也興者喻杞宋之君有絜白之德來助祭於周之廟  
得禮之宜也其至止亦有此容言威儀之善如鷺然○處昌  
慮**疏**振鷺于飛○正義曰言有振振然絜白之鷺鳥往飛  
反**疏**也其往飛則集止於西雝之澤色絜白之水鳥而集  
於澤誠得其處也以興有威儀之杞宋往行也其往而行則  
來助祭於有周之廟美威儀之人臣而助祭王廟亦得其宜  
也此鷺鳥之色有絜白之容我客杞宋之君其來至止也亦  
有此絜白之容非但其來助祭有此姿美耳又在於彼國國  
人皆悅慕之無怨惡之者今來朝周人皆愛敬之無厭依  
之者猶復庶幾於善風夜行之以此而能長終美譽言其善

於終始為可愛之極也。傳振振至之後。正義曰此鳥名  
鷺而已振與鷺連即言于飛魯頌之言振振鷺故知振振羣  
飛貌也言鷺白鳥者以言亦有斯容則義取潔白故云白鳥  
也以鷺是水鳥明所往為澤故知離澤也謂澤名為離故箋  
云西離之澤也明在作者之西有此澤言其往嚮彼耳無取  
於西之義也序言二王之後故知客二王之後客者敵主之  
言諸侯之於天子雖皆有賓客之義但先代之後時王偏所  
尊敬特謂之客昭二十五年左傳云宋樂大心曰我於周為  
客臯陶謨曰虞賓在位此及有瞽皆云我客有客之篇以微  
子為客皆以二王之後特稱賓客也。箋白鳥至鷺然。正  
義曰以此詩美其助祭明以在澤喻在廟取其得所為義也  
以鷺鳥之白與客之威儀前云潔白之德即鷺鳥之容也以  
上言飛往西離喻其嚮京而朝而其容之美未見故又云亦  
有斯容明上句與喻之中亦有潔白之義故云杞宋之君有  
潔白之德也言威儀之善  
如鷺然正謂潔白是也  
在彼無惡在此無斃庶  
箋云在彼謂居其國無怨惡之者  
在此謂其來朝人皆愛敬之無厭  
之者永長也譽聲美也。  
數音亦厭也厭於艷反

幾夙夜以永終譽

箋云在彼謂居其國無怨惡之者  
在此謂其來朝人皆愛敬之無厭

振鷺一章八句

豐年秋冬報也

報者謂嘗也。豐年七句。正  
也。豐年弓反。義曰豐年詩者

秋冬報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之時致太平而大豐熟秋  
嘗烝報祭宗廟詩人述其事而為此歌焉經言年豐而多獲  
黍稻為酒醴以進與祀是報之事也言烝畀祖妣則是祭  
於宗廟但作者主美其報故不言祀廟耳不言祈而言報者  
所以追養繼孝義不祈於父祖至秋冬物成以為鬼神之助  
故歸功而稱報亦孝子之情也作者見其然而主意於報故  
此序特言報耳其時則不然故那與烈祖實為烝嘗而序稱  
為祀以義不取於報故也其天地社稷之神雖則常祭謂之  
祈報故噫嘻載芟良耜之等與宗廟異也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  
萬億及秬  
豐大稌稻也廩所以藏盛之穗也數萬至  
萬億及秬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秬箋云豐年大有年也  
亦大也萬億及秬以言穀數多。稌音杜徐勅古反廩徐力  
錦反又力荏反倉也秬音履反一本作數韓詩曰陳穀曰秬  
也廩盛上音資下音成穗音  
遂數萬色主反下數億同  
為酒為醴烝畀祖妣



而奏之。○瞽音古無目。瞽音直謹反。本疏有瞽十  
或作鼓合乎祖也。本或作合乎太祖治直吏反。疏三句。  
正義曰。有瞽詩者。始作樂而合於太祖之樂歌也。謂周公攝  
政六年。制禮作樂。一代之樂功成而合於諸樂器於太祖之廟  
奏之。告神以知善否。詩人述其事而為此歌焉。經皆言合諸  
樂器。奏之事也。言合於太祖則特告太祖。不因祭祀且告  
餘廟。以樂初成。故於最尊之廟奏之。耳定本集注直云。合於  
祖無太字。此太祖謂文王也。箋王者至奏之。正義曰。王  
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樂記文也。引之者。證此時成功。故作  
樂也。彼注云。功成治定同時耳。功主於王業。治主於教民。然  
則武王雖已克殷。未為功成。故至於太平始功成。作樂也大  
合諸樂而奏之。謂合諸樂器一時奏之。即經所云。執磬祝圍  
簫管之屬是也。知不合諸異代樂者。以序者序經之所陳。止  
說周之樂器。言既備。乃奏是諸器。備集然後奏之。無他代之  
樂。故知非合也。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虞崇  
諸異代樂也。牙樹羽應田縣鼓鞀。有祝圍。瞽樂官也。業大板也。  
業如錫齒或印畫之植者。為虞衡者。為柶崇牙上飾。卷然可  
以縣也。樹羽置羽也。應小鞀也。田大鼓也。縣鼓周鼓也。鞀鞀

牙樹羽應田縣鼓鞀。有祝圍。

瞽樂官也。業大板也。所以飾柶為縣也。捷

鼓也。柶木控也。圍柶也。箋云。瞽瞽也。以為樂官者。目無所見  
於音聲審也。周禮上瞽四十八。中瞽百人。下瞽百六十八。有  
視瞭者。相之。又設縣鼓田。當作鞀。鞀小鼓。在大鼓旁。應鞀之  
屬也。聲轉字誤。變而作田。○虛音巨。應對之。應注同。田毛  
如字。鄭作鞀。音詹。縣音玄。注皆同。鞀字亦作鞀。音桃。祝尺。叔  
反。圍魚。呂反。柶音允。反。鞀音據。植時力反。又直吏反。衡華。盲  
反。卷音權。又起。圓反。鞀音步。兮反。控音苦。江反。柶音。反。瞽音。反。  
蒙有目。瞽而無見也。瞭音了。視瞭有目人也。相息亮反。疏  
有瞽有瞽。○毛以為始作大武之樂。合於太廟之時。有此瞽  
人有此瞽。人其作樂者。皆在周之廟庭矣。既有瞽人。又使人  
為之設其橫者之業。又設其植者之虞。其上刻為崇牙。因樹  
置五采之羽。以為之飾。既有應之小鼓。又有田之大鼓。其鼓  
懸之。虞業為懸鼓也。又有鞀。有祝。有圍。皆視瞭設之。於  
庭矣。既備具。乃使瞽人擊而奏之。又有吹者。編竹之簫。併竹  
之管。已備。舉作之。嗶嗶然。和集其聲。此等諸聲。皆恭敬和諧  
而鳴。不相奪理。先祖之神。於是降而聽之。於時我客二王之  
後。適來至止。與聞此樂。其音感之長。令其成功。謂感於和  
樂。遂入善道也。此樂能感人神。為美之極。故述而歌之。鄭  
唯應田。俱為小鼓。為異餘同。文須如此者。以樂皆瞽人為之  
故。先言有瞽。有瞽於瞽。下言於周之庭。則樂皆在庭矣。周人

初改爲懸故於諸樂先言懸事於虛業言設則祝圍以上皆  
 蒙設文其簫管則執以吹之非所當設於乃奏之下別言備  
 舉助祭之人蓋應多矣獨言我客者以二王之後尊故特言  
 之也。傳瞽樂至圍楬。正義曰周禮瞽矇爲大師之屬職  
 播鞀祝圍簫管弦歌是瞽爲樂官也釋器云大板謂之業是  
 業爲大板也又解業之所用所以飾楬爲懸也懸之橫者爲  
 楬其上加以業所以飾此楬而爲懸設也其形刻之捷業  
 然如鋸齒故謂之業或曰畫之謂既刻又畫之以無明文故  
 爲兩解業卽楬上之楬與楬相配爲一故通解楬虛之體植  
 者爲虛橫者爲楬也知者以春官典庸器冬官梓人及明堂  
 位檀弓皆言楬虛而不言業此及靈臺言虛業而無楬文皆  
 與虛相配楬業互見明一事也名生於體而謂之爲業則是  
 其形捷業宜橫以置懸故知橫者爲楬旣言業所以飾楬則  
 與之爲一據楬定其橫植而業統名焉故不言橫日業也楬  
 業旣橫則虛者自然植矣釋器云木謂之虞郭璞云懸鍾磬  
 之木植者名虛虛旣用木則楬亦木爲之也又知崇牙上飾  
 卷然可以爲懸者靈臺云虛業維樅樅卽崇牙上飾卷然可  
 以爲懸者也繫於業而言維明在業上爲之故與此二文以  
 互言業不言楬也虛者立於兩端楬則橫入於虛其楬之上  
 加於大板則著於楬其上刻爲崇牙似鋸齒捷業然故謂之

業牙卽業之上齒也故明堂位云夏后氏之龍龔虞殷之崇  
 牙注云橫曰龔飾之以鱗屬以大板爲之謂之業殷又於龍  
 上刻畫之爲重牙以掛懸紘是牙卽業之上齒也以其形卷  
 然得掛繩於上故言可以爲懸也言掛懸紘者統謂懸之繩  
 也樹羽置羽者置之於楬虛之上角漢禮器制度云爲龍頭  
 及頤口銜璧壁下有旄牛尾明堂位於崇牙之下又云周之  
 璧龔注云洞人畫繪爲龔載以璧垂五采羽其下樹龔於龔  
 之角上飾鞀多是也知應小鞀者釋樂云大鼓謂之鞀小者謂  
 之應是應爲小鼓也大射禮應鞀在建鼓東則爲應和建鼓  
 應鞀共文是爲一器故知應小鞀也應旣是小田宜爲大故  
 云田大鼓也明堂位云夏后氏之足鼓殷人楹鼓同人懸鼓  
 是周法鼓始在懸故云懸鼓周鼓解此詩特言懸意也若然  
 大射禮者是周禮也其樂用建鼓建鼓則殷之楹鼓也而大  
 射用之者以彼諸侯射禮畧於樂備三面而已故無懸鼓也  
 鞀者春官小師注云鞀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傍耳還自擊  
 是也祝木控圍楬者以樂記有控楬之文與此祝圍爲一故  
 辨之言木控者明用木爲之言祝用木則圍亦用木以木可  
 知而畧之大師注木祝敵也是二器皆用木也臯陶謨云合  
 止祝敵注云祝狀如漆篛中是推合之者投推於其中而撞  
 之敵狀如伏虎背上刻之所以止鼓謂之止釋樂云所以鼓

祝謂之止所以鼓敵謂之籥郭璞云祝如漆箭方二尺四寸  
深一尺八寸中有推柄連底洞之令左右擊止者其椎名也  
敵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組敵刻以木長尺櫟之籥者其名  
也此等形狀蓋依漢之大予樂而知之其柎籥圍敵古今字  
耳○籥瞽矇至作田○正義曰瞽矇相對則目有小異周禮  
謂其官為瞽矇故連言之解以瞽矇為樂官之意以目無所  
見思絕外物於音聲審故也周禮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  
瞽百六十人春官序官文也彼注云命其賢智者以為太師  
小師是以才智為差等不以目狀為異也又解此無目而可  
用者有視瞭者相之又使此視瞭設懸鼓因明設業以下皆  
視瞭設之非瞽自設也春官序於瞽矇之下云視瞭三百人  
則一瞽一視瞭也注云瞭目明者也其職云掌大師之懸凡  
樂事相瞽注云大師當懸則為之相謂扶工是主相瞽又設  
懸也以經傳皆無田鼓之名而田與應連文皆在懸鼓之上  
應者應大鼓則田亦應之類大師職云下管播樂器令奏鼓  
帙注云為大鼓先引是古有名帙引導鼓故知田當為帙是  
應鞀之屬也又解誤為田意帙字以東為聲聲既轉是  
去東唯有中在申字又誤去其上下故變作田也○既備

乃奏簫管備舉嗶嗶厥聲肅雝和鳴先

祖是聽簫云既備者懸也帙也皆畢已也乃奏謂樂作也  
之○嗶嗶肅反又音橫又音皇編薄於反又必繇反史記音  
甫連反字林聲類韻集並布千反錫父清反蜜也又音唐方  
言云張皇也即乾餹也音唐筵疏筵簫編至吹之○正義  
字又作笛同徒歷反併步頂反疏曰釋樂云大簫謂之言  
小者謂之筴李巡曰大簫聲大者言也小者聲揚而小故  
言筴筴小也郭璞曰簫大者編二十三管長尺四寸小者十  
六管長尺二寸一名籥易通卦驗云簫長尺四寸風俗通云  
簫參差象鳳翼十管長二尺其言管數長短不同蓋有大小  
故也要是編小竹管為之耳如今賣餉者所吹其時賣餉之  
人吹簫以自表也史記稱伍子胥鼓腹吹簫乞食吳市亦為  
自表異也方言云餉謂之張皇或云滑餹凡餉謂之餉關東  
之通語也然則餉者鍾之類也管如笛併而吹之謂並吹兩  
管也小師注云管如笛形小併兩而吹之今大予樂官有之  
是也釋樂云大管謂之籥李巡曰聲高大故曰籥籥高也郭  
璞曰管長尺圍寸併漆之  
我客戾止水觀厥成筴云  
有底賈氏以為如篪六孔  
二王之後也長多其成功謂深感於和樂遂入善道終無愆  
過○觀古衍反又如字注同多也樂如字或音洛愆去連反

有瞽一章十三句

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

冬魚之性定春鮪新來薦獻之者謂於宗廟也

○潛在廉反爾雅作潛郭音潛又音岑韓詩云潛魚池小雅作潛時砧反鮪于軌反疏義曰潛詩者季冬薦魚春獻鮪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太平時季冬薦魚於宗廟至春又獻鮪澤及潛逃魚皆肥美獻之先祖神明降福作者述其事而為此歌焉經愬言冬春雜陳魚鮪皆是薦獻之事也先言季冬而後言春者冬即次春故依先後為文且冬薦魚多故先言之冬言季冬春亦春也月令季春薦鮪於寢廟天官漁人春獻王鮪注引月令季春之事是薦鮪在季春也不言季者以季春鮪魚新來正月未有鮪言春則季可知且文承季冬之下從而畧之也冬言薦春云獻者皆謂子孫獻進於先祖其義一也經言以享是冬亦為獻月令季春言薦鮪是冬亦有薦因時異而變文耳冬則眾魚皆可薦故愬稱魚春唯獻鮪而已故特言鮪○箋冬魚至宗廟○正義曰冬魚之性定者冬月既寒魚不行乃性定而肥充故冬薦之也天官庖人注云魚馬水涸而性定則十月已定矣但十月初定季冬始肥取其尤美之時薦之也月令季冬乃

命魚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注云此時魚絜美故特薦之白虎通云王者不親取魚以薦廟故親行非此則不可故隱五年公矢漁於棠春秋譏之是也魯語里革云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罟罟取名魚而嘗之廟言乘冬先肥氣序既移故又取以薦然則季冬孟春皆可以薦魚也韋昭以為薦魚唯在季冬國語云孟春者誤案月令孟春獺祭魚則魚肥而可薦但自禮文不具無其事耳里革稱古以言不當謬也言春鮪新來者陸機云河南鞏縣東北崖上山腹有穴舊說云此穴與江湖通鮪從此穴而來北入河西上龍門入漆沮故張衡云王鮪岫居山穴為岫謂此穴也然則其來有時以春取而獻之明新來也陸機又云大者為王鮪小者為鮪鮪言王鮪謂鮪之大者也序止言薦獻不言所在故言薦獻之者謂於宗廟也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鮪有鮪鱖鱖鯉漆沮岐周之二水也潛穆也箋云猗與歎美之言也鮪大鯉也鮪鮪也鮪白鱖也鯉鱖音猗於宜反與音余漆音七沮七余反鮪張連反鱖音條鱖音常鯉音偃鯉音里穆素感反舊詩傳及爾雅本並作米傍參小爾雅云魚之所息謂之櫓櫓穆也謂積柴水中令魚依之

止息因而取之也郭景純因改爾雅從小爾雅作木傍參音  
霜甚反又疏廕反又心廩反字林作霖音山沁反義同絡音  
洛爾雅云鮪叔鮪鮪疏美與此漆沮之二水其中有養魚  
乃謙反沈又奴廉反疏其多也我太平王者以獻之先祖以之祀宗廟神明饗之以  
此得大大之福也鄭唯介為助餘同○傳漆沮至潛參以  
正義曰漆沮自幽歷岐周以至豐鎬以其薦獻所取不宜遠  
於京邑故不言幽歷岐周者鎬京去岐不遠故繫而言之其  
實此為潛之處當近京邑釋器云參謂之潛李巡曰今以木  
投水中養魚曰潛孫炎曰積柴養魚曰參郭璞曰今之作參  
者聚積柴木於水中魚得寒入其裏藏隱因以簿圍捕取之  
參字諸家本作米邊爾雅作木邊積柴之義也然則參用木  
不用米當從木為正也潛潛古今字○箋鮪大至鮪鮪○正  
義曰鮪鮪已釋於衛風言白鮪鮪鮪以時驗以享以祀  
而言之也釋魚有鮪郭璞曰今鮪鮪鮪白魚也

**以介景福**箋云介助景大也

潛一章六句

雝禘太祖也

祭名也。疏 雝十六句。正義曰雝者禘太祖之樂歌也謂周  
也。○公成王太平之時禘祭太祖之廟詩人以今之太  
平由此大溫故因其祭述其事而為此歌焉經言祭祀文王  
諸侯來助神明安慶孝子愛予之多福皆是禘文王之事也毛於  
禘禘其言不明唯闕宮傳曰諸侯夏禘則不禘秋禘則不禘  
然則天子亦有禘禘禘禘者皆殷祭蓋亦如鄭三年一禘五  
年一禘也武王以周十二月崩其明年周公攝政稱元年十  
二月小祥二年十二月大祥三年二月禘四年春禘蓋此明  
也若復五年則成王即政之年領之大例皆是元年前事此  
不應獨在五年禘時也鄭以武王十二月崩成王三年二月  
禘周公避流言而出明年春禘於時周公未反時非太平必  
不得為此頌也又明年周公反而居攝是為元年至三年而  
禘五年禘常禘當以夏此即攝政五年之夏禘也然則此禘  
毛以春鄭以夏又不同。箋禘大至文王。正義曰禘大祭  
釋天文嫌祭之最故又辨之云大於四時而小於禘禮記  
祭法禘嘗而郊稷禘謂祭天圓丘也大於四時而小於禘禮記  
所自出禘謂祭感生之帝於南郊也然則圓丘與郊亦為禘  
祭知釋天所云非祭天者以爾雅之文即云釋又祭釋是宗



廟之祭故知禘亦宗廟之禘也但宗廟尚為大祭則郊丘大祭可知故鄭志云禘大祭天人共之是也若然禘既大祭宜大不是過而得小於禘者以四時之外特為此祭大於四時故云大祭但此大祭五年再為一則合聚祭之一則各就其廟故以合祭為禘就廟為禘禘尚大祭禘大可知是舉輕以明重故鄭每云五年再殷祭殷大也謂禘禘二者俱為大祭也禮宜小者禘大者禘而禮禘言三年一禘五年一禘反禘制而禘數者聖人因事見法以天道三年一禘五年一禘據其年端數之故言三年五年耳其實禘禘自相距各五年非禘多而禘少也知禘小於禘者春秋文二年大事於大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禘也毀廟之主陳於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大祖是合祭羣廟之主謂之大事昭十五年有事於武宮左傳曰禘於武公是禘祭一廟謂之有事也禘言大事禘言有事是禘大於禘也知大祖謂文王者以經云假哉皇考又言文武維后是此皇考為天下之人后明非后稷若是后稷則身非天子不得言維后也大祖謂祖之大者既非此祭文王則於禮當諱而經云克昌厥後者以此詩自是四海之人歌頌之聲本非廟中之事故其辭不為廟諱反探得

之後即為經典詩書不諱故无嫌耳  
耳烝民云四方爰發亦此類也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相予肆祀**

相助廣大也箋云雝雝和也肅肅敬也有是來時雝雝然既至止而肅肅然者乃助王禘祭百辟與諸侯也天子是時則穆穆然於進大牡之牲百辟與諸侯又助我陳祭祀之饌言得天下之歡心○相息亮反注同辟音璧君也注同於鄭如字王

**疏**有來雝雝毛以為有是從彼本國而來其顏色雝音烏 雝然而柔而既至止於此則容貌肅肅然而恭敬助祭事者維為國君之諸公於是時天子之容則穆穆然而美言助祭者敬和祭者又美賓主各得其宜又指言助祭之事於我天子薦進大牡之牲其時辟公助祭陳其祭祀之饌言得天下之歡心由大祖德及使之然可嘉美哉君考文王其德彼於後世能安定我之孝子故今為天下所歸是可嘉也皇考徧使之有才智者維天下之人謂皇考行化教之令徧使民智故孝子得安皇考之德又能安及皇天使無三辰之災而有徵祥之瑞以此為天所祐故能昌大其後之子孫令長有天下以今禘祭則皇考又安祐我之孝子得年有秀

詩疏卷之三  
十

眉之壽光大孝子以繁多之福也我孝子非徒為皇考所福  
既見祐助於光明之考亦見祐助於文德之母言武王大妣  
以皇考之故亦祐助孝子也。鄭唯辟為卿士公謂諸侯又  
以介為助為異餘同。傳相助廣大。正義曰釋詁云相助  
勳也俱訓為勳是相得為助廣是寬博亦大之義傳於烈文  
辟公皆斥諸侯無卿士之義則此辟亦非卿士當謂國君諸  
公也故王肅云來助祭者維國君諸公天子穆穆然以美德  
為之王。箋雖離至歡心。正義曰雖離和肅肅敬樂記文  
也和在色敬在心和敬賢者之嘗因未至異文而分之耳其  
實常離肅也以序言禘故云助王禘祭孝子當慤而趨言穆  
穆者以孝子於祖父則為子孫之容若非對神前則可為穆  
穆也言於薦大牲之牲舉其祭時所用楚茨所謂潔爾牛羊  
以往烝嘗或剝或烹之類是助王陳祭祀之饌言其得天下  
之歡心此言肆祀箋以為陳祭祀之饌牧誓云商王受昏弃  
厥肆祀注云肆祀祭名者以祭必肆之故言肆祀尚書指言  
紂之所弃故知祭名此言所助是其為肆故不以為祭名理  
亦相通也

**假哉皇考經學子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

**后** 假嘉也箋云宣徧也嘉哉皇考斥文王也文王之德乃  
安我孝子謂受命定其基業也又徧使天下之人有才

知以文德武功為之君故。假音暇徐古雅。疏傳假加。  
反哲音哲本亦作哲同徧音遍下同知音智。疏正義曰釋  
詁文。箋宣徧至君故。正義曰宣徧釋言文釋詁云皇君  
也此大祖宜為一代始王故知嘉哉君考斥文王也閔予小  
子皇考與皇祖相對故知皇考為武王此則下有烈考為武  
王故知皇考為文王考者成德之名可以通其父祖故也祭  
法云父曰考祖曰王考曾祖曰皇考此與閔予小子非曾  
祖亦云皇考者以其散文取尊君之義故父祖皆得稱之安  
我孝子言其享有天下故知謂受命定其基業述皇考一人  
之德而言文武故知謂文德武功即文王有聲所云文王受  
命有此武功是文王有文有武也並舉文武者文  
以教化武以除暴暴止教興故人皆有才智也。燕及皇

**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

之德安及皇天謂降瑞應無變異也又能昌大其子孫安助  
之以考壽與多福祿。克昌如字或云文王名此禘於文王  
之詩也周人以諱事神不應犯。疏箋繁多至福祿。正義  
詳當音處亮反應應對之應。疏曰昭二十八年左傳曰  
惡直醜正寔繁有徒是繁為眾之義故為多也天之監下作  
為徵祥今言皇考之德能安及皇天故知謂降瑞應也以此

福慶流及後昆故言又能昌大其子孫子孫既蒙其福今祭而得祀故文王之神安我孝子以壽考予之以福祿上言綏予孝子是皇考綏之以覆成上意也既右烈考亦右文母烈考武王也文母大妣也箋云烈光也子孫所以得考壽亦是皇考綏之以覆成上意也既右烈考亦右文母壽與多福者乃以見右助於光明之考與文德之母歸美焉。右音祐下同助也疏傳烈考至大妣。正義曰以大妣音泰下音似文王妣。疏大祖為文王皇考當之矣而別言烈考故知為武王即洛誥所云烈考武王宏朕恭一也彼注以烈為威此箋以烈為光者義得兩通故也文母繼文言之雖大似自有文德亦因文王而稱之也此非頌所主而言之者明時得祐之多故歸美焉

雖一章十六句

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

反下同。疏見載

十四句。正義曰載見詩者諸侯始見武王廟之樂歌也謂周公居攝七年而歸政成王成王即政諸侯來朝於是率之以祭武王之廟詩人述其事而為此歌焉經言諸侯來朝車服有法助祭得福皆為見廟而言故舉見廟以愬之案經載

見辟王謂見成王也又言率見昭考乃是見於武王之廟今序唯言始見於武王廟不言始見成王者以作者美其助祭不美朝王主意於見廟故序符言之但諸侯之來必先朝而後助祭故經始見君王與率見昭考為首引耳武王之崩至於成王即政歷年多矣立廟久矣諸侯往朝之朝已應嘗經助祭於此乃言始見於武王廟者以成王初即位萬事改新成王之於此時親為祭主言諸侯於成王之世始見武王非謂立廟以來諸侯始見也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箋以為朝享之祭則是周之正月朔日也於時始告嗣位不得祭前已受諸侯之朝此詩言既朝成王乃後助祭則與烈文異時也要言始見君王不宜過後淹久蓋以夏之正月來朝即助春祀之祭也四時之祭徧祭羣廟獨言見武王者作者特言昭考其意主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於武王故也。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條革有鶴休有烈光載始也龍旂陽和在軾前鈴在旂上條革有鶴言有法度也箋云諸侯始見君王謂見成王也曰求其章也求車服禮儀之文章制度也交龍為旂條革轡首也鶴金飾貌休者休然盛壯。辟音璧下同鈴音零左傳云錫鑿和鈴昭其聲也央於良反徐音英

儻音條鶴七羊反本亦作鎗同休  
許蚪反又許求反注同賦音式  
王作者美而述之曰此等皆能自求其章謂能內脩諸已自  
求車服禮儀文章使不失法度以此之故其所建交龍之旂  
陽陽然而有文章其在軾之與旂上之鈴央央然而有音  
聲又以儻皮為轡首之革其末以金為飾有鎗然而美此旂  
和鈴革如是休然盛壯而有以光是能自求文章故無所不  
美也既能朝見以禮至於祭時伯又率之以見於明德之考  
謂令入武王之廟使之助祭以致孝子之事以獻祭祀之禮  
以光大我王使得秀眉之壽又敘諸侯之意言此孝享介壽  
之道長我諸侯能安而行之思使我君成王得衆多之福也  
是光明文章之君公能得禮如是我昭考之神乃安此諸侯  
以多福使之皆有光明之德以至於大大謂令傳世無窮長  
為國君也○鄭以介為助辟公謂百辟與諸侯俾緝熙于純  
嘏謂使之皆光明於大嘏之意唯此為異餘同○傳載始至  
法度○正義曰釋詁云哉始也哉載義同故亦為始龍旂者  
旂上畫為交龍故知陽陽言有文章和亦鈴也言在軾前相  
傳為然無正文也釋天云有鈴曰旂李巡曰以鈴著旂端郭  
璞曰懸鈴於竿頭畫交龍於旒是鈴在旂上儻革有鎗鎗為  
革之貌言有法度雖在有鎗之下主為儻革而言其意亦兼

**疏**

載見辟王○毛以為諸侯始來朝而見君

言旂鈴皆有法也○箋諸侯至盛壯○正義曰以辟公文見於下故先言諸侯此詩成王時事故知始見君王謂見成王也曰求其章者將自說其事故言曰以目之作者所稱曰非諸侯自言曰也諸侯謹慎奉法即是自求其章旂鈴是在車之物故知車服禮儀文章制度也交龍為旂春官司常文釋器云轡首謂之革故知儻革轡首也轡用皮革而云有鎗故知鎗為金飾貌即韓奕所云儻革金○率見昭考以孝以厄是也休與烈光連文故為盛壯○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  
昭考武王也享獻也箋云言我皇君也諸侯既以朝禮見於成王至祭時伯又率之見於武王廟使助祭也以致孝子之事以獻祭祀之禮以助考壽之福長我安行此道思成王之多福○**疏**傳昭考武王享○祐音戶福也朝直遙反下篇並同○**疏**獻○正義曰見武王而言昭考故知為武王享獻釋詁文○箋言我至多福○正義曰言我皇君皆釋詁文又上謂諸侯見成王即云率見昭考明是率此諸侯以孝以享是祭祀之事也故知於祭時伯又率之見於武王廟使助祭也以顧命畢公召公為二伯率諸侯故知此亦伯率之也三言以者皆以諸侯為此也以致孝子之事孝子即成王也之事謂祭事諸侯致之謂助

**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

昭考武王也享獻也箋云

行之也以獻祭祀之禮亦是孝子之事但所助非一別言之耳以助壽考之福謂助行其禮使孝子得壽考之福三者相通為一事也長我安行此道敘諸侯之意此道即以孝以享以介眉壽之道也長安行之庶當神明之意思使成王之多福言諸侯之愛成王也  
**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  
王即經之思皇也  
**純嘏**箋云俾使純大也祭有十倫之義成王乃光文百辟與諸侯安之以多福使光明於大嘏之意天子受福曰大嘏辭有福祚之言。卑必爾反本  
**疏**。箋俾使至之言又作俾緝七入反嘏古雅反祚才故反  
**純**。大釋詁文十倫之義者祭統文也彼云夫祭有十倫焉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疏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此之謂十倫引之者解其言俾意以祭祀大而難明有十種倫理之義是為難曉故言使光明之也此光文百辟與諸侯助祭得禮當於神明昭考之神乃安之以多福又使之光明於大嘏之意謂神使之光明之也所以得光明大嘏意者天子受福故曰大嘏嘏辭有福祚之言以諸侯之意思使成王得多福令嘏辭以福予成王是稱滿諸侯之意則諸侯曉解神心故云使之光明之

也俾緝熙是神使辟公光明之則綏以多福是神安辟公以多福非謂安孝子也知天子受福曰大嘏者禮運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是謂大嘏案特牲少牢皆祝以福慶之言告主人謂之嘏故知禮運大嘏是天子受福之事也彼天子與諸侯連文獨言天子者以此天子之事故言天子耳不可謂諸侯不然魯頌曰天錫公純嘏是諸侯亦為大嘏也此經雖無毛傳但毛於辟公皆不言百辟嘏皆為大不為嘏辭則此辟公指謂諸侯純嘏謂大大也。

載見一章十四句

**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而見也。有客二王之後為客也見微子代殷後既受命來朝賢通反序注同緇勃律反又作黜同  
**疏**。義曰有客詩者微子來見於祖廟之樂歌也謂周公攝政二年殺武庚命微子代為殷後乃來朝而見於周之祖廟詩人因其來見述其美德而為此歌焉經之所陳皆說微子之美雖因見廟而歌其意不美在廟故經無廟事為周太平之歌而述微子之美者言王者所封得人即為王者之美故歌之也言見於祖廟必是助祭序不言所祭之名不指所在之廟無得而知之也。

箋成王至而見。正義曰自命微子以上皆書序文彼注云黜殷命謂殺武庚也微采地名微子啓紂同母庶兄也武王投之於宋因命之封爲宋公代殷後承湯祀是也彼言作微子之命所由微子先封於宋但未得爲殷後耳於此時命爲宋公故作此命辭或召來命之或遣使就命史傳無文未可知也要是既受命乃來朝而見也知非此時召來受命見禮廟者以經言亦自其馬敦琢其旅是自國而來之辭若未受命不得已乘白馬明是受命而後乃來與上有替振鷺或亦一時也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妻有且敦琢其**

**旅** 殷尚白也亦亦周也妻且敬慎貌箋云有客有客重言之者異之也亦亦武庚也武庚爲二王後乘殷之馬乃叛而誅不肖之甚也今微子代之亦乘殷之馬獨賢而見尊異故言亦駸而美之其來威儀萋萋且盡心力於其事又選擇衆臣卿大夫之賢者與之朝王言敦琢者以賢美之故王言之。萋七西反且七序反敦都回反徐又音彫琢陞角反重直用反肖音笑駸鄭邦角反又音角雜也

**疏** 有客有客。毛以爲微子來至言我周家今有承先代之客此客亦如我周自乘所尚而白其馬其來則有萋萋然有且且然言能敬慎威儀盡心力於

其事也身既如此又敦琢其從行之徒旅言選擇從者如敦琢玉然是從者皆賢故爲周人所愛有客已一宿又一宿有客經一信復一信至已多日可以去矣我周人授之繫絆以絆其馬愛而留之不欲使去也至於將去王始言餞送之左右之臣又從而安樂之謂與之餞燕厚之無已又歎美微子得爲王者之後用其正朔行其禮樂既有大法則矣神明降與之福則又甚易言有德故易福。鄭唯亦自其馬亦武庚爲異餘同。傳殷尚至慎貌。正義曰解言亦自其馬意以殷尚自故也檀弓曰殷人戎事乘翰翰自色馬雖戎事乘之亦以所尚故自言亦自其馬則是一代所尚宜以代相亦故云亦亦周也萋萋且且承自馬之下則是微子威儀故云敬慎貌。箋有客至言之。正義曰客止一人而重言有客有客是丁寧殊異以尊大之以亦爲亦武庚者此自周人而言有客爲彼此之勢則是據周爲辭不宜反以亦已故爲亦武庚也白馬武庚所當乘乃叛而誅之不肖之甚今微子亦乘殷之白馬不應乘而得乘之獨賢而見尊異故丁寧美大之言亦者駸武庚之惡而反以美之此箋申明易傳之意也既言有客見其乘馬則萋且爲來至之貌故云其來也威儀萋萋且且威儀多之狀故復言之威儀出於心而以力行之故言盡心力於其事也旅是從者之衆敦琢治玉之名人而言

敦琢故為選擇明尊其所往故擇卿大夫之賢者與之朝王  
從亦有士舉卿大夫而士同可知又解人而言敦琢之意以  
其此人賢故以玉言之謂以治玉之事言擇人也釋器云玉  
謂之雕又云玉謂之琢是雕琢皆治玉之名敦雕古今字○  
**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繫以繫其馬**宿一

曰宿再宿曰信欲繫其馬而留之箋云繫絆也周之君臣皆  
愛微子其所館宿可以去矣而言絆其馬意各殷勤○繫陟  
立反絆○**薄言追之左右綏之**箋云追送也於微子去  
音半○**薄言追之左右綏之**王始言餞送之左右之

臣又欲從而安樂之厚之○**疏**傳一宿至曰信○正義曰釋  
無已○餞音賤樂音洛○**疏**訓云有客宿宿再宿也有客  
信信四宿也彼因文重而倍之此傳分而各言之其意同也  
○箋周之至殷勤○正義曰言其所館宿可以去矣是宿宿  
信信之後也古之朝聘留停日數不可得而詳易豐卦初九  
遇其配主雖旬無咎注云初脩禮上朝四四以匹敵恩厚待  
之雖留十日不為咎正以十日者朝聘之禮止於主國以為  
限聘禮畢歸大禮曰旬而稍旬之外為稍久留非常如鄭此  
言似諸侯之朝鄰國其留以十日為限案春秋相朝動經時  
月雖復亂世之法正禮亦應當然又聘禮記曰致饗明日夕

夫人歸禮既致饗則旬而稍於大禮之後每旬而稍稍供其  
芻秣亦非一句即歸且諸侯朝王必待助祭祭前齋猶十  
日明非一句而反但鄭以雖旬之言故云十日為限不必從  
來至去唯十日也故此唯言可以去矣亦不知於信信之後  
幾日乃可去也○箋追送至無已○正義曰追謂已發上道  
逐而送之故以追為送客以王為主故知於微子去王始言  
餞送亦以王意不欲其去故留之以久於是始言餞送之明  
先不言送故稱始也左右之諸臣又從而安樂之亦猶顯父  
餞之與之歡燕以安**既有淫威降福孔夷**注大威則  
樂其心是厚之無已○**既有淫威降福孔夷**注大威則  
云既有大則謂用殷正朔行其禮樂如天子也神與○**疏**傳  
之福又甚易也言動作而有度○易以鼓反下同○**疏**淫  
大威則夷易○正義曰淫大  
夷易釋詁文威則釋言文○

### 有客一章十一句

**武奏大武也**

大武周公作樂所為舞也

**疏**

武七句○

詩者奏大武之樂歌也謂周公攝政六年之時象武王伐紂  
之事作大武之樂既成而於廟奏之詩人觀其奏而思武功

故述其事而作此歌焉經之所陳皆武王生時之功也直言其奏不言其所奏之廟作者雖因奏作歌其意不在於廟故不言廟此與有瞽及酌或是一時之事但作者之意各有主耳。箋大武至為舞。正義曰以王者功成作樂必待太平明堂位云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故知大武是周公作樂所為舞也謂之武者禮器云樂也者樂其所自成注云非樂者緣民所樂於已之功然則以武王用武除暴為天下所樂故謂其樂為武樂武樂為一代大事故歷代皆稱大也於

**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 烈業也箋

云皇君也於乎君哉武王也無疆乎其克商之功業言其疆也信有文德哉武王也能開其子孫之基緒。於音烏注同。疏於皇武王。毛以為於乎可美而君哉者武王也此武為強也所以能致此業而得為強者由於信有文德者之文王以聖德受命能開其後世子孫之基緒故武王繼嗣其述而受之謂復受天命以代紂勝此殷家止於殺人之害以致安定汝武王之大功其盛業如此故象而制樂是以美而歌之。鄭下三句為異言嗣子武王受其業而行之舉兵伐紂勝殷而止其殺人至年老乃定汝之大功言不汲汲誅紂是

其功業之盛故作樂象之。傳烈業。正義曰釋詁文。箋皇君至基緒。正義曰皇君釋詁文臣工於皇箋以為美此為君者以其述伐紂之事是為君之道故也文王**嗣武受**能開子孫之基緒謂受命作周七年五伐皆是也

**之勝殷遏劉者定爾功** 武迹劉殺者致也箋云遏

王之業舉兵伐殷而勝之以止天下之暴虐而殺人者年老乃定女之此功言不汲汲於誅紂須暇五年。遏於葛反者毛音指致也鄭巨移反韓。疏傳武迹至耆致。正義曰武詩音同鄭云惡也汲音急。疏述釋訓文劉殺釋詁文宣十二年左傳引此云耆定爾功者味也其意言致紂於味故以耆為致王肅云致定其大功謂誅紂定天下。箋遏止至五年。正義曰遏止釋詁文曲禮六十曰耆者為老也既言文王開後即云嗣武受之其文相承故以為嗣子武王受文王之業也其勝殷已足殺紂而別言遏劉者則所遏非紂也故以為止天下暴虐而殺人者言天下為眾多之辭謂紂時諸官亦化紂暴虐而殺善人紂身既已被誅此等亦皆貶黜故得止殺人者論語云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謂積世始得去殺此武王纔始伐紂即得止殺人者論語所云謂令天下盡仁不復刑殺此謂遏止其時枉殺人者非止天下之用刑



也年老乃安定汝之功者言武王之意不汲汲於早誅紂也紂惡久矣武王嗣位即應誅之猶尚冀紂變改須待寬暇積年始誅之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武王以八年即位至十三年乃誅紂是須暇五年也多方云維爾商後王逸厥逸天惟降時喪惟聖罔念作狂惟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湯之子孫注云天待暇其終至五年欲使傳子孫五年者文王受命八年至十三年是須暇五年之事也如尚書之言是天須暇紂此箋意以為武王須暇紂者武王知天未喪故亦順天不伐據人事而言亦是武王須暇之也天生此紂故以滅殷下愚不移非可待變而云克念作聖須暇子孫者設教勸誘之言耳易傳者以其美武王能老乃定功不汲汲於誅紂以為不得已而取天下是美之深故易之

### 武一章七句

### 臣王之什十篇十章一百六句

### 閔予小子之什詁訓傳第二十八

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嗣王者謂成王也除武王之喪將始即政朝於

廟也。朝直。疏。閔予小子十一句。正義曰。閔予小子詩。遙反。注同。○者。嗣王朝於廟之樂歌也。謂成王嗣父為王。朝於宗廟。自言當嗣之意。詩人述其事而作此詩。歌焉。此朝廟早晚。毛無其說。毛無避居之事。此朝廟事。武王崩之明年。周公即攝政。成王未得朝廟。且又無政。可謀此欲風夜敬慎。繼續先緒。必非居攝之年也。王肅以此篇為周公致政。成王嗣位。始朝於廟之樂歌。毛意以為攝政之後。成王嗣位之初。俱言嗣王文勢相類。則毛意俱為攝政。之後。成王嗣位之初。有此事。詩人當即歌之也。鄭以為成王除武王之喪。將始即政。則是成王十三周公未居攝於。是之時。成王朝廟。自言敬慎。思繼先緒。訪落與羣臣共謀。敬之則羣臣進戒。文相應和。事在一時。則俱是未攝之前。後至太平之時。詩人追述其事。為此歌也。小。世言懲創。往時則是歸政之後。元年之事。以其居攝之日。抗。世子今始。即政。周之新王。故亦與此為類。稱。王為言計。歲首命諸羣。廟皆朝。此特謀政。故在武王廟也。此篇王所自言。亦是謀政之事。但謀者與人之辭。故下篇言謀。此則獨述王言。故稱為朝且此三篇一時之事。以一人之作。皆因朝廟而有此事。故首篇言朝以冠之。○箋。嗣王至朝於廟。○正義曰。以頌皆成王時事。故知嗣王謂成王。曲。禮云。內

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彼謂祝之所言以告神因其內  
外而異稱此非告神之辭直以嗣續先王稱嗣王耳古者天  
子崩百官聽於冢宰世子以三年之內不言政事此嗣王朝  
廟自謀為政則是即政之事故知除武王喪將始即政朝於  
廟也曲禮稱天子在喪曰予小子若已除喪當為吉稱而經  
言小子在疾為喪中辭者以其服雖除去喪日近又序其在  
喪之事故仍同喪稱言將始即政者始欲即政先朝於廟既  
朝而即聽政故言將也烈文箋云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  
祭祖考告嗣位然則除喪朝廟亦用朝享之禮祭於廟矣序  
不言祭者以作者主述王言其意不在於祭故畧而言朝則  
祭可知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 疾病也箋  
云閔悼傷之言也造猶成也可悼傷乎我小子耳遭武王崩  
家道未成嬛嬛然孤特在憂病之中。嬛其傾反崔本作勞  
疾本又作 **疏** 閔予小子。毛以為成王將泄政而朝於廟  
次音救 **疏** 乃追悼於已過欲自強於未然故感傷而言  
曰困病乎我小子也往日遭此家道之不為言先王既崩家  
事無人為之使已孤特嬛嬛然在於憂病之中賴周公代為  
家事得致太平今將自為政故追述其父於乎可歎美者我  
之君考謂武王也此武王之道長可後世法之能為孝行常

能念此君祖文王上事天下治民以正直之道而行止子行  
父業是能孝也皇考以念皇祖而能同其德行維我之小子  
當早起夜卧敬慎而行此祖考之道止言將不敢懈倦也於  
乎可歎美者我文武之君以道有此德故我當繼其緒業思  
其所行不敢遺忘也由不敢忘故風夜行之。鄭以為周公  
未攝之前成王因廟而感傷言曰可悼傷乎我小子耳今  
遭此家道之不成就此為異餘同。傳閔病至疾病。正義  
曰閔病疾病皆釋詁文造為釋言文言毛意若在歸政之後  
則武王崩已多載今言小子在疚遭家不為追述武王初崩  
之時也言遭家不為謂家事無人為之賴周公為之已得太  
平將欲躬行故上念父祖追述此事為下言發端故王肅云  
病乎我小子乃遭家之不為言先王崩則家事莫為徒嬛嬛  
在憂而病故周公代為家事以致太平傳意或然。箋閔悼  
至之中。正義曰閔者哀閔之辭故為悼傷之言有所造為  
終必成就故造猶成也人之所行死則事廢後主當更造立  
故云家道未成父在則有所依恃無之則已身孤特故云嬛  
嬛孤特在憂病之中易傳者以閔疾並訓為病於文太重孫  
毓云傳以閔為病以造訓為雖義不異於辭不便箋說為長

**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

庭直也箋云茲此也陟降上下也於乎我君考武王長世能  
孝謂能以孝行爲子孫法度使長見行也念此君祖文王上  
以直道事天下以直道治民信無私疏傳庭直。正義曰  
枉。上時掌反又如字孝行下孟反疏釋詁文。箋茲此  
至私枉。正義曰茲此釋詁文又云陟升也釋言云降下也  
故以陟降爲上下也武王身爲孝子耳而云長世是其孝之  
法可後世長行故知謂以孝行爲子孫法度使長見行之也  
文王身爲王矣無人得在其上故爲上以直道事天爲君所  
以牧民故爲下以直道治民即與文王所云文王陟降一也  
以庭止與陟降共文則二者皆用直道故分而屬之直者即  
不私枉之謂故云言無私枉論語云舉直措諸枉  
是枉者不直也禮記曰奉三無私是直者無私

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序緒也  
早敬慎也我小子早夜慎行祖考之道言不敢懈倦也於乎

君王歎文王武王也我繼其緒思其所行不忘也。解音懈  
疏傳序緒。正義曰釋詁文以王世相繼如絲之端緒故  
轉爲緒。箋敬慎至不忘。正義曰敬者必慎故言敬  
慎也以上有皇考皇祖故云慎行祖考之道上文之意言皇  
考自念皇祖非成王念之此言繼緒思不忘宜爲繼武王之

緒思不忘武王耳而以爲兼念文王者以成王美武王能念  
文王明成王亦當念之此文處末可以愬前祖考故知兼念  
也文王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

訪落嗣王謀於廟也謀者謀  
者嗣王謀於廟之樂歌也謂成王既朝廟疏訪落十二句。  
而與羣臣謀事詩人述之而爲此歌焉疏正義曰訪落詩

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  
判渙訪謀落始時是率循悠遠猶道判分渙散也箋云昭  
能遵其道德故於廟中與羣臣謀我始即政以承聖父之業懼不  
循是明德之考所施行故答之以謙曰於乎遠哉我於是未  
有數言遠不可及也艾扶將我就其典法而行之繼續其業  
圖我所失分散者收斂之。艾五蓋反徐音刈判音半反渙  
音疏訪予落止。毛以爲成王始即王政恐不能繼聖父  
與疏之業故於廟中與羣臣謀事汝等當謀我始即政之

詩疏十九之三

事止羣臣對王曰當循是明德之考令效武王所施而為之  
王又謙而若之曰於乎可嗟嘆也此昭考之道悠然而遠哉  
我去之懸絕未有等數言其遠不可及不能循之汝若將我  
就之使我繼此先人之業則先人之道乃分散而去矣言已  
之才不足以繼之也維我小子才智淺短未任統理國家眾  
難成之事所以不能循是昭考也又述昭考之德言武王能  
繼其父文王以直道施於上下又能上下其家之職事謂治  
理羣臣使有次序也美矣我之君考武王能以此文王之道  
自安尊其身是昭考德同文王已不能及欲令羣臣助謀之  
也○鄭唯繼猶判渙謂繼續其業圖我所失分散者而收斂  
之未堪家多難謂年幼未堪以此為異餘同○傳訪謀至渙  
散○正義曰訪謀落始率循時是悠遠猶道皆釋詁文春秋  
莊三年紀季以鄒入于齊左傳曰紀於是乎始判是判為分  
之義也渙然是散之意故為散也王肅云將予就繼先人之  
道業乃分散而去言已才不能繼傳意或然○箋昭明至收  
斂之○正義曰釋詁云昭光也光即明義故為明也釋詁云  
艾歷也歷數也轉以相訓故艾為數猶圖釋言文此篇所述  
皆是王言獨知率時昭考一句為羣臣言者以王方謀於臣  
不得自言率考且於乎悠哉朕未有艾是報若率時昭考之  
言序云謀於廟明此句是臣為君謀也率時昭考猶曰儀刑

文王欲令法效之也就其典法而行之謂就昭考之法也圖  
我所失分散者謂已不能行分張散失者欲令羣臣圖謀而  
收斂聚之以助已也易傳者以謀於羣臣當是求  
臣之助不宜過自謙退言已不堪繼續故易之  
**維予小**

**子未堪家多難**箋云多眾也我小子耳未任統理國  
家眾難成之事必有任賢待年長大

之志難成之事謂諸政有業未平者○難如字  
協韻乃且反任音壬下二篇注皆同長張丈反  
鄭以此篇在居攝之前小恙在致政之後下箋云謂使周公  
居攝時與此異者各準時事而為說故不同也又重解難成  
之事謂諸政教已有基業未得平平亦成也謂若制禮作樂  
營洛之等於時未成也此經雖無傳但毛以此篇為致政之  
後不得言年幼而未堪也當自謂才智淺短而未堪耳言未  
者言已得臣之助則堪也  
**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

箋云紹繼也厥家謂羣臣也繼文  
王陟降庭止之道上下羣臣之職

**皇考以保明其身**王陟降庭止之道上下羣臣之職  
以次序者美矣我君考武王能以此道尊安  
其身謂定天下居天子之位○休許蚘反

**疏**箋紹繼至  
之位○正

義曰紹繼釋詁文以大夫稱家其家謂其羣臣之家故知謂  
羣臣也。上言昭考此言皇考皆斥武王也。武王所繼者文王  
耳。故知繼文王陟降庭止之道。上篇陟降庭止與此文相協  
故全引而說之。上云念茲皇祖此言紹庭上下文義正同。彌  
似一人之作。上下羣臣之職以次序者謂以德詔爵以功詔  
祿隨才任之不失次序也。言尊安其身則以保為安明為尊  
禮運云君者所明注云明猶尊也。以此道尊安其身謂用此  
文王之道以定天下居天子之位是安而且尊也。言此者以  
武王美道如是已欲謀而行之故  
以此事告羣臣令為已謀之也。

訪落一章十二句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

敬之一 疏 敬之十二

曰敬之詩者羣臣進戒嗣王之樂歌也。謂成王朝廟與羣臣謀事羣臣因在廟而進戒嗣王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

陟降厥士日監在茲 顯見士事也。箋云顯光監視也。羣臣見王謀即政之事故因時

戒之曰敬之哉敬之哉天乃光明去惡與善其命吉凶不變  
易也。無謂天高又高在上遠人而不畏也。天上下其事謂轉  
運日月施其所行日月瞻視近在此也。易鄭 疏 敬之敬  
音亦王以政反見賢通反遠于萬反上時掌反 疏 敬之敬  
以為成王既謀於廟羣臣進而戒之曰王當敬其事而行之  
敬其事而行之天之臨下乃光明顯見去惡與善其命吉凶  
不變易哉王無得稱曰此天乃高而又高在上以為不見人  
之善惡而不畏天乃升降以行其事謂轉運日月照臨四方  
日視人其神近在於此不為遠也。王既承其戒答之以謙  
曰維我小子不聰達於此敬之意言已心不能達將欲以  
漸學之。令日有所成就月有所可行且欲學作有光明之事  
於彼光明之人謂賢中之賢乃從之學又大是相克勝之道  
汝等羣臣當示導我以顯明之德行是王求戒之言也。鄭  
唯佛時仔肩一句別義具在箋。傳顯見士事。正義曰顯  
見釋詁文士察也。獄官謂之士者言其能察理眾事是士為  
事之義也。箋顯光至在此。正義曰顯光監視釋詁文以  
此承上篇事相首尾故言羣臣見王謀即政之事故因時戒  
之天乃光明去惡與善謂天道去惡人與善人其事光明不  
暗昧也。其吉凶不可變易謂善則予之吉惡則加之凶此事  
一定終不變易言天之可畏也。天高又高在上言遠人之意

勿以天爲極高謂其不見人之善惡而不畏之言天上下其事謂以日月行於晝夜自上至下照知其事故云轉運日月施其所行日。瞻視其神近在於此故須敬也。天神察物不必以日月而知以人事所見舉驗者言之定本注云無謂天高又高。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

在上。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將行也光廣也佛大也仔肩克也箋云緝熙光明也佛輔也時是也仔肩任也羣臣戒成王以敬之敬之故承之以謙云我小子耳不聰達於敬之意日就月行言當習之以積漸也且欲學於有光明之光明者謂賢中之賢也輔佛是任示道我以顯明之德行是時自知未能成文武之功周公始有居攝之志。佛毛符弗反鄭音彌仔音茲毛云仔肩克也此二字共訓鄭亦同訓此二字云仔肩任也肩古賢反。疏。傳小子至肩克德行下孟反注同浸子鳩反道音導。○正義曰上二

篇亦有小子於是始解者舉下以明上釋言云將送也孫炎曰將行之送是將亦行之義故爲行也以光之照耀所及廣遠故以光爲廣佛之爲大其義未聞釋詁云肩克也直以肩爲克耳傳言仔肩克也則二字共訓爲克猶權輿之爲始箋

亦云仔肩任也雖所訓不同亦二字共義。箋緝熙至之志。○正義曰釋詁云緝熙光也故爲光明鄭讀佛爲輔彌之彌時是釋詁文釋詁云肩勝也卽堪任之義故爲任也敬之者止謂恭敬其事而已言不聰達者敬雖由已隨事而生事有不知無所施敬言不聰達其意也日就謂學之使每日有成就月將謂至於一月則有可行言當習之以積漸也定本集注漸作浸王身當理政事而言學有光明是王意以已不達於政未能卽任其事且欲學作有光明於彼光明之人謂選擇賢中之賢乃從之學以賢者必有光明之德故以光明表賢也身方學之未堪爲政故輔彌是任示導我以顯明之德行欲使輔彌之人示語已也王既謙虛如是是自知未能成文武之功周公於是之時始有居攝之志知者以周公若已居攝則王不得朝廟謀政明於此時未攝政也周公之攝必當有因王自知不堪思任輔彌周公之志宜因此與故於是乃有攝意也若然成王本欲身自爲主委任賢臣及周公居流言復爲疑惑者成王本欲身自爲主委任賢臣及周公居攝乃代之爲主人臣而代天子曠世之所罕聞成王既幼復爲管蔡所惑故致疑也周公不爲臣輔之必攝其政者若使爲臣奉主每事稟承雖可以盡心而不得行意欲制祀作樂非攝不可故不得已而居之也中庸曰非天子不議祀不制

度不考文又曰雖有其德苟无其位不敢  
作礼樂焉周公之攝王政其意在於此也

### 敬之一章十一句

###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九

毛詩注疏卷第十九

中情嘉善王國重音中  
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

黃中棻栞

毛詩注疏校勘記 十九之三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 ○振鷺

宋為殷後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宋當未字誤是也

士輿襯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襯誤襯下同是也

無厭依之者

閩本明監本依作射毛本初刻同刻改作倦案所改是也

前云絜白之德也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前作所案所改是也

### ○豐年

數億至億曰秭

小字本相臺本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數億至億曰秭於今數為然定本集注皆云

數億至萬曰秭釋文云數億至萬曰秭一本作數億至億曰秭考伐檀楚茨傳億字毛用今數則此傳自亦是今數當以正義本為長

以洽百里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洽本或作洽案載楚正義云賓之初筵與豐年皆有以洽百禮  
之文是正義本此作洽與彼二經同也彼二經箋皆云洽合也此無箋者從可知而省裕雖有合義而其字非此之用當以正義本為長

○有警

而合乎祖也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而合乎祖也本或作合乎太祖正義云定本集注直云合

於祖無太字此太祖謂文王也考雍序云禘太祖也鄭云大祖謂文王若此序先云太祖不容鄭不解之正義以彼注云謂文王者傳合於此非也當以釋文定本集注為長

告神以知善否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善作和案所改是也譜正義云以觀其和否是其證

或曰畫之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或曰畫之謂既刻又畫之以無明文故為兩解段玉裁云或曰當作以白字之誤也說文業下云大版也所以飾懸鐘鼓捷業如鋸齒以白畫之象其鉏鋸相承也正用此傳

鞀鞀鼓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下鞀字誤小案正義云鞀者春官小師注云鞀如鼓而小言如鼓而小即不得云小鼓矣釋文鞀下云鞀鞀鼓也通志堂本亦誤改作小

職播鞀祝圉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職下剜添掌字案所補是也

業即拘上之祝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板誤祝是也

加於大板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於當作施形近之譌

以掛懸絃 閩本明監本毛本絃作統案皆誤也當作絃

言掛懸絃者統謂懸之繩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絃誤統案下統字亦絃之誤山井

鼎云案禮記注作絃為是是也

飾鞀多是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禮注鞀作鞀是也

夏后氏之足鼓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鼓足誤倒非也足鼓在商頌傳不盡依



明堂位耳亦載廣雅

中有推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推作推案所改是也下同

所以止鼓之謂止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所以鼓之以止樂之誤是也爾雅疏即取此正作所以鼓之以止樂可證

背上有二十七鉏敵刻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鉏誤敵考爾雅疏浦校是也

蓋依漢之大予樂而知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大予誤天子案下正義引小師注云今

大予樂官有之不誤東都賦曰正予樂李善注引東觀漢記太子樂是也山井鼎據誤本後漢書欲改爲大子非又見爾雅疏

如今賣錫者所吹也

小字本同毛本同相臺本錫作錫閩本明監本同案錫字是也見六經正誤正義中字同釋文亦誤錫

管如箛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箛字又作箛正義引小師注云管如箛形小當是其本作箛字故引後注之箛爲箛也

張皇反

補通志堂本同盧本反作也云舊譌作反今從宋本案正義引方言云錫謂之張皇是張皇即爲錫之別名也字是也小字本所附亦作反非

鍾之類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鍾作鍾案所改是也

長多其成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考文古本上有永長也觀多五字考釋文永觀下云注同當是其本有觀多之訓考文古文采而爲之耳

○潛

謂周公成王太平時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平下剝入之字案所補是也

乃命魚師始漁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漁誤魚是也此與下矢魚互易之誤耳

公矢漁於棠

閩本明監本毛本漁作魚案所改是也此誤與上互易

潛糝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糝作糝案釋文云糝也素感反舊詩傳及爾雅本作米旁參小爾雅云郭景純因改爾雅從小爾雅作木旁參音霜甚

爾雅云云郭景純因改爾雅從小爾雅作木旁參音霜甚反又疏廕反正義云糝字諸家本作米邊爾雅作木邊積柴之義也然則糝用木不用米當從木為正也考正義所謂諸家本者即釋文所謂舊詩傳也爾雅釋文亦云爾雅舊文并詩傳並米旁作是糝字特郭璞所改不可轉依以改詩傳正義所說非也當以釋文本為長

楷糝也

補釋文按勘記通志堂本同盧本糝作糝云糝字舊譌從米旁今改正案所改是也

傳漆沮至潛糝

閩本明監本毛本糝誤糝案此不知正義本作糝而以釋文糝字改之也

○離

神明安慶孝子愛予之多福皆是禘文王之事也

閩本明監

本慶作愛毛本初刻同後剝去予上愛字案十行本孝至也剝添者二字是慶愛二字皆當衍神明安慶孝子五

字為一句

蓋此明也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明作時案所改是也

反採得之後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反作及案所改是也

和敬賢者之嘗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嘗作常案所改是也

嘉哉皇考斥文王也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皇作君案君字是也正義云可嘉

美哉君考文王又云故知嘉哉君考斥文王也是其證閱予小子及訪落皆經言皇考箋言君考也

下音似

補通志堂本音似作同娒釋文按勘記云盧本同娒作音似云舊譌下同娒今從宋本正案考

此宋本謂十行本所附也小字本相臺本所附亦是音似○按舊按非也下同娒不誤古娒姓或作似如潛夫論及漢碑可證此當是鄭箋作大似故陸云下同娒宋本所附乃妄改也大明思齊作大娒則不為音

○載見

儻草有鶴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云鶴七羊反本亦作鎗同正義本是鎗字

曰求其章也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也作者考文古本同案者字是也

如是休然盛壯而有以光

閩本明監本毛本以作顯案所改是也

以助考壽之福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之本毛本考壽作壽考案正義云以助壽考之福壽考是也雍箋考壽字兩見依彼正義亦壽考之誤

思成王之多福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思下有使字考文古本同案有者是也

祝嘏莫敢易其常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常下浦鏜云脫古字是也

○有客

駁而美之

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駁作駁案駁字乃是据牙食虎豹之獸本當作駁取馬色不純之意也後人輒用駁字

既致養則甸而稍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甸誤甸是也

箋云既有大則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山井鼎云古本大下補法字不知據何本也今考此采正義云既有大法則矣而為之耳非有本也

○武

注云非樂者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非作作案所改是也

須暇湯之子孫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湯衍字是也皇矣正義引作須夏之子孫注云夏之言暇此直作暇者以破引之

○閔予小子

計歲首命諸羣廟皆朝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命疑合字譌是也

閔悼傷之言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閔予小子下云鄭云閔傷悼之言正義云可悼傷乎又云

故為悼傷之言標起止云箋閱悼二本不同也

以道有此德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道字當在此字下錯誤耳

信無私枉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故云言無私枉是信字當言字之誤也考文古本作言采正義

言不敢懈倦也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懈作解案解字是也

○訪落

嗣王謀於廟也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朝後改廟案初刻誤也

艾扶將我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艾作女案女字是也正義云汝若將我就之可證考文古本作汝采正義

必有任賢待年長大之志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必作心案心字是也山井鼎云古本後人旁記云必異本作心

○敬之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一本無之字正義云敬之十二句是其本有

無謂天高又高在上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注云無謂天高又高在上如其所言非

為異本當有誤也意必求之或定本仍作高高無又字故正義用注以目之

日月瞻視近在此也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正義云日月視人其神近在於

此又云日日瞻視其神近在於是月字乃涉上而誤耳今閩本以下并正義中盡改為日月誤之甚矣考文古本作日采正義

定本注云天謂天高又高在上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上天字當作无形近之

譌十行本每書無作无當時以為別體字也

言當習之以積漸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集注漸作浸釋文云浸也子鳩反考文

古本作侵山井鼎云侵恐浸誤采釋文正義也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九

十九之四

六

毛詩周頌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小毖嗣王求助也

愆慎也天下之事當慎其小小時而不慎後為禍大故成王求忠臣

早輔助已為政以救患難。音祕難乃且反禍難之難皆同。助已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經言創艾往過戒慎將來是求助之事也。毛以上三篇亦為歸政後事於訪落言謀於廟則進戒求助亦在廟中與上一時之事。鄭以上三篇居攝之前此在歸政之後然而頌之大列皆由神明而興此蓋亦因祭以經文無小字而名曰小毖故解其意此意出於允彼桃蟲翻飛維鳥而來也言早輔助者初嗣王位而即求之是也。早也。子其懲之而愆後患莫予葺蜂自求辛螫。也。愆慎也葺蜂摩曳也箋云懲艾也始者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成王信之而疑周公至後三監叛而作亂周公以王命

詩疏十九之四

一

舉兵誅之歷年乃已故今周公歸政成王受之而求賢臣以  
自輔助也曰我其創艾於往時矣畏慎後復有禍難羣臣小  
人無敢我摩曳謂為誦詐誑欺不可信也女如是徒自求辛  
苦毒螫之害耳謂將有刑誅。懲直升反螫音釋韓詩作辛  
經反爾雅作粵音同峰本又作峯字逢反螫音釋韓詩作辛  
赦救事也摩尺制反本又作掣曳以制反艾音刈字或作忒  
下同創初亮反復扶又疏予其懲而。毛以為成王即政  
於往時而謂管蔡誤已以為創艾故慎彼在後恐更有患難  
汝等羣臣莫復於我掣曳牽我以入惡道若其如是必刑  
誅於汝是汝自求辛毒毒螫之害耳以管蔡誤已尋被誅  
戮故自說懲創戒使勿然既言將欲慎患又說當慎其小惡  
之初始信如彼桃蟲耳為惡不已於後更大似桃蟲翻然而  
飛維為大鳥矣其意言管蔡始則讒毀周公後遂舉兵誅叛  
逆是積小成大言後有此類當小即誅之勿使至大又言求  
助之意以我才智淺薄未任獨當國家多難之事恐我又集  
止於患難以蓼莪之辛苦然故須汝等助我慎之言又者非  
徒多難又集辛苦以此之故求人助已也。鄭於下四句文  
勢大同屬意小異言已所以創於往時者往始之時信以管  
蔡之讒為小如彼桃蟲耳故不即誅之乃叛而作亂為王室

大患如桃蟲翻然而飛維為大鳥矣於時我年幼少未往統  
理國家眾難成之事故使周公攝政即有三監及淮夷作亂  
使我又會於辛苦皆由不慎其小以致使然我今欲慎小防  
患故須汝等助我言已求助之意也。傳莽蜂摩曳。正義  
曰釋訓文孫炎曰謂相掣曳入於惡也彼作粵拿古今字耳  
王肅云以言才薄莫之藩援則自得辛毒孫毓云羣臣無肯  
牽引扶助我我則自得辛毒之毒此二家以蚺蜂為掣曳為  
善自求為王身自求案傳本無此意故同之鄭說。箋懲艾  
至刑誅。正義曰懲與創艾皆嘗有事思自改悔之言此云  
予其懲而明是有事可創故鄭述其創艾之所由管叔及其  
羣弟流言於國成王信之而疑周公金縢有其事也三監叛  
而作亂周公以王命誅之書序有其事也成王五年十五周公  
自東都反而居攝稱元年其年即舉兵東伐至二年滅殷三  
年踐奄叛逆之事始得平定是歷年乃已也既創往時畏慎  
後禍恐其將復如是故戒羣臣小子無敢掣曳我也掣曳者  
從傍牽挽之言是挽離正道便就邪僻故知誦詐誑欺不  
可信若管蔡流言之類也毒螫如**肇允彼桃蟲拚飛**  
彼毒蟲之螫故言謂將有刑誅。肇允彼桃蟲拚飛  
**維鳥**桃蟲也鳥之始小終大者箋云肇始允信也始者  
信以彼管蔡之屬雖有流言之罪如鷦鳥之小不登

詩疏十九之四

二

誅之後反叛而作亂猶鷦之翻飛為大鳥也鷦之所為鳥題  
肩也或曰鷦皆惡聲之鳥。拚芳頰反鷦子消反鳥始小後  
大者疏傳桃蟲鷦至終大。正義曰釋鳥云桃蟲鷦其雌  
也。消反。桃雀也俗名為巧婦鷦小鳥而生鷦者俗語鷦鷦  
云今鷦鷦是也微小於黃雀其鷦化而為鷦故俗語鷦鷦生  
鷦言始小終大者始為桃雀長大而為鷦鳥以喻小惡不誅  
成爲大惡傳言始小終大其文得與鷦同俱毛以周公爲武  
王崩之明年即攝政爲元年時即管蔡流言成王信之周公  
舉兵誅之成王猶尚未悟既誅之後得風雷之變啓金縢之  
書始得周公箋言王意以管蔡流言爲小罪恨不登時誅之  
毛不得有此意耳是其必異於鄭當謂將來之惡宜慎其小  
耳故王肅云言患難宜慎其小是謂將來患難非悔不誅管  
蔡也。箋肇始至之鳥。正義曰肇始允信釋詁文管蔡初  
爲流言成王信之既信其言自然不得誅之今悔於不登時  
誅之者此謂啓金縢後既信周公之心已知管蔡之妄宜即  
執而戮之乃迎周公當時以管蔡罪小不即誅殺至使叛而  
作亂爲此大禍故所以爲創也箋又言鷦之所爲鳥題肩或  
曰鷦皆惡聲之鳥定本集注皆云或曰鷦皆惡鳥也案月令  
季冬云征鳥厲注云征鳥題肩齊人謂之擊征或曰鷹然則

題肩是鷹之別名與鷦不類鷦自惡聲之鳥鷹非惡聲不得  
云皆惡聲之鳥也說文云鷦鷦桃蟲也郭璞云桃蟲巧婦也  
方言說巧婦之名自關而東謂之桑飛或謂之工雀或謂之  
過羸或謂之女匠自關而西謂之桑飛或謂之工雀或謂之  
云即鷦鷦是也請儒皆以鷦爲巧婦與題肩又不類也今箋  
以鷦與題肩及鷦三者爲一其義未詳且言鷦之爲鳥題肩  
事亦不知所出遺諸後賢**未堪家多難子又集于蓼**也我  
于蓼言辛苦也箋云集會也未任統理我國家眾難成之事  
謂使周公居攝時也我又會於辛苦遇三監及淮夷之難也  
音了疏傳堪任至辛苦。正義曰釋詁云堪勝亦任之義  
慎將來則此亦謂將來之事不得與鄭同也當言已才智淺  
短未任國家多難之事既已多難又會辛苦故王肅云非徒  
多難而已又多辛苦是說將來之事對多難爲文蓼辛苦之  
某故云又集於蓼言辛苦也。箋集會至之難。正義曰集  
會釋言文會謂逢遇之也世道未平戰鬪不息於王者爲辛  
苦之事故言又會於辛苦也上以翻飛爲喻謂長惡使成此  
云又集于蓼謂逢其叛逆故上箋言管蔡此箋言三監猶是  
一事但指憶有先後耳言三監及淮夷之難者淮夷之叛亦

三監使然故連言之也

### 小毖一章八句

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

籍田甸師氏所掌王載耒耜所耕之田天子千

畝諸侯百畝籍之言借也借民力治之故疏載芟三十一謂之籍田○芟所銜反除草也甸田見反疏載芟三十一載芟詩者春籍田而祈社稷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太平之時王者於春時親耕籍田以勸農業又祈求社稷使獲其年豐歲稔詩人述其豐熟之事而為此歌焉經陳下民樂治田業收穫引多釀為酒禮用以祭祀是由王者耕籍田祈社稷勸之使然故序本其多穫所由言其作頌之意經則主說年豐故其言不及籍社所以經序有異也月令孟春天子躬耕帝籍仲春擇元日命民人社大司馬仲春教振旅遂以蒐田獻禽以祭社然則天子祈社亦以仲春與耕籍異月而連言之者雖則異月俱在春時故以春揔之祭法云王為羣姓立社曰泰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此二社皆應以春社之但此為百姓祈祭文當主於泰社其稷與社共祭亦當謂泰社社稷焉○箋籍田至籍田○正義曰天官甸師掌耕耨王籍月

令孟春云天子親載耒耜躬耕帝籍是籍田者甸師所掌王所耕也天子千畝諸侯百畝祭義文王親耕者一人獨發三推而已借民力使終治之故謂之籍田也月令說耕籍之事云天子三推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周語說耕籍之事也王耕一發班三之庶人終於千畝韋昭云王無耦以一耜耕班次也三之者下各三其上王一發公三卿九大夫二十七然則每耕人數如周語其推之數如月令則王一人發而三推公三人發各五推卿九人發各九推大夫推數則無文因以三孤并六卿是為九其大夫雖多見相三之數取二十七人為之耳其士蓋八十一人為之耳月令止有卿而章昭兼言大夫明亦宜有士也庶人終於千畝謂甸師之屬徒也天官序云甸師下士一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三十人徒二百人其職云掌帥其屬而耕耨王籍注云其屬府史胥徒也耨芸芋也至以孟春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庶人終於千畝庶人謂徒三百人籍之言借也王一耕之而使庶人芸芋終之是借民者謂借此甸師之徒也王者役人自是常事而謂之借者言此田耕耨皆當王親為之但以聽政治民有所不暇故借人之力以為已功是以謂之借也漢書孝文元年開籍田應邵曰籍田千畝典籍之田臣瓚案景帝詔曰朕親耕后親桑率天下先本不得以假借為稱而鄭以為



借民力者凡言典籍者謂作事設法書而記之或復追述前  
 言號為典法此籍田在於公地歲歲耕墾此乃當時之事何  
 故以籍為名若以事載典籍即名籍田則天下之事無非籍  
 矣何獨於此偏得籍名墾見親耕之言即云不得假借豈籍  
 田千畝皆天子親耕之乎聖王制法為此籍田者萬民之業  
 以農為本五禮之事唯祭為大以天子之貴親執耒耜所以  
 勸農業也祭之所奉必用已力所以敬明神也祭義云天子  
 為籍千畝躬秉耒耜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為醴酪齋  
 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

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疆侯以

除草曰芟除木曰柞畛場也王家長也伯長子也亞仲叔也  
 旅于弟也強強力也以用也箋云載始也隰謂新發田也畛  
 謂舊田有徑路者強有餘力者周禮曰以強予任民以謂閒  
 民今時傭賃也春秋之義能東西之曰以成王之時萬民樂  
 治田業將耕先始芟柞其草木土氣悉達而和耕之則澤澤  
 然解散於是耘除其根株輩作者干耦言趨時也或往之隰  
 或往之畛父子餘夫俱行強有餘力者相助又取傭賃務疾  
 畢已當種也○柞側伯反除木也澤澤音釋釋注同爾雅作

郝音同云耕也郭云言土解也耦五口反芸音云本又作耘  
 除草也畛之忍反徐又音真強其良反有餘力易本又作場  
 音亦長張丈反下同徑古定反閒音蟹  
 閔備音容賃女鳩反烝音證解音蟹  
 耕籍以勸下民祈社而求穀實故其時之民樂治田業於是  
 始芟其所田之草始柞其所田之木待其土氣悉達然後耕  
 之其耕則釋釋然土皆解散又二人相對者有千耦之人其  
 皆耘除此所芟柞草木之根株也其耘之時或往之隰或往  
 之畛其所往之人維為主之家長維處伯之長子維次長之  
 仲叔維眾之子弟維強力之兼士維所以傭賃之人此等俱  
 往畛隰芸除草木盡家之眾皆服勞所以傭賃之人此等俱  
 饋之人即其婦之與士也此農人以其身為苦乃謂饋已  
 為勞思逆而媚其行饗之婦有愛其從來子弟是王化之深  
 務農之至也此農人既去草木根株有畧然而利者其所用  
 之耜以此利耜始耕於南畝之中以種其百畝之穀此穀之  
 種實皆含此當生之活氣故從土中驛驛然其鑽土以射出  
 其土也乃有厭然而特茂者其傑立之苗也厭厭然而長大  
 者其齊等之苗也於是農人則縣縣然用其力庶芸之以此  
 至於大熟則穫刈之濟濟然穗眾而難進有成實而多者其  
 此民之積聚也乃有萬與億而及秭言其多無數也天下豐

熟而此在上稔而取之以為三種之酒以為五齊之醴進予  
先祖先妣又以會聚其百眾之禮而為祭祀此所為之酒醴  
有飶然其氣芬香用之以祭祀為鬼神所嚮為我國家之光  
榮也此所為之酒醴有如椒之馨香用之以祭祀為鬼神降  
福則得年壽與成德之安寧也既治田得穀用之祭祀而使  
鬼神歡悅邦國安寧祭祀得所故能誠感天地心非云此而  
有此謂禎祥之應事未至而先來也心非云今而有今謂嘉  
慶之事不先聞而即至也此乃自古以來當如此言脩德  
行禮莫不獲報非獨於此周時。鄭以俶載為熾蓄熾然入  
地而菑殺其草於南畝之中又以烝畀祖妣為祭祀之禮以  
申宗廟以洽百禮為饗燕之禮以待賓客既言二禮又反而  
為賓所悅為我國家光榮也又其為酒醴有椒之馨香用  
之以祭祀鬼神為鬼神降福則得年壽與成德之安寧也又  
以且為辭以振為古餘同。傳除草至以用。正義曰隱六  
年左傳云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是除草曰芟也  
秋官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是除木曰柞地官遂人云十夫  
有溝溝土有畛則畛謂地畔之徑路也至此而易之主故以  
畛為場信南山云疆場翼翼是也坊記云家無二主主是一  
家之尊故知主家長也主既家長而別有伯則伯是主之長

子也亞訓次也次於伯故知仲叔也不言季者以季幼少宜  
與諸子為類也令旅中兼之旅訓眾也謂幼者之眾即季弟  
及伯仲叔之諸子故云旅子弟也此子弟謂成人堪耕芸者  
若幼則從饗而行下云有依其士是也強謂力能兼人故云  
強強力也以者備質之人以意驅用故云用也。箋載始至  
當種。正義曰此本其開地之初故載為始原隰者地形高  
下之別名隰指連形而言則是未嘗墾發故知謂新發田也  
畛是地畔道路之名故知謂舊田有徑路者強有餘力謂其  
人強壯治一夫之田仍有餘力能佐助他事者也周禮曰以  
強予任民地官遂人云強予謂民有餘力復予之田  
引之以證強有餘力彼民作毗注云強予謂民有餘力復予之田  
則毗民是一故以民言之以謂閑民今時備質者太宰以九  
職任萬民其九曰閑民无常職轉移執事鄭司農云閑民謂  
無事業者轉移為人執事若今時傭力也是有閑民傭賃之  
事也又解之以之意春秋之義能東西之曰以此傭力隨主  
人所東西故稱以也僖二十六年左傳曰凡師能左右之曰  
以左右即東西也彼雖為師發例要以者任其東西故引之  
以證此太平之世而得者閑民者人之才度等級不同自有  
不能存立於世必為人所役者聖人順而任之周禮列於九職是  
雖太平之世必為人所役者聖人順而任之周禮列於九職是

將耕之事云陽氣俱蒸土膏其動韋昭云蒸升也月令孟春  
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注云此陽氣蒸達可耕之候然則土氣  
蒸達者謂陽氣升上達出於是耕之故土得釋釋然而散也  
釋訓云釋釋耕也舍人曰釋釋猶藿藿解散之意言輩作者  
合家盡行輩輩俱作言趨時也千耦謂為耦者千是二千人  
為千耦與十千維耦異也或往之隰或往之畛言其所往皆  
徧也故王肅云有隰則有原言畛新可見美其陰陽和得同  
時就功也及解所以合家俱作之意務疾畢已當種也已猶  
了欲疾耕使畢了故下經而種之有嗜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土  
噴眾貌土子弟也箋云饁饋饁也依之言愛也婦子來饋饁  
其農人於田野乃逆而媚愛之言勸其事勞不自苦○貧勅  
感反饁于輒反饋疏傳貧眾至子弟○正義曰以耘者干  
其愧反饁式亮反疏耦饁者必多故知貧為眾貌土者男  
子之稱而不在耕芸之中宜是幼者行饁故為子弟此經言  
有貧其饁以目之婦士俱是行饁之人七月云同我婦子子  
即此之士也○箋饁饋至自苦○正義曰饁饋釋詁文孫有  
炎曰土野之饋也依文與媚相類媚為愛故知依亦愛也

略其耜傲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畧利也

載當作熾播猶種也實種子也函含也活生也農夫既耘  
除草木根株乃更以利耜熾播之而後種其種皆成好含生  
氣○畧如字字書作耜同傲載毛並如字鄭作熾播下篇同  
函戶南反下篇同熾尺志反盛也蓄側其反種章勇反下其  
種同株疏傳畧利○正義曰釋詁文○箋實種至活生○  
音誅疏正義曰此說初種故知實為種子函者容藏之  
義故轉為含猶人口含之也活者生活驛驛其達有厭  
故為生言種子內含生氣種之必生也

**其傑厭厭其苗絲絲其庶**  
箋云達出地也傑先長者厭厭其苗眾齊等也○驛音亦爾  
雅作釋釋云生也厭於艷反下同絲絲如字爾雅云庶也韓  
詩作民民云眾貌庶表嬌反芸也說文作穠音同云穠耨疏  
鈕田也字林云穠耕不間也方遙反射食亦反長張丈反  
傳達射至庶耘○正義曰苗生達也則射而出故以達為射  
釋訓云驛驛生也舍人曰穀皆生之貌是驛驛其達謂苗生  
達也也厭者苗長茂盛之貌其傑苗之傑者亦是苗也而與  
其苗異文傑謂其中特美者苗謂其餘齊等者二者皆美茂  
故俱稱厭但以齊等苗多重言厭厭耳以二者相涉故傳詳  
其文故云有厭其傑言苗傑然特美也箋申特美之意故云

先長者傑既是先長明厭厭其餘眾苗齊等者庶是芸之別  
名縣縣是庶之貌釋訓云縣縣庶也孫炎曰縣縣言詳密也  
郭璞曰芸不息也王肅云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  
芸者其眾縣縣然不絕也

**億及秭** 濟濟難也箋云難者穗眾難進也有實實成也其  
反又如字注 **疏** 傳濟濟難。正義曰釋訓云濟濟容止也  
同秭音姊 **疏** 在田穫刈不得有濟濟之容但容止濟濟  
者必舉動安舒此刈者以禾稠難進不能速疾故 **為酒為**  
亦以濟濟言之言難者箋申之云穗眾難進也

**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 箋云烝進畀予洽合也進  
以洽百禮謂饗燕之屬。 **疏** 傳百禮言多。正義曰檢定  
烝之丞反畀必二反注同 **疏** 本集注皆無此文有者誤也  
○箋烝進至之屬。正義曰烝進畀予洽合皆釋詩文箋以  
下云有餽有椒重設其文則是二事故分此以當之以洽百  
禮為合聚眾禮其用酒醴者祭禮以外唯饗燕耳故言謂饗  
燕之屬賓之初筵與豐年皆有以洽百禮之文與此同而賓  
之初筵其文之下即云有壬有林林謂諸侯之君故箋以為  
合見百國所獻之禮豐年止言報祭無饗燕之義故箋不為

說則與烝畀祖妣共為祭祀之禮此以有二事故以為饗燕  
之禮皆觀文為義故三者皆異毛既無饗燕之言明皆據祭  
祀與鄭 **有餽其香邦家之光** 餽芬香也箋云芬香之  
不同 其歡心於國家有榮譽。餽蒲即反芬芳也說文 **疏** 傳苾  
云食之香也字又作苾音同一音蒲必反注同 **疏** 芬香  
○正義曰餽者香之氣故為芬香也。箋芬香至榮譽。正  
義曰箋以此充饗燕下充祭祀者以言邦家之光謂國有光  
榮是於賓客之辭也胡考之寧言身得壽考與祭之祝慶萬  
壽無疆義同是於鬼神之神也故知此為饗燕下為祭祀以  
饗燕施於賓客故云得其歡心於國家有榮譽 **有椒其**  
馨祀進於祖妣故云多得福祿於身得壽考 **有椒其**  
**馨胡考之寧** 椒猶餽也胡壽也考成也箋云寧安也  
右。椒子消反徐子料反沈作倣尺叔反云作椒者誤也此  
論釀酒芬香無取椒氣之芳也案唐風椒聊箋云椒之性芬  
芳王註云椒芬芳之物此傳椒猶餽也芬香馨呼庭反 **疏**  
物此正相協無故改字為椒椒始也非芬香馨呼庭反 **疏**  
傳椒猶至考成。正義曰椒是木名非香氣也但椒木之氣  
香作者以椒言香故傳辨之云猶如餽也儋二十三年左傳

詩流九百

曰雖及胡者周書諡法保民者艾曰胡胡為壽也考成匪

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且此也振自也箋云

燕祭祀心非云且而有且謂將有嘉慶禎祥先來見也心非  
云今而有此今謂嘉慶之事不聞而至也言脩德行禮莫不  
獲報乃古而如此所由來者久非適今疏傳且此振自  
時○且七也反又子餘反下同見賢遍反疏○正義曰箋以  
雖有此訓其義與鄭不殊○箋振亦至今時○正義曰箋以  
爾雅有此正訓故易傳以為振亦古也以上陳祭饗二事此  
承上文故云饗燕祭祀直言饗燕祭祀謂為之得其所也  
天下者主於敬待神人接之以禮則人神慶悅至誠感物祥  
瑞必臻故知非且有且非今斯今謂嘉慶禎祥之事非謂其  
有而已有之以言報應之疾也且實語助但今謂今時則且  
亦今時其實是一作者美其事而丁寧重言之耳嘉慶謂王  
者所得美善之實事禎祥謂嘉慶之前先見為徵應者也以  
其分為二文故屬禎祥於上句屬嘉慶於下句但禎祥為嘉  
慶而先見故言將有嘉慶禎祥先來見也以禎祥是事之先  
應故言先來見嘉慶是善之實事故云不聞而至二者意亦  
同也此禎祥嘉慶自天為之享燕之禮得所不謂其至而已

至言脩德行禮莫不獲報乃古又古以來當皆如此非適  
今時美此大平之主能重於農業獲此福慶故歌之也

### 載芟一章三十一句

**良耜秋報社稷也**○耜音似**疏**良耜二十三句○

秋報社稷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太平之時年穀豐稔以為  
由社稷之所祐故於秋物既成王者乃祭社稷之神以報生  
長之功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經之所陳其末四句是報  
祭社稷之事婦子寧止以上言其耕種多獲以明報祭所由  
亦是報之事也經言百室盈止婦子寧止乃是場功畢入當  
十月之後而得言秋報者作者先陳人事使畢然後言其報  
祭其實報祭在秋寧止在冬也本或秋下有**芟芟良耜**  
冬衍字與豐年之序相涉而誤定本無冬字

**倬載南畝播厥百穀實爾斯活**芟芟猶測測也

人測測以利善之耜熾蓄是南畝也種此百穀其種皆成好  
舍生氣言得其時○芟楚側反爾雅云芟芟也郭云言嚴  
利也種**疏**芟芟良耜○毛以為農人以芟芟然利刃善耜  
章勇反詩統十九之四

此當時生之氣故生而漸長農人事而芸之於是來視汝  
之農人者載其方筐及其圍管其筐管所盛以饑者維是黍  
也既饑到田見其農夫所戴之笠維糾然其田器之縛以此  
趙而刺地以薙去茶蓼之草其茶蓼之草既朽敗止黍稷乃  
茂盛止及其成熟乃穫刈之挫挫然為聲既穫訖乃積聚之  
栗栗然眾多所積聚者其大如城雉之峻壯其比迫如櫛齒  
之相次既蹂踐而治之則以開百室一時而納之於是百室  
皆盈滿而多穀粟止婦子皆不行而安寧止天下大熟民安  
如此國家乃殺是特牲之牲有抹然者此牲之角用此牲以  
報祭社稷所以報祭之者以嗣繼其先歲復求其豐年以續  
接其往歲復得以養人又求良善司畜以續古昔之人庶其  
常勤勸農常得豐年也鄭雅倣載為熾蓄為異餘同○傳夏  
夏猶測測○正義曰以夏夏文連夏相則是刃利之狀故猶  
測測以為利之意也釋訓云夏夏相也舍人曰夏夏相入地  
之貌郭璞曰  
言嚴利也  
**或來瞻女載筐及管其饑伊黍其**  
笠伊糾其縛斯趙以薙茶蓼  
笠所以禦暑雨也  
箋云瞻視也有來視女謂婦子來饋者也筐管所以盛黍也  
豐年之時雖賤者猶食黍饋者見戴糾然之笠以田器刺地

薙去茶蓼之事言其勤苦○筐上方反管紀呂反饑式亮  
反笠音立糾居黠反又其皎反縛音博趙徒了反刺也又如  
字沈起了反又徒少反薙呼毛反說文云拔田草也又云或  
作苾引此以苾茶蓼茶蓼上音徒下音了刺七亦反下同盛  
音成去**疏**傳笠所至水草○正義曰笠之為器暑雨皆得  
冠呂反**疏**禦之故兼言也其縛斯趙則趙是用縛之事縛  
是鋤類故趙為刺地也又釋草云薙虞蓼某氏曰薙一名虞  
蓼孫炎曰虞蓼是澤之所生故為水草也蓼是穢草茶亦穢  
草非苦菜也釋草云茶委葉舍人曰茶一名委葉某氏引此  
詩則此茶謂委葉也王肅云茶陸穢蓼水草然則所由田有  
原有隰故並舉水陸穢草○箋瞻視至勤苦○正義曰瞻視  
釋詁文下言婦子寧止明此以為不寧故知有來視汝謂婦  
子來饋者也筐管之下即云饑黍故知筐管所以盛黍也少  
牢特牲大夫士之祭禮食有黍明黍是貴也玉藻云子卯稷  
食菜羹為忌口貶而用稷是為賤也賤者當食稷耳故云豐  
年之時雖賤者猶食黍瞻汝是見彼農人之時而陳其笠其  
縛故知見農人戴糾然之笠以田器刺地薙去茶蓼之草其  
定本集注皆云薙去茶蓼之事言其勤苦與俗本不同**茶**  
**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挫挫積之栗栗其崇如**

詩疏十九之四

十

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

既除而禾稼茂禾稼茂而穀成孰成孰而積聚多如墉也  
如櫛也以言積之高且相比也其已治之則百家開戶  
納之千耦其耘輩作尚眾也一族同時納穀親也百室者  
出必共洫間而耕入必共族中而居又有祭酬合醪之歡  
朽虛有反爛也挫珍粟反積子賜反比毗志反注同櫛側  
瑟反音蒲又音步驟其據反又其畧反合錢飲酒也李巡  
傳挫至墉城○正義曰釋訓云挫挫穫聲也皆取此為說也  
日栗積聚之眾孫炎曰挫挫穫聲也皆取此為說也城之  
與牆俱得為墉但此比高大故為城○箋百室至之歡○正  
義曰周禮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是百室為一族於  
六鄉則一族於六遂則一鄩是鄭以鄉尊於遂故舉鄉言耳  
上篇言千耦此篇言百室雖未必一人作而其文千百不同  
故解其意千耦其芸輩作者尚眾故舉多言也一族同時納  
穀見聚居者相親之意由百室出必共洫間而耕人必共族中  
以百室為親親之意由百室出必共洫間而耕人必共族中  
而居又有同祭酬合醪之歡也故偏言之也遂人云百夫有  
洫故知百室共洫間而耕彼注云百夫一鄩之田制與遂同故得  
法族在六鄉而引彼者小司徒注云鄉之田制與遂同故得

舉鄩之制以言族也祭酬者族師職云春秋祭酬注云酬者  
為人物災害之神也古書酬為步杜子春云當為酬與鬼之  
人職又有冬祭馬步則未知此世所云蠶螟之酬與人鬼之  
步與蓋亦為壇位如雩祭云族無飲酒之禮因祭酬而與其  
民以長幼相酬酢焉鄭於彼雖以酬步為疑而以酬為正故  
此以酬言之蠶螟食穀之蟲害及人物此神能為災害故祭  
以止之因此祭酬聚錢飲酒故後世聽民聚飲皆謂之酬漢  
書每有嘉慶令民大酬五日是其事也彼注云因祭酬而與  
其民長幼相酬即此合醪也禮器云曾子曰周禮其猶醪與  
注云合錢飲酒為醪王居明堂之禮乃命國家醪是也族師  
雖云祭酬不言即為醪飲酒禮記自有醪語不云醪是族法  
鄭知祭酬必有飲酒合醪是族法者以族師上文云月吉則  
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悌睦姻有學者即云春秋祭酬亦如  
之是於祭酬亦無飲酒之禮故知因祭酬明其必為行禮不  
可徒然又以族無飲酒之禮州長於春秋有屬民飲酒與其  
民長幼相酬酢也鄉飲酒之禮州長於春秋有屬民飲酒與其  
序之禮此皆正於國索鬼神而祭祀有屬民飲酒與其  
位之禮此皆正於國索鬼神而祭祀有屬民飲酒與其  
無飲酒之禮明合錢飲酒是族  
師之法故箋以為同族之禮

百室盈止婦子寧止

殺時特牲有抹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黑角曰特社稷之牛角尺以似以續續前歲續往事也箋云抹角貌五穀畢入婦子則安無行饋之事於是殺牲報祭社稷嗣前歲者後求有豐年也續往事者復以養人也續古之人求有良司稿也○特如純反本亦作特抹音蚪復扶又反

**疏**

傳黃牛至往事○正義曰釋畜直云黑牛也某氏亦同黃牛黑角曰特取此傳為說也黃者衆故知黃牛也凡陰用黝生毛之注云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然則社稷用黝以黑而用黃者蓋正祀用黝至於報功以社是土神故用黃色仍用黑角也以經言角辨角之長短故云社稷之牛角尺也王制云祭天地之牛角鬮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無社稷之文卑於宗廟宜與賓客同尺也禮緯稽命徵云宗廟社稷角握此箋不易毛傳蓋以禮緯難信不據以為正也社稷太牢獨云牛者牛三牲為大故特言之以似以續似訓為嗣嗣續俱是繼前之言故為嗣前歲續往歲之事前往也一也皆求明年使續今年據明年而言故謂今年為前往年也○箋抹角至司畜○正義曰此有抹其角與兜觥其觥角弓其觥觥皆與角共文故為角貌以上言其饜是婦子所為此

言寧止遙結上句故知安無行饋之事序云秋報社稷故云於是殺牲以報祭社稷也此為年豐報祭而云更求嗣續故知嗣前歲者復求有豐年也續往者復求以養人也言今歲已有豐年得穀養人求今後歲復然也嗣續一義也豐年養人亦一事故因其異文而分屬之耳甫田云以介我稷黍是求有年也以穀我士女是求養人也續古之人使續往古之末則亦祭求之非人無以續人明求將來之人使續往古之人農事須人唯司畜耳故知求有良司畜謂求善田峻也言得善官教民可以益使年豐故也司畜已所選擇而祭神求之者得賢以否亦是神明所助故因祭求之

良耜一章二十二句

絲衣釋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

諸侯曰釋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周日釋商謂之彤○釋絲衣釋祭之服音亦祭之明日又祭也字書作釋融餘戎反尚**疏**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太平之時祭宗廟之明日又設祭事以尋釋昨日之祭謂之為釋以賓事所祭之尸行之得禮詩人述其事而為此歌焉經之所陳皆釋



祭始末之事也子夏作序則唯此一句而已後世有高子者  
別論他事云靈星之尸言祭靈星之時以人為尸後人以高  
子言靈星尚有尸宗廟之祭有尸必矣故引高子之言以證  
賓尸之事子夏說受聖旨不須引人為證毛公分序篇端於  
時已有此語必是子夏之後毛公之前有人著之史傳無文  
不知誰著之故鄭志答張逸云高子之言非毛公後人著之  
止言非毛公後人亦不知前人為誰也以鄭言非毛公後人  
著之非云詩序本有此文則知鄭意不以此為子夏之言也  
鄭知非毛公後人著之者鄭玄去毛公未為久遠此書有所  
傳授故知毛時有之若是後人著之則鄭宜除去之以此  
明已不去之意以毛公之時已有此言故也高子者不知何  
人孟軻弟子有公孫丑者稱高子之言以問孟子則高子與  
孟子同時趙岐以為齊人此言高子之言蓋彼是也靈星者不知  
何星漢書郊祀志云高祖詔御史令其天下立靈星祠張晏  
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史傳之說靈星  
惟有此耳未知高子所言是此以否○箋釋又至之形○正  
義曰釋又祭釋天文李巡曰釋明日復祭曰又祭知天子諸  
侯同名曰釋以祭之明日者宜入年六月辛巳日祭于太廟  
仲遂于垂壬午猶釋有事謂祭事也以辛巳日祭于太廟  
是魯為諸侯用祭之明日此則天子之禮同名曰釋故知天

子亦以祭之明日也故公羊傳曰釋者何祭之明日也知卿  
大夫曰賓尸者今少牢饋食禮者卿大夫之祭禮也其下篇  
有司徹云若不賓尸注云不賓尸謂下大夫也以言若不賓  
尸是對有賓尸者有司徹所行即賓尸之禮是卿大夫曰賓  
尸案其禮非異日之事故知與祭同日然則天子諸侯謂之  
釋卿大夫謂之賓尸是釋與賓尸事不同矣而此序云釋賓  
尸者釋祭之禮主為賓事此尸但天子諸侯禮小同日為之  
別為立名謂之為釋言其尋釋昨日卿大夫禮小同日為之  
不別立名直指其事謂之賓尸耳此序言釋者是此祭之名  
賓尸是此祭之事故特詳其文也周曰釋商謂之彤者因釋  
又祭遂形釋天以明異代之禮別也彼云周曰釋商曰彤孫  
炎曰彤者亦相尋不絕之意尚書有高宗彤日是其事也

**絲衣其絲載弁俵俵自堂徂基自羊俎牛鼎**  
鼎及鼈絲衣祭服也絲潔鮮貌俵俵恭順貌基門塾之  
謂之鼈箋云載猶戴也弁爵弁也爵弁而祭於王士服也釋  
禮輕使士升門堂視壺濯及盥豆之屬降往於基告濯具又  
視牲從羊之牛反告充已乃舉鼎審告絜禮之次也鼎圖弁  
上謂之鼈○絲孚浮反徐孚不反又音培又音弗載如字又

詩疏十九之四

三

音戴同弁皮變反侏音求恭慎也說文作絳同龔乃代反郭  
音乃龔音茲徐音災郭音才說文作鑑字音茲塾音孰門側  
堂也或音音幕亡歷反本  
亦作龔園音圓弁古奄字  
四句言祭之末初言卑者恭順則當祭尊者可知祭末舉其  
不慢則當祭敬明矣是舉終始以見中舉輕以明重上言於  
祭之前使士之行禮在身所服以絲為衣其色絲然而鮮絜  
在首載其爵色之麻弁其貌侏侏而恭順此絲衣載弁之人  
從門堂之上既視壺濯及邊豆降往於門塾之基告君以濯  
具更視三牲從羊而往牛所以告肥充又發舉其龔鼎及龔  
鼎之覆幕而告此鼎之絜矣祭之初使卑者行事尚能恭順  
故至於當祭事尸禮無失者以此至於祭末旅酬之節兕觥  
罰爵其觶然徒設無所用之所以然者由此助祭飲美酒者  
皆思自安不謹譁不傲慢每事如禮故無所罰恭順如此當  
於神明是得壽考之休徵言祭而得禮必將得福故美而歌  
之。傳絲衣至之龔。正義曰此述祭事故知絲為之故云  
絲衣祭服傳雖不解弁亦當以為爵弁爵弁之服立衣纁裳  
皆以絲為之故云絲衣也絲衣與紕共文故為紕纁貌也載  
弁謂人戴弁也戴弁者挾挾則侏侏人貌故為恭順貌也基  
門塾之基者釋宮云門側之堂謂之塾孫炎曰夾門堂也冬

官匠人云門堂三之二注云以為塾也白虎通云所以必有  
塾何欲以飾門因取其名明臣下當見於君必熟思其事是  
塾為門之堂也直言自堂祖基何知非廟堂之基者以繹禮  
在門不在廟故知非廟堂也郊特牲曰繹之於庫門內祔之  
於東方失之矣釋於門內為失明其當在門外祔以東方為  
失明其當在西方是祔之與繹一時之事故注云祔之禮宜  
於廟門外之西室繹又於其堂神位在西二者同時而大名  
曰繹又禮器曰為祔乎外注云祔祭明日之繹祭也謂之祔  
者於廟門外之傍因名焉其祭之禮既設祭於室而事尸於  
堂孝子求神非一處也以此二注言之則祔繹於室而事尸於  
名焉繹必在門故知基是門塾之基謂廟門外西爽之堂基  
也自羊祖牛是從此往彼為先後之次故知詩意言先小後  
大為行事之漸也釋器云鼎絕大者謂之龔龔既絕大龔自  
然小故曰小鼎謂之龔此經自堂祖基但言所往之處不言  
所為之事牛羊祖言所視之物不言所往之處互相足也龔  
及龔不言自祖蒙上自祖之文鼎則先大後小與牛羊異者  
取龔為韻故變其文也。箋載猶至之龔。正義曰載者在  
上之名故經稱載弁若言以頭戴之則於人易曉故云載猶  
戴也禮有冠弁韋弁皮弁皆不以絲為衣且非祭祀之服雜  
記云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士冠禮有爵弁服紕衣與

寺疏十九之四

古

此絲衣相當故知此弁是爵弁士服之以助君祭也又解天子之朝羣官多矣所以不使服冕之人而使戴弁之意由繹之禮輕故使士也若正祭則小宗伯云視澣濯祭之日逆齊省鑊告時於王告備於王彼正祭重使小宗伯此釋祭輕故使士蓋亦宗伯之屬士也知使士升門堂視壺濯及邊豆者以特牲雖則士禮而士卑不嫌其禮得同君故準特牲為說特牲先夕陳事主人即位於堂下宗人自西階視壺濯及邊豆反降東北面告濯具主人出復外位宗人視牲告充宗人舉鼎審告絜彼先視濯邊豆次視牲次舉鼎先後與此羊牛鼈次第正同自堂徂基文在牛羊之上自然是視壺濯邊豆矣以此知自堂徂基是告濯具從羊之牛是告充鼈鼎及鼈是舉審告絜也禮之次者謂特牲之禮為此故準之以說天子之禮也鼎鬯上謂之鼈釋器文孫炎曰鼎鬯上而小口者以傳直言小鼎不說其形故取爾雅文以足之

**觥其觶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吳諱也考

成也箋云柔安也釋之旅士用兕觥變於祭也飲美酒者皆思自安不謹諱不敖慢也此得壽考之休徵○先字又作兕徐履反觥古橫反罰爵也字又作觶同斛音蚪本又作觥吳舊如字說文作吳吳大言也何承天云吳字誤當作吳從口下大故魚之大口者名吳胡化反此音恐驚俗也音話敖五誥反本又作傲注同諱音花謹火官反又火元反慢亡諫反

**疏**傳吳諱考成○正義曰人自娛樂必謹諱為聲故以娛為諱也定本娛作吳考成釋詁文○箋柔安至休徵○

正義曰柔安釋詁文少牢特牲大夫士之祭也其禮小於天子尚無兕觥故知天子正祭無兕觥矣今此釋之禮至旅酬而用兕觥變於正祭也知至旅而用之者兕觥所以罰失禮未旅之前無所可罰至旅而可獻酬交錯或容失禮宜於此時設之也有司徹是大夫賓尸之禮猶天子之釋所以無兕觥解者以大夫禮小即以祭日行事未宜有失故無也上經說祭初行禮唯謂士耳此言飲美皆思自安則是諸助祭者非獨士也以祭末多倦怠傲慢故美其於祭之末能不謹諱不傲慢則於祭前齊敬明矣恭敬明神必將獲福故以此得壽考之休徵壽考未然之事故言徵也

**絲衣一章九句**

**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

**也**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歸政成王乃後祭於廟而奏之其始成告之而已○酌音灼字亦作灼大如字徐音

泰 疏 酌九句。正義曰：酌，詩者告成大武之樂歌也。謂周廟作者，觀其樂成而思其武功，述之而作此歌焉。此經無酌字，序又說名酌之意，言武王能酌取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之民，故名篇為酌。毛以為述武王取紂之事，即是武樂所象。鄭以為為武王克殷，用文王之道，故經述文王之事，以昭成功。所由功成而作此樂，所以本之也。言告成大武，不言所告之廟，有瞽始作樂而合乎太祖，此亦當告太祖也。大司樂舞大武，以享先祖，然則諸廟之中，皆用此樂，或亦徧告羣廟也。言酌，先祖之道者，周之先祖，后稷以來，先世多有美道。武王酌取用之，除殘去暴，育養天下，故詩人為篇立名，謂之為酌。序其名篇之意，於經無所當也。鄭以經陳文王之道，武王得而用之，亦是酌取之義，但所酌之事，不止此耳。經有遵養時晦，毛謂武王取紂，鄭為文王養紂，此言以養天下，則是愛養萬民，非養紂身。雖養字為同，非經養也。酌，左傳作約，古今字耳。箋周公至而已。正義曰：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明堂位文，雖六年已作，歸政成王，乃後祭於廟而奏之初成之時，未奏用也。其始成告之而已，故此篇歌其告成之事。言此攝政七年之事，而經稱周公戒成王云：肇稱殷祀，祀於新邑。

明待成王即政，乃行周禮。禮既如此，樂亦宜然。故知大武之樂，歸政成王始祭廟，奏周公初成之日告之而已。於

鏢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

遵率養取，晦昧也。箋云：純，大熙興介助也。於美乎文王之用，師率殷之叛國，以事紂，養是闇昧之君，以老其惡。是周道大興而天下歸往矣。故有致死之士。疏：於鏢王師。毛以為助之。於音烏，注同。鏢，舒灼反。○疏：因告大武之成，故歌武王之事於乎美哉。武王之用師也，率此師以取是闇昧之君，謂誅紂以定天下，由既誅紂，故於是令周道大明，盛矣。是大明之故，遂有大而大，謂致今時之太平也。又本用師取昧之事，所以為可美者，以我周家用天人之和而受之，言以和受殷，非苟用強力也。躡，躡然有威武之貌者。我武王之為，則用此武而有嗣文王之功，王能如是，故歎美之實。維爾王之，事信得用師之道，以此故作為大武，以象其事。鄭以為大武象武王伐紂，本由文王之功，故因告成大武，追美文王之君，於乎美哉。文王之用師眾也，乃率殷之叛國，養是闇昧之君，以成其惡。故民服文王，能以多事寡，以是周道乃大興矣。由有至美之德，誠義足以感人，是以大賢士來而助之。賢士既來，我文王寵而受之，來者既受，用故躡躡然有威武之賢。

詩卷十九之四

共

士競於我王之造言其皆來造王王則寵而用之以此而有  
嗣續言其傳相致遠續來不絕由是武王因之得成功作樂  
故歎美之實維以武王之事信得用師之道言武王以文王  
之故故得道也。傳鑠美至晦昧。正義曰鑠美釋詰文又  
云遵率循也俱訓為循是遵得為率武王於紂養而取之故  
以養為取宣十二年左傳引此云遵養時晦者味也故轉晦  
為味言取是暗昧則謂武王取紂不得與鄭同也又緝熙之  
訓皆為光明介字毛皆為大則此亦宜然王肅云於乎美哉  
武王之用眾也率以取是味謂誅紂定天下以除昧也於是  
道大明是用有大言太平也。箋純大至助之。正義曰  
純大熙興皆釋詰文以卒句乃言信得用師之道於此未宜  
歎其大大故依常訓以介為助以武王之業因於父故以為美  
不伐是文王之辭說大武功成文宜本之於父故以為美  
文王之師養者承事之辭故云率殷之叛國以事紂左傳云  
者昧也皇矣云上帝者之是養之至老故云養是暗昧之君  
以老其惡論語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  
之大德孔子歎美文王謂之至德是周道以養紂之故遂得  
大興也孟子說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太公避紂居東海之  
濱聞文王作興而歸之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  
下父歸之也天下父歸之其子焉往也是天下歸往之也文

武之士並歸周但下言躋躋是威武之貌故云有致死之我  
士眾來助之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襄四年左傳文

**龍受之躋躋王之造載用有嗣**

龍龍也來助我者我龍而受用之躋躋之士皆爭來造王王  
則用之有嗣傳相致。躋居表反造毛才老反鄭七報反詣  
也傳直。疏傳龍和至造為。正義曰龍之為和其訓未聞  
專反。疏魯頌稱躋躋虎臣故為武貌造為釋言文王肅  
云我周家以天人之和而受殷用武德嗣文之功傳意或然  
天人之和謂天助人和而與周也。箋龍龍至相致。正義  
曰上言大介為大來助周則我龍受之龍此大介龍字以龍  
為聲故龍為龍也來即寵受人皆美之故躋躋之士爭來造  
王而王又用之則其餘嗣續而至儒行說交友之道久相待  
遠相致故以有嗣為傳相致也從大介至有嗣即之為三等  
言從周之士有先後而至也。實維爾公允師。公事也  
○傳公士。正義曰釋詰文。實維爾公允師。箋云允  
信也王之信所以舉兵克勝者。疏箋允信至之道。正義  
實維女之事信得用師之道。疏日允信釋詰文上說行  
文王之至此乃述武王故言武王  
之士所以舉兵克勝謂伐紂勝之也

酌一章九句

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

也本或以疏桓九句。正義曰桓詩者講武類禡之樂歌也。此句為注也。謂武王將欲伐殷陳列六軍講習武事又為類祭於上帝為禡祭於所征之地治兵祭神然後克紂至周公成王太平之時詩人追述其事而為此歌焉序又說名篇之意桓者威武之志言講武之時軍師皆武故取桓字名篇也。此經雖有桓字止言王身之武名篇曰桓則謂軍眾盡武蓋法闢土服遠曰桓是有威武之義桓字雖出於經而與經小異故特解之。經之所陳武王伐紂之後民安年豐克定王業代殷為王皆由講武類禡得使之然作者主美武王意在國治兵也類則於內祭天禡則在於所征之地自內而出為事之次也。箋類也至師祭。正義曰釋天云是類是禡師祭也。王制云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禡於所征之地注云上帝謂五德之帝所祭於南郊者言祭於南郊則是感生之帝夏正於南郊祭者周則蒼帝靈威仰也南郊所祭一帝而已而云五德之帝者以記文不旨言周不得斥言蒼帝故漫

言五德之帝以摻之又嫌普祭五帝故言南郊以別之五德者五行之德此五方之帝各有本德故稱五德之帝太昊炎帝上天非祭人帝也且人帝無時在南郊祭者以此知非人帝也。謂之類者尚書歐陽說以事類祭之天位在南方就南郊祭之春官肆師云類造上帝注云造猶即也為兆以類祀即祭上帝也類禮依郊祀而為之者言依郊祀為之是用歐陽事類之說為義也言為兆以祭上帝則是隨兵所嚮就而祭之不必祭於南郊也言為兆以祭上帝則是隨兵所嚮就而造故知就其所往為其兆位而祭之不要在南郊此言小異於歐陽也南郊之祭天周以稷配此師祭所配亦宜用常配之人周即當以後稷也禡之所祭其神不明肆師云凡四時之大田獵祭表貉則為位注云貉師祭也於立表處為帥祭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增倍也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又句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杜子春云貉兵祭也田以講武治兵故有兵祭習兵之禮故貉祭禱氣勢之十百而多獲由此二注言之則禡祭造兵為軍法者為表以祭之禡周禮作貉祭又或為貉字古今之異也貉之言百祭祀此神求獲百倍

綏萬邦婁豐年

詩疏十九之四

箋云綏安也婁亟也誅無道安天

婁力住反亟欺疏緩萬邦○毛以為武王誅紂之後安此  
莫反數也下同疏萬邦使無兵寇之害數有豐年无飢饉  
之憂所以得然者上天下所命命為善不解倦者以為天子桓  
桓然有威武之武王則能安有其天下之事是其為善不倦  
故為天所命於是用其武事於四方除其四方之殘賊能安  
定其家謂成就先王之業遂為天下之主乃歎而美之於乎  
此武王之德乃明見於天殷紂以暴虐之故武王得用此美  
道以代之○鄭唯下二句為異言於明乎曰天言天道之大  
明也紂為天下之君但由為惡之故天以武王代之餘同○  
箋緩安至陽和○正義曰緩安釋詁文又云亟屢疾也同訓  
為疾是屢得為亟也經言萬國箋言天下天下即萬國也堯  
典云協和萬邦哀七年左傳曰禹會諸侯於塗山即玉帛者  
萬國則唐虞夏禹之時乃有此萬國耳王制之注以殷之與  
周唯千七百七十三國无萬國矣此言萬國者因下有萬國  
遂舉其大數此文廣言天下之大不斥諸侯之身國數自可  
隨時變易其地猶是萬國之境故得舉萬言之此安天下有  
豐年謂伐紂即然僖十九年左傳云昔周  
飢克殷而年豐是伐紂之後即有豐年也

桓武王保有厥土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士事也

命為善不解倦者以為天子我桓桓有威武之武王則能安  
有天下之事此言其當天意也於是用武事於四方能定其  
家先王之業遂有天疏箋天命至天下○正義曰以天命  
下○解音解注同疏匪解為下文摠之克定厥家是天  
子之事故知天命以為天子也安有天下之事謂天下眾事  
武王能安而有之以天下為任而行之不解言其當於人意  
也以當天意故天命之於是用其武事於四方謂既能紂  
又四方盡定由是萬國得安陰陽得和此言結上之意也家  
者承世之辭故云能定其家先王之業遂有天下先於昭  
王雖有其業而家道未定故於伐紂其家始定也

于天皇帝以問之問代也箋云于曰也皇君也於明乎

以武王代之○於音烏疏傳問代○正義曰釋詁文毛傳  
注同問問則之間注同疏未有以于為曰皇多為美此義  
必不與鄭同也王肅云於乎周道乃昭見於天故用美道代  
殷定天下傳意或然○箋于曰至代之○正義曰于曰皇君  
釋詁文言於明乎曰天言天去惡與善其道至光明也以武  
王代紂即是明之事言武王當天意以代紂所以歎美之

桓一章九句

詩流十九之四

乾

賚大封於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

也。大封武王伐紂時封諸臣有功。賚者。賚來代反與也。徐又音來。賚六句。正義曰。之樂歌也。謂武王既伐紂於廟中。大封有功之臣。以為諸侯。周公成王大平之時。詩人追述其事。而為此歌焉。經無賚字。序又說其名篇之意。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德之人。故名篇曰賚。經之所陳。皆是武王陳文王之德。以戒勅受封之人。是其大封之事也。此言大封於廟。謂文王廟也。樂記說武王克殷之事。云將帥之士。使為諸侯。下文則云。虎奔之士。脫劔祀。乎明堂。注云。文王之廟。為明堂。制是大封。諸侯在文王之廟也。箋大封至有功者。正義曰。以言大封。則所封者。廣唯初定天下。可有此事。守文之世。不應得然。且宣十二年。左傳曰。昔武王克商。而作頌。其三曰。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引此。文以為武王之頌。故知武王伐紂時。封諸臣有功者。封為諸侯。樂記說武王克殷。未及下車。而封。薊祝陳。下車而封。杞宋。又言將率之士。使為諸侯。是大封也。昭二十八年。左傳曰。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八人。古文尚書。武成篇說武王克殷。而反祀於周廟。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大賚。于四海。而萬民悅服。皆是武王大封之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

事此言大封於廟。樂記未至廟而已。封三恪二代者。言其急於先代之意耳。祭統曰。古者明君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然則武王未及下車。雖有命封之。必至廟受策。乃成封耳。亦在此大封之中也。皇甫謐云。武王伐紂之年。夏四月乙卯。祀於周廟。將率之士。皆封諸侯。國四百人。兄弟之國十五人。同姓之國四十人。如謐之言。此大封是伐紂之年事也。

**定** 勤勞應當繹陳也。箋云。敷猶徧也。文王既勞心於政事。而有之。今我往以此求定。謂安天下。疏。文王既勤止。正也。敷音孚。繹音亦。徧音遍。下篇同。疏。義曰。武王既封諸臣。有功者於文王之廟。因以文王之道戒勅之言。我父文王既以勤勞於政事。止以勤勞於事。故有此天下之業。我當受而有之。故我徧於是。文王勞心之事。皆陳而思行之。我往以此維求安定。言用文王之道。往行天下。以求天下之定。此文王勞心之事。是我周之受天命而王之所由。於乎今汝諸臣受封者。亦當陳而思行之。言已陳行文王之道。勅諸臣亦使陳而行之。以此而至於太平。故追述而歌之也。傳勤勞應當繹陳。正義曰。皆釋詁文。箋敷猶至天下。正義曰。敷



訓為布是廣及之義故云猶徧也文王既勞心於政事者尚  
書所謂日昃不遑暇食是其事也由此勞心以有天下之業  
我當受之謂受其位為天子也今我往以此求安定天下者往  
者自己及物之辭謂行之於天下以求安定天下也

### 周之命於繹思

箋云勞心者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  
而思行之以文王之功業勸之於鄭

如字王音烏王于況反又如字下篇同

### 疏

箋勞心至勸  
之。正義曰

言是者上之勞心也上天之命命不解怠者故知勞心是周  
之所以受天命而王之所由此詩為大封而作故知於繹思  
是勸諸臣受封使陳而思行之文王之道可承  
為大法故以文王之功業勸之於亦歎辭也

### 賚二章六句

### 般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

般樂也。般薄寒反注  
同守手又反般樂也音

洛崔集注本用

### 疏

般七句。正義曰般詩者巡守而祀四  
岳河海之樂歌也謂武王既定天下巡

行諸侯所守之士祭祀四岳河海之神神皆饗其祭祀降之  
福助至周公成王太平之時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經稱

喬嶽翁河是祀河岳之事也經無般字序又說其名篇之意  
般樂也為天下所美樂定本般樂二字為鄭注未知孰是岳  
實有五而稱四者天子巡守遠適四方至於其方之岳有此  
祭禮於中岳無事故序不言焉四瀆者五岳之四故周禮岳  
瀆連文序既不言五岳故亦不言四瀆以河是四瀆之一故  
舉以為言漢書溝洫志曰中國川原以百數莫著於四瀆而  
河為宗然則河為四瀆之長巡守四瀆皆祭言河可以兼之  
經無海而序言海者海是眾川所歸經雖不說祭之可知故  
序特

言之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墮山墮山喬嶽允猶翁

河 高山四嶽也墮山山之墮墮小者也翁合也箋云皇君  
喬高猶圖也於乎美哉君是周邦而巡守其所至則登  
其高山而祭之望秩於山川小山及高嶽皆信案山川之圖  
而次序祭之河言合者河自大陸之北敷為九祭者合為一  
。於音鳥注同嚙吐果反注同郭云山狹而長也又疏於  
同果反字又作墮喬嶽上音橋下音岳翁許及反皇於  
時周。毛以為於乎美哉是周家也既定天下巡省四方所  
至之處則登其高山之岳而祭之其祭之也於大山之傍有  
墮墮然之小山與高而為岳者皆信案山川之圖者又合九  
河為一以大小次序而祭之也徧天之下山川皆聚其神於

是配而祭之能為百神之主德合山川之靈是周之所以受  
天命由此也。鄭唯以皇為君褒為眾為異餘同。傳高山  
至翁合。正義曰岳必山之高者故知高山四岳也。墮山對  
高山為小故知山之小者墮墮然言其狹長之意也。毛於皇  
宇多訓為美王肅云美矣是周道已成天下無違四面巡岳  
升祭其高山傳意或然翁合釋詁文。箋皇君至為一。正  
義曰皇君喬高釋詁文猶圖釋言文以於已是歎美之辭故  
以皇為君君是周邦謂為天子也。巡守所至則登其高山而  
祭之謂每至其方告祭其方之岳也。堯典及王制說巡守之  
禮皆言望秩于山川堯典注云徧以尊卑次秩祭之則知墮  
山喬岳允猶翁河皆謂秩祭之事故云小山高岳皆信案山  
川之圖而次序祭之此即望秩之事也。喬岳與上句高山猶  
是一事但巡守之禮其祭主於方岳故先言陟其高山又說  
望秩之意言小山亦可與四岳同祭故又言喬岳令與小山  
為類見其同祭之耳允猶之文承山岳之下可案山圖耳而  
并云川者山之與川共為一圖言望秩山川則亦案圖耳但  
河分為九合而祭之一故退翁河之文在允猶之下使之不  
蒙允猶自河以外其餘眾川明皆案圖祭之故云信案山川  
之圖信者謂審信而案之又解山不言合獨河言合者河自  
大陸之北敷為九河祭者合之為一故云翁也。禹貢導河自

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於孟津東  
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  
逆河入于海是大陸之北敷為九河敷者分散之言與播義  
同故彼注云播猶散也同合也下尾合為逆河言相迎受也  
然則因大陸分而為九至下又合為一以其首尾是一故祭  
者合之漢書地理志鉅鹿郡有鉅鹿縣大陸澤在其北禹貢  
注云在鉅鹿鄭志荅張逸云鉅鹿今名廣河澤然則河從廣  
河之北分為九也禹貢兗州九河既道孔安國注云河水分  
為九道在此州界平原以北是也鄭注云河水自上至此流  
盛而地無岸故能分為九以衰其勢壅塞故通利之也九  
河之名徒駭大史馬頰覆釜胡蘇簡藜鉤盤鬲津周時齊桓  
公塞之同為一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盤往有其遺  
處焉鄭言九河之名釋水文也李巡曰徒駭者禹疏九河以  
徒眾起故曰徒駭大史者禹大使徒眾通水道故曰大史馬  
頰者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覆釜者水多渚其渚往往而  
處狀如覆釜胡蘇者其水下流故曰胡蘇胡下也蘇流也簡  
者水深而簡大也藜者言河水多山石之苦故藜藜苦也鉤  
盤者河水曲如鉤屈折如盤故曰鉤盤鬲津者河水狹小可  
隔為津故曰鬲津孫炎曰徒駭者禹疏九河功難眾懼不成  
故曰徒駭太史者大使徒眾故依名云胡蘇者水流多散胡

詩流十九之四

三

蘇然簡者水通易也鉤盤者水曲如鉤盤桓不前也鬲津者水多阨狹可隔以為津而橫渡也是解九河之名意也溝洫志稱成帝時博士許商以為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界中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今河雖數移不離此域如商此言上舉三河之名下以縣充之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其餘六者商所不言蓋於時以不能詳知其處故也又商言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則徒駭是九河之北而說也太史馬頰覆釜九河之最南者然則爾雅之文從北而說也太史馬頰覆釜文在胡蘇之上則三者在成平之南鬲縣之北也鄭亦不能其知所在故云往往有其遺處是其不審之辭也郭璞云徒駭今在成平縣東光有胡蘇亭鬲盤今皆為縣屬平原渤海東光成平河間弓高以東往往有其遺處焉璞言盤今為縣以為盤縣其餘亦不審也雖古之河跡難得而詳要於禹貢之時皆在兗州之界於漢之世則兗州之所部近南其界不及於北故鄭志趙商謂河在兗州之北已分為九河分而復合於大陸之北又分為九故問之曰禹貢導河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然則大陸以南固未播也在於兗州安得有九至於何時復得合為一然後從大陸已北復播為九也答曰

兗州以濟河為界河流分兗州界文自明矣復合為一乃在下頭子走南北何所求乎觀子所云似徒見今兗州之界不及九河而青冀州分之故疑之耳既知今亦當知古是鄭以古之九河皆在兗州之界於漢乃冀州域耳言復合為一乃在下頭正以經云同為逆河入于海明并為一河乃入于海故云在下頭耳亦不知所并之處故不斥言之齊桓公塞為一者不知所出何書其**敷天之下哀時之對時周**并為一未知并從何者**敷天之下哀時之對時周**之命哀聚也箋云哀眾對配也徧天之下眾山川之神皆如配而祭之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也。哀蒲侯反於釋思毛詩無此句齊魯韓詩之今毛詩有者**疏**傳衍文也崔集注本有是探三家之本崔因有故解之**疏**傳聚。正義曰釋詁文。箋哀聚至而王。正義曰釋詁云哀眾多也俱訓為多是哀得為眾釋詁云如合會對是對得為配言徧天之下則無有不祭故以為眾山川之神皆配祭之王言配者山川大小相從配之祭無不徧之意也是周之所受天命而王者言其得神之助故能受天之命武王受命伐紂後乃巡守方始祭祀山川而云受命由此者作者以神能助人歸功於神見受命之前已能敬神及今巡守猶能敬之故所以得受天命而王天下言此是神明之助故也此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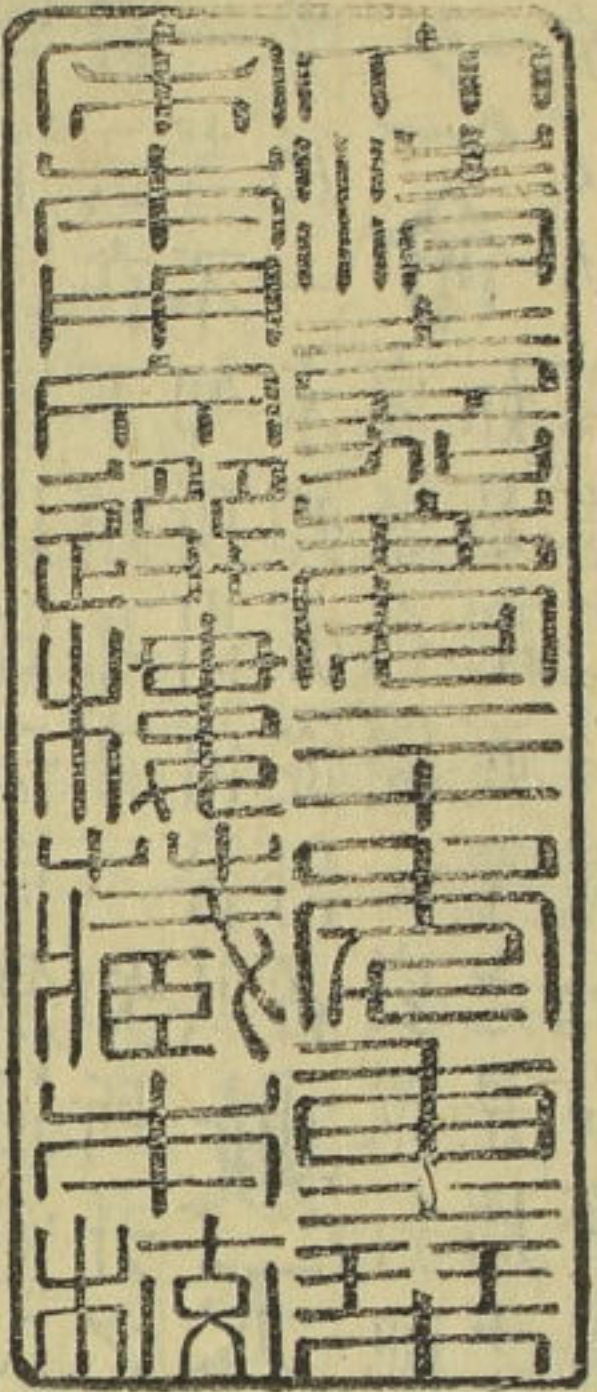
末俗本有於釋  
思三字誤也

### 般一章七句

閔予小子之什十一篇十一章百三十七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九 (十九之四)

卷第十九



黃中模栞

毛詩注疏校勘記 (十九之四)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 ○小毖

然而頌之大列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列作例案所改非也列當作判形近之譌

翻飛維鳥而來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鏗云經作拚非也翻字出箋鄭意以拚

為翻之假借故於訓釋中竟改其字而正義依之耳

而毖後患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毖下旁添彼字案正義云故慎彼在後當是自為文耳非其本更有彼字也

自求辛螫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同後磨改螫作螫案螫字是也五經文字云螫式亦反是其證

蜂本又作峯

補釋文校勘通志堂本盧本峯作蠡案蠡字誤改也小字本所附亦作峯但峯亦譌字作

峯為是集韻三鍾載峯蜂二形云爾雅粵峯掣曳也或作蜂可證

摩尺制反

補通志堂本虞本同釋文按勘云案摩非也考爾雅釋文云掣本或作摩同充世反說文云引而縱之依此是於說文為瘳字集韻十三祭所載掣瘳二字下皆無摩

子其懲而

也山井鼎云而字上屬為是是也正義讀而斷句釋文以懲而作音

莫復於我掣曳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注作摩正義作掣摩釋文云摩本又作掣非正義本也今爾雅作掣考文古本注作掣者采釋文正義耳。案掣本作瘳見說文說文無掣字也作瘳更非

後遂舉兵誅叛逆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誅當作謀形近之譌

以蓼菜之辛苦然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以恐似誤是也

此二家以蜚蜂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蜚作莽案所改是也

為掣曳為善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鏗云善疑惡字誤非也王肅孫毓掣曳為善與鄭

掣曳正相反正義上有明文浦不考之甚

便就邪僻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使誤便是也

或曰鴟皆惡聲之鳥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集注皆云或曰鴟皆惡鳥也云云考鳥

之單名鴟者鴟也單名鴟者梟也皆與桃蟲迥非一物此箋當本作或曰鴟鴞皆惡鳥也合爾雅方言廣雅陸機疏觀之可得其證。案當作或曰鴟月令注云征鳥題肩齊人謂之擊征或曰鷹鴟與鷹正一類二注正同耳此取小鳥化大鳥之義無取惡聲之義蓋有鴟誤為鴟之本而淺人乃妄增皆惡聲之鳥五字耳鴟惡聲之鳥見毛傳題肩非惡聲也舊按云當作或曰鴟鴞甚誤鴟鴞鳩古說卽桃蟲非桃蟲所變化也詳段玉裁詩經小學

釋鳥云桃蟲鳩其雌名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名衍字是也此涉下所引

注而誤

鷓鴣亡消反桃雀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亡消反三字當旁行細書正義自為音也

俱毛以周公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俱恐但誤是也

始得周公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得當作信

○載芟

春籍田而祈社稷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籍作藉小字本相臺本同案說文作藉者為正字

諸書作藉者為假借字或又用籍字為之故此正義引應氏漢書注以典籍為說也當是正義本字從竹十行本字多作籍依正義也經注本字作藉依石經也餘同此

周語說耕籍之事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也當云字誤是也

王耕一發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發誤發非也發古發字正義所引國語自如此不與今本同也

甸師下士一人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二誤一是也

徒二百人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三誤二是也

漢書孝文元年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二誤元是也

率天下先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漢書率作為非也正義所引漢書自如此耳

畛場也

小字本相臺本閩本明監本毛本場誤場案釋文云易本又作場音亦正義本字作場皆可證

强強力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强皆作疆案强字誤也下及正義中同寫者以强為疆之別體字而亂之耳

維强力之兼土

閩本明監本毛本土作土案土字是也

為鬼神所嚮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嚮當饗字誤是也

隰指連形而言

閩本明監本毛本連作地案皆誤也當作田

又解之以之意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上之字當作云形近之譌

自有不能有立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下有字作存案所改是也

及解所以合家俱作之意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及當又字誤是也

饑饉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也釋文以饑饉饑字考爾雅饑字在饑字上甫田箋取彼成文併解經之

饑饉二字七月傳云饑饉也

此箋與之同下文云婦子來饑饉其農人於田野乃取饑字以足句耳非此句中先有饑字也當以正義本為長

孫炎曰土野之饋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土作饑案所改是也七月正義作饑可證

正義曰苗生達也則射而出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也當作地壞字耳

謂苗生達也也厭者苗長茂盛之貌

閩本明監本毛本下也字作厭案此誤改耳上也字當作地讀也字句絕厭者下屬乃說經有厭之文不得重厭字

郭璞曰芸不息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鏗云案爾雅注作芸耨精非也正義所引自如此

釋訓云濟濟容止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認浦鏗增之不依本書耳文王正義所引亦有可證

箋云烝進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本上有傳標起止云傳百禮言多正義云檢定本集注皆無此文有者誤也

有椒其馨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椒子消反徐子料反又云沈作椒尺叔反云作椒者誤也云云正義本是椒字與釋文同考釋文有云無故改字為椒當是毛氏詩舊本無作椒者特始於沈重改之耳故釋文正義唐石經皆不從也

僖二十三年左傳曰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二誤三是也

詩統九之四校勘記

增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認浦鏗增之不依本書耳文王正義所引亦有可證

釋訓云濟濟容止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認浦鏗增之不依本書耳文王正義所引亦有可證

箋云烝進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本上有傳標起止云傳百禮言多正義云檢定本集注皆無此文有者誤也

有椒其馨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椒子消反徐子料反又云沈作椒尺叔反云作椒者誤也云云正義本是椒字與釋文同考釋文有云無故改字為椒當是毛氏詩舊本無作椒者特始於沈重改之耳故釋文正義唐石經皆不從也

僖二十三年左傳曰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二誤三是也

詩統九之四校勘記

增之

釋訓云濟濟容止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認浦鏗增之不依本書耳文王正義所引亦有可證

箋云烝進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本上有傳標起止云傳百禮言多正義云檢定本集注皆無此文有者誤也

有椒其馨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椒子消反徐子料反又云沈作椒尺叔反云作椒者誤也云云正義本是椒字與釋文同考釋文有云無故改字為椒當是毛氏詩舊本無作椒者特始於沈重改之耳故釋文正義唐石經皆不從也

僖二十三年左傳曰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二誤三是也

詩統九之四校勘記

增之

釋訓云濟濟容止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認浦鏗增之不依本書耳文王正義所引亦有可證

箋云烝進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本上有傳標起止云傳百禮言多正義云檢定本集注皆無此文有者誤也

有椒其馨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椒子消反徐子料反又云沈作椒尺叔反云作椒者誤也云云正義本是椒字與釋文同考釋文有云無故改字為椒當是毛氏詩舊本無作椒者特始於沈重改之耳故釋文正義唐石經皆不從也

僖二十三年左傳曰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二誤三是也

詩統九之四校勘記

增之

釋訓云濟濟容止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認浦鏗增之不依本書耳文王正義所引亦有可證

箋云烝進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本上有傳標起止云傳百禮言多正義云檢定本集注皆無此文有者誤也

有椒其馨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椒子消反徐子料反又云沈作椒尺叔反云作椒者誤也云云正義本是椒字與釋文同考釋文有云無故改字為椒當是毛氏詩舊本無作椒者特始於沈重改之耳故釋文正義唐石經皆不從也

乃古古而如此

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上  
古字作自案小字本誤

○良耜

秋報社稷也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本或有冬  
字者非正義云本或秋下有冬衍字與豐年之  
序相涉而誤定本無冬字

以續接其往歲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歲當事  
字誤是也

薈去茶蓼之事言閔其勤苦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  
薈去茶蓼之草定本集注皆  
云薈去茶蓼之事言閔其勤苦與俗本不同依此是正義  
本事當作草無言閔其勤苦五字也

古書黼爲步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故誤古是  
也

如雩榮云

閩本明監本毛本榮作祭案所改非也山井  
鼎云榮恐榮誤是也

乃命國家釀是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家衍  
文是也

後求有豐年也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後  
作復考文古本同案復字是也釋文正義  
皆可證

求有良司穡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標起止云至司  
穡是其本作晉字

用黼生毛之

閩本明監本生作牛毛本初刻同後剞作  
姓案所改是也

牛角以黑而用黃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角  
當色字誤是也

亦一事故因其異文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故當作箋  
下屬讀之山井鼎云宋板故作也

其實不然當是剞也

○絲衣

商謂之彤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之融餘戎反尚書  
作彤音同依此是鄭此注本用融字今正義中  
字皆作彤標起止亦云至之彤或其本作彤與釋文本不  
同也爾雅亦作彤



字書作釋

補通志堂本同盧本作釋云舊作釋今改正

令其天下立靈星祠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其令二字誤倒是也

仲遂于垂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于上剋入卒字案所補是也

遂形釋天

閩本明監本毛本形作彤案皆誤也當作取

乃舉鼎幕告絜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以舉幕作音是其本無鼎字正義云是舉幕告絜也其本

亦當無鼎字有者後人以正義所引特牲文添之耳

士冠禮有爵弁服紵衣

閩本明監本毛本紵作紵案皆誤也當作純

視滌濯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滌作滌案所改是也

次視牲次舉鼎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鼎當作幕

不吳不敖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傳云吳諱也正義云人自娛樂必謹謹為聲故以娛為諱也定本娛作

吳釋文云不吳舊如字諱也是正義本作娛釋文定本作吳也詳正義之意因傳云吳諱也而說之以娛樂謹諱又例以為毛不破字故定經文從娛也其實此經字與泮小經同彼箋即用此傳經文皆本是吳字說文云吳大言也義與諱合當以釋文定本為長盧文昭校乃依史記所引改為虞諱也

說文作吳吳大言也

補釋文技勘記通志堂本同盧本二吳字皆作吳案所改是也

何承天云吳字誤當作吳從口下大

補通志堂本盧本吳作吳吳作吳案所改是也

傳吳諱考成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吳當作娛

此言飲美皆思自安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美下浦鏗云脫酒字是也

○酌

酌九句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鏗云八誤九章末並同非也讀以實唯爾公為一句允師為

一句唐石經亦云九句也

卽是武樂所象衆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盧文弨云衆疑衍是也

酌左傳作約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約當作灼是也

卽之爲三等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卽恐節誤是也

傳公士○正義曰釋詁文闕本明監本毛本在下節首十行本誤在上節末案山井鼎云士當作事是也下同

○桓

桓武志也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本或以此句作注正義云序又說名篇之意桓者威武之志云云是正義本亦爲序文

夏正於南郊祭者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正當作至形近之譌

以記文不旨言周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旨當指字誤是也

且人帝無時在南郊祭者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時當作特形近之譌

婁豐年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闕本明監本毛本婁作屢案釋文作婁是其證也正義中字作屢當是易爲今字耳餘經依釋文皆當作屣正義自爲文作屣者皆易字之例唐石經錯見屣字者非屣乃俗字耳今杜預集解本於宣十二年傳所引此經亦作屣非左氏之舊矣

卽玉帛者萬國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左傳卽作執是也

○賚

○般

般樂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云崔集注本用此注爲序文正義云經無般字序又說其名篇之意般樂也爲天下所美樂定本般樂二字爲鄭注未知孰是是正義本爲序文與集注同也考此序解般樂也與桓序云桓武志也賚序賚子也言所以錫子善人也正爲一例當以集注正義本爲長唐石經序末無此三字出

於釋文定本而經注各本之所祖也

墮山山之墮墮小者也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墮作墮案相臺本是也正義

云有墮墮然之小山是墮墮疊經字不容下一字作墮也釋文云字又作墮考說文山部云墮山之墮墮者乃用此傳文則作墮為正矣十行本正義中字多作墮唯故知山之小者墮墮然一處作墮或正義本是墮字後依經注本改之而未盡也明監本毛本并改作墮墮閩本此與十行本同而上下文又改墮為墮

東至於底柱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底誤底是也

鉤盤者河水曲如鉤屈折如盤故曰鉤盤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

鏜云盤李本作股以爾雅釋文考之是也但此當是正義涉孫郭本而誤非其字有譌也

以為古記九河之名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說誤記非也正義引漢志如

此

時周之命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此篇末俗本有於釋思三字誤也釋文云於釋思毛詩無此句

齊魯韓有之今毛詩有者衍文也崔集注本有是採三家之本崔因有故解之今考正義釋文所說自得其實經義雜記乃并三家此句亦以為衍誤矣

箋哀聚至而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據注聚當作眾是

王言配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王疑正字誤是也

